
异能开发 @rentiqianneng

新世代念佛往生录新世代念佛往生录
学谦居士选辑

往生大事，您搞定了吗？
——代编序

去年（二○○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清晨，一场毫无预警的大地震，在十八秒钟的瞬间，无情地摧毁了伊朗比姆古镇，惨绝人寰的灾情震撼了全世界。根据官方统计，至少四万余人惨遭活埋。灾变现场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令人怵目惊心，更有不少灾民无家可归。最惨的是，有的整个家族一百多人同时罹难，从此断子绝孙，香烟难续。

类此无异人间地狱的情景，在在印证了世尊在‘八大人觉经’开示的：‘世间无常，国土危脆’的真相。这也是本书—‘新世代念佛往生录’编校期间所传出的重大灾变，足以让佛弟子深刻了知人世苦空，一息不来便成隔世，进而知所警惕。

提到死生事大，不免就要联想到本会在二○○二年底编印的‘e世纪往生传’，发行迄今不到一年半，普获热烈回响。各地友会或同修，无论是自行翻印或汇款助印，流通总量已近两万册；更难得的是，崭新的往生事例，在有心人的搜集撰写下，由世界各地陆续提供给本会，因而催生了‘新世代念佛往生录’的出版。可见现代人念佛往生，屡见不鲜，绝非孤例，同修当可信受不疑。

本书事实上可视为‘e世纪往生传’的姊妹书，但发生的年代更为贴近我们。其中七篇是前年的真人实事，另有两篇还是去年刚出炉的，而且大多数是由各地净宗学会供稿，并经过审慎查证，可信度极高。其中要特别推介的是‘孝感天地女儿心’，这篇是由台湾东吴大学翁霓教授所撰，虽然时间稍早，但描写细腻，情词感人，实可用作平日引导父母长辈归心净土，求愿往生，或作为家亲眷属临终助念的范例，值得同修细细体会与学习。

在拜读了这十余篇的往生实例后，再反观我们所处的娑婆浊世，真可说是邪师谬论横行，修行进三退四；所幸净宗同修善根、福德、因缘俱足得遇明师正法，只要大家能见相知妄，念起不住，痛切地打叠身心，时刻不忘检视修学的进程，自我省思‘腊月三十’到来时，是否也能走得如此潇洒自在？因而真能痛念无常迅速，逐步放下万缘，老实念佛，也就不负编者选辑本书的初衷了。

末后要感恩郑智如、陈秋柑两居士提供资讯，邓师姊慷慨法施，以及林港师兄的协助校正，才得以共同促成本书的付印，也殷切期盼所有读者见贤思齐，共结他日西方净土相见的胜缘。
阿弥陀佛！
学谦 谨识于台南市净宗学会
西元二○○四年四月

往生瑞相不可思议
■哈尔滨/圣法法师
慈母耿玉芹往生纪实

我的母亲耿玉芹居士，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往生于二○○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享世寿六十四岁。母亲一生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抚育了六个儿女；她心地善良，心胸开阔，和睦乡里，从不计较别人的过失。

母亲接触佛法的因缘比较迟，那是在我出家之后（我是一九九○年出家的）。一九九七年我回家探望双亲，给母亲传授三皈依，并劝她念佛，从此她老人家一有时间就念佛，她已经把菩提道种洒向了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念得非常认真，对佛菩萨无比的虔诚，并且持六斋。

二○○一年四月份，我在新加坡学习期间，从电话中得知母亲生病，当时只说是糖尿病。后来我从新加坡回到中国道场，就回俗家看望母亲，并把母亲从偏僻的三江平原老家接到了巴彦县兴隆镇念佛堂。因为念佛堂离城市较近，有较先进的医学设备。

安顿好之后，立即带母亲去呼兰县疗养院作全面的身体检查，才知道母亲患的是气管癌。我问

医生还能否治疗，医生说已经到了末期，再也无能为力了，顶多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听了医生的话，我就陪同母亲回到了念佛堂，当时并没有告诉她得的是癌症，只说是气管炎。

回到念佛堂之后，我就与母亲一心念佛，劝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在这人间受苦了。我深知，作为出家儿女的我，只有劝她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出离三界六道，不再轮回，对母亲才是至孝、才是最大的报恩；并给她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状况，以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一切苍生的悲心与大愿，还给她看了很多往生纪实的影碟片。她老人家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并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还为母亲放生、印经书、念佛、诵经、蒙山施食等，为她修福回向母亲得生净土。母亲本来呼吸困难，有一天夜里发病，我们几个为她助念两个小时，从晚上十点念到十二点，就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问我昨夜是否念了一夜的佛，我说没有。母亲说她听见大殿里念了一夜的佛，佛号声悠扬悦耳，时远时近，从来没有听见过。第二次病发严重，以为是要往生了，就通知我熟识的居士前来助念，念了一夜，第二天她的精神就好起来，我的家人都来到了念佛堂，想给母亲留一个永久的纪念，请来了录相师给母亲录相，并为她拍了照片。

母亲非常高兴，似乎病愈了，亲眷来到时，也都为母亲念佛，持续七天七夜。第八天母亲早上起来，我问她梦中是否见到什么？因为我怕冤亲债主找上来，所以每天我都有问她，她一直说没有看见，但今天她说梦中见到了满屋子都是‘阿弥陀佛’，我问：‘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她说‘在脱衣服’，我就告诉母亲‘那是阿弥陀佛来告诉您，身体就像衣服一样，把这个假壳子脱掉，就换成了跟阿弥陀佛一样的金刚不坏身，而且相好庄严，身体内外透明。’母亲听了不住的点头，从这天起，母亲的精神越来越好，而且眉毛重新长出来，又黑、又细、又弯，稍后来的居士都找不到病人是谁。而且她天天到外面去散步，居士们看到这种情形，都说病已经好了，也都各自回家了。

第九天早上起来，母亲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昨天夜里还是一夜没有睡觉’，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们都回去休息之后，她闭上眼睛就看见她身旁围了很多人，为她念佛，她就跟着念了一夜的佛，第二天夜里还是这样。我心里明白，这是我们几位发心，一个月作两次‘大蒙山’佛事，给鬼神施食结缘，这是鬼神前来帮助母亲念佛，来报答我们施食的恩情，可见六道众生鬼神也能知恩报恩。

有一位居士劝我买一些治疗癌症的药，或许有希望治好母亲的病，我就去哈尔滨买了药给母亲吃，但还是劝她‘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寿命到了阿弥陀佛就会来接您往生，如果寿命没有到，病就会好起来的’。母亲听了我的话很欢喜，就在阿弥陀佛像前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是服药后的第四天。当天夜里十点钟时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有位居士见我没有请医生，就把县里的医生请来，问我是否要把母亲送县医院治疗，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心想送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余什么都没想。母亲看见医生来，就问我医生说了些什么？我就告诉母亲说：‘医生说您的病已经治不好了，您就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吧！这个世间太苦了，人有生就必定有死。现在是选择来生去处的时候，天堂、地狱还是极乐净土，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不念佛求生极乐，还是轮回六道，苦不堪言。现在只有阿弥陀佛能救您，您一定要抓住这一句佛号不要放松。’母亲听了我的话，便点点头，没有作声。

当晚十二点钟时，房间里飘溢着一股香气，因为母亲怕烟，房间里并没有上香。当时有一位王书敏居士心里想：‘如果老人家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求阿弥陀佛再出现三次香气’。后来果然又出现三次香气，在场的我，还有很多居士都有闻到。我的父亲本来不信佛，但是他也闻到了香气，因此对佛法产生了信心，发愿吃素念佛求生净土。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早上八点钟，母亲的莲花成熟了，她坐起身来拜佛，口里说着阿弥陀佛接我往生极乐世界，当时母亲戴着的大悲咒和佛像，突然从脖子上掉下来，她用手拾起来看着佛像，然后把它放在身边，举起手来合掌念佛，只见母亲嘴动了几下即往生了。二十六小时之后为她更衣，身体柔软，头顶温热，面目栩栩如生，像睡觉一样安祥。当时天气预报三天都有雨，下午下了一阵小雨，洗尽尘垢，天地一片清新，我在心里求阿弥陀佛加持，不要下雨，后来天气虽然阴霾，却没有再下雨，助念到十五日晚上十二点左右，天气开始放晴了。

到十六日早上（也就是出殡当天），风和日丽，天空一片蔚蓝，一丝的乌云都没有。到了火化场，以绕佛的方式行告别礼，在火化时，从火化炉里发出了悠扬佛号声；不仅如此，诵念‘阿弥陀佛’及法器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恐怕是自己的幻觉，就问身旁的人是否听到火化炉里的佛号声？她们回答说有听到。而且当时在场的一百多人同时听到，骨灰焚化出来以后，颜色非常鲜艳，我们在捡拾骨灰时，一位法师来叫我到外面去看，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七色彩云，由内向外翻涌，颜色刹那变化，光彩夺目，后来化成三朵莲花，四周围还有莲枝，后化作三尊似西方三圣，时隐时现。当时有位居士是美发技校的老师，她带十八位学生来参加火化仪式，这些学生都是青少年，他们当时看到这种瑞相，有的同学都激动得哭了起来，还有的当下就跪下来礼拜，说他们对佛教原本是半信半疑，今天让他们亲眼看到瑞相，证实了佛法的不可思议，因而增强了对佛法的信心。

离开火化场，在回家的途中，火化炉发出的佛号声，一直在我耳畔回响，清脆悦耳，我就对身旁的同修说了这个情况，她就对我说：‘我有一件让你终生高兴的事’。她说：‘当时火化炉里面出现佛号声，为了证实是否人人都听到有这种音声，在母亲骨灰捡拾出炉之后，她就去观察下一位火化者，她说下一位火化者推进火化炉之后，佛号之声就停止了，证明了佛号声确实

只是母亲火化时才出现。’家里人虽然难过，但没有人哭泣，反而都替母亲欢喜，因为她们确信母亲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绥化的居士上午没有走，她们看母亲往生这样殊胜，说录相带上一定还有瑞相，说要看完录相再走。吃过午饭，就看录相带。当时我心想，在告别大厅里，窗子是用黑布蒙起来的，光线非常暗，录出的相一定很黑。可是一看录相带的画面却是非常的清晰，墙壁上有一幅漓江山水画，就在画面上显出一尊白色发亮的观音菩萨像。正面两边是挽联，中间是一个‘奠’字，挽联和奠字原本是白色，都变成了金黄色，剩下最后一个字是原来的白色，非常的醒目，好像是在提醒人们；更不可思议的是，窗子上面蒙的黑布都变成了红色，每个窗格里都出现一尊阿弥陀佛，闪烁放光。每面窗子上出现了母亲临终时拍的一张照片，连衣服的颜色都看得很清楚，当时看录相的人都发出了一阵惊叹声。天空中的彩云，从录相带里看，下面是一排七色莲花，还有白云，在队伍转弯之时，窗子上出现了一朵粉红色的莲花，光芒四射，而且持续了很久，接着天空一片通红，像彩霞一样。

当时助念团的团长邹丽伟居士，对送往生很有经验。我跟她说母亲曾告诉我，如果她往生了一定会回来告诉我一声，邹居士说如果真正往生了，七天之内一定会给我们消息，她说她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到了第三天清晨五点钟有电话打来，我想谁会这么早打电话来呢？我拿起听筒，是邹居士的声音，她说在梦中看见母亲来告诉她自己往生了，只是品位不高。她说她看见母亲当时往生时的情况（母亲往生时她并没在场），她说看见母亲坐在那里，呼吸困难，她就用力念佛，就在这时阿弥陀佛出现在窗子上，母亲看到阿弥陀佛非常高兴，就拼命念阿弥陀佛，一用力，神识从顶门出来，跟着阿弥陀佛走了。邹居士从梦中醒来，心想就凭一个梦那能证明一个人往生，她想‘如果是耿玉芹老居士来告诉我她往生了，就让我入静，并给我说一句法，我才能相信您是往土了’。观想不到三分钟，她就到了入静状态，就听见母亲对她说：‘世间的一切万物都是息息相通的，只是凡夫不知道啊’。之后她就完全清醒过来，非常高兴，后半夜都睡不着觉，本想两点就给我打电话，终于还是忍住了，到了早上五点钟才打电话给我。

以上是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全部经过，现今把它写出来供养给大家，希望学佛的同修能够对西方极乐世界产生足够的信心，相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只要一心念佛，万人修万人去，我母亲的往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证实了阿弥陀佛的十念必生愿，是真实不虚的。只要老实念佛，决定蒙佛接引，往生不退成佛。

在这里特别感谢为母亲助念的诸位法师与同修，也祝愿母亲莲品增上，乘愿再来，普度众生。

—新加坡净宗学会郑智如居士提供

预知时至，含笑往生

■马来西亚/关丹净宗学会

刘宝珍居士往生见闻录

缘起于二○○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六中午，郑金花居士拨电告知：有一位住在甘马挽渔村的老太婆病得很重，希望我们前去为她老人家开示并助念。甘马挽渔村离关丹的路程驱车大约要一小时。于是我邀约了几位同修，打算于第二天下午三点才去，因为早上道场适逢有个共修会。

廿四日星期日早上十点多，郑居士告知：‘老太婆吐了两次血，促我们早点前去’。我们下午两点到达，老菩萨显然病得很辛苦，我们合掌问候，她也合掌回应‘阿弥陀佛！’，看她当时的头脑还很清醒。过后我们劝老菩萨要放下万缘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她说她早已放下，只求阿弥陀佛尽早来带她往生。然后我们以印光大师的《临终前开示词》及《冤亲债主开示词》向老菩萨开示，并请她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两个小时后，我再向老菩萨开示并继续助念。念佛过后她的呼吸就比较舒畅，人也平静了。

大家休息时，老菩萨的女儿告诉我们，母亲曾吩咐她和哥哥务要把家里收拾干净和烧三支香供佛，等会儿有大菩萨会来。可是因当时母亲的病重，又在没有人前来协助下感到六神无主，故回应‘哪有佛菩萨前来？’。然而在她的母亲不断催促及不忍见母亲受病魔折磨之下，当下就在佛前及向天空恳求佛菩萨来带母亲往生。据她说，母亲近年来常睹见天花从天而降，及看到一排排穿着海青的人及一排排的众生。我们听后一道与她收拾一个清洁舒适的地方，好让老菩萨能够安心念佛。到了晚上，由甘马挽净宗学会以及甘马挽佛教会的同修们，引领老菩萨的儿女们念佛。

廿五日星期一早上十一点，郑居士告知老菩萨快要往生了，要我们赶快前去助念。我们先安排甘马挽净宗学会的同修们先赶往助念，而我们在下午一点多到达换班。到了晚上，念佛的同修及老菩萨儿女们计有四十多位，把客厅都挤满了。我们念佛念到晚上十二时，老菩萨还没往生。因为明天大家都必须工作，只好在走前交待她的儿女们继续轮流换班助念。

廿六日星期二早上，老菩萨终于往生了。当时有一位出家比丘尼，闻讯而来为她助念。比丘尼未出家前是老菩萨的同修。大家继续轮班助念长达十三个小时。当我们掀开陀罗尼被时，看到老菩萨面带笑容，安详含笑而逝。她的女儿高兴的向大家说：‘妈妈笑了！妈妈笑了！’我们也觉得很高兴。过后，当我们为老菩萨净身更衣时，发现她身体柔软如绵；据她的女儿说，比生前更柔软好比是小孩的肌肤一般。我们为老菩萨助念，全程历时长达四十多个小时。

老菩萨刘宝珍居士往生时，享年八十四岁。家有一子嗜赌，家境贫穷，但是老菩萨秉性乐善好施。遇到有人需要她帮忙时，她都把身上仅有的钱，不计多少全都施于人。可是很奇怪，不久之后，自然又会有人给她零用钱花，所以也从不缺钱用。老菩萨皈依三宝后的法名是刘章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从不间断早晚课，念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外也常称诵阿弥陀佛名号。留有数珠念佛功课的记录簿五本；每本的记录是八四○○次乘一○八遍佛号。

未学佛前，其女儿爱真在十多岁时曾得了一种怪病，一病就病了六年。第六年当中她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点的饮料，身体骨瘦如柴。爱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医疗她的病，带着她走遍了全马乃至到新加坡、泰国等地，寻访名医，甚至精神专科、神医、土医。也服用民间药方，但都毫无效果。医生都说她没有病，大家却认为爱真的病没指望痊愈，惟有等死。她自己也曾想过几次要跳海自杀，可是当想到死后的去处是一片黑暗的地方，顿时打消了主意，没有勇气自杀了。

有一天，爱真告诉她的一位曾念过佛学班的同学说，她不想死去到一片黑暗的地方，她想到充满光明的地方。这个善知识同学马上回应，‘有！只要你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爱真选择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佛号，或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爱真选择了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奇怪！念了三天过后，爱真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了，而且开始能够吃东西了，最后完全痊愈。也因为这样影响了老菩萨，皈依三宝，接受三皈五戒，从此启发了老菩萨的学佛因缘。

这一次老菩萨预知时至并显示瑞相，以及其女儿爱真的病情痊愈的个案，印证了专心念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也大大地激励了其家人及我们同修们对念佛的殊胜，生起了坚定的信心，也希望大家一同共勉。

阿弥陀佛！

—关丹净宗学会李亚辐会长提供

升沈异途，对比强烈

■北京/妙音居士

慈母妙音居士往生随闻录

家母于二○○二年七月十八日往生。享年八十。火化后，骨灰全是白花花的，中有翠绿、宝蓝、赭石、黄色等颗粒，没有一丝烟灰色。连火化师都说信佛的人我们也见过不少，但像你们家老太太这样的骨灰，我们从来没见过。

家父与母亲都是九三年在经我劝说才信佛的；当时，我已有幸接触佛法二年多。读过《心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金刚经》、《地藏经》、《盂兰盆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经》、《六祖坛经》、《无量寿经》、《楞严经》等经典，广钦、虚云、倓虚、印光、蕅益等大德的开示和高僧大传。明白了生死，成佛道才是人生第一大事。八万四千种修行法门中，最简单的就是净土宗的念佛法门。

我觉得父母都已年过古稀，时日不多，应当抓紧时间，一心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像我一样，广读经典、持咒、拜忏。所以就根据《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给他们介绍了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和阿弥陀佛的愿力宏深。为他们请了念珠，并按照古大德的开示，劝他们定一个数目，每天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并慢慢增加。

家母虽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有两个可贵的长处。一是听了我给她讲的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阿弥陀佛的愿力宏深之后，能够深信不疑。记得当时，我问母亲极乐世界好不好，你想不想去？母亲说：‘好，我想去。可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我说：‘当然要了。阿弥陀佛最喜欢愿意去极乐世界的人。他非常慈悲，谁去他都要，去的人越多他越高兴。你只要真心想去，你一念阿弥陀佛，他就知道了。你天天念他，他就天天护念着你，等你该往生的时候，他就来把你接到极乐世界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一切都放下，诚心诚意地念。’从此，母亲就真的一心一意地念起阿弥陀佛来，由最初的每天五千声，到一万、二万，直到每天念三万声。二是明白道理之后，能够真正放下。刚开始她虽然每天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但心里却孙子孙女的放不下。后来，经过我和姐姐以及我外甥女的劝说开导，她真的放下了，一心一意，专心持念阿弥陀佛。所以她老人家得到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佛菩萨的护念。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她不仅示现病脚不痛，而且还开了智慧。

先说示现疾病，而不痛苦。母亲早年就有腿病。原来两条腿疼起来，，连四指高的台阶都上不去，念佛之后逐年减轻。大概在她往生前两年左右，她腿脚浮肿，特别是左脚肿得里面的水好像随时都要流出来，而她却说一点都不痛。大夏天，我们都穿裙子还嫌热，她却身着春装不感到热。今年春天，我们发现她右胸骨高起很多，到医院检查，发现里面的肿瘤已有拳头那么大，把肝都顶到上面去了。但只要别人不有意去按，她都不感到疼痛。母亲往生前，卧床半年多，无论何人何时问她有什么不舒服没有，她都说哪都舒服，一直都很安详，身上也没起褥疮。

再说念佛开智慧。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他们各有一子一女），父母由于房子与二哥在一起，所以与二哥同住。这样晚辈们孝敬父母好吃好喝的，二哥的两个孩子就少不了一块吃。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遇到东西多的时候，母亲就惦着叫大哥的两个孩子过来一块吃，或者是给他们留点送过去。这样一来，我二哥和二嫂认为母亲偏心大哥他们。二嫂更是时常有不敬之词，言来语去的数落母亲。母亲生性老实，一生为人忠厚和善，不善言谈，更不闲话别人是非。所以当此之时，母亲既不回敬，也不辩解，只是自己心里生闷气，觉得二嫂不讲理，再后来干脆不理她，别人也劝说不开。她认为我这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样婆媳两人之间就有了

隔阂，时间久了嫌隙越来越深。谁要说请母亲去小住一阵子，她都不肯。说什么我越不在家里住，时间久了他们越容不下我。

母亲念佛之后，慢慢地心胸开阔了。我的表姐、表兄们谁来请，也肯去了。后来竟主动提出到我姐姐家常住。我姐故意问她：‘你不怕回来人家容不下你了？’她笑笑说：‘我打算去极乐世界了，管他容不容呢！’后来母亲主动跟我二嫂说话。二嫂表面支吾，心里却不肯和解。

母亲刚卧床不起那段时间，每天除了睡觉，嘴不停地动。问她是不是念佛，她说是。问她别的，她要么不出声，要么来句阿弥陀佛。大家都说你傻了，怎么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她也不回答。可是要问她吃饭了吗？谁做的？她总说吃了，英莲做的。问谁喂你吃的，英莲。英莲上哪儿了？怎么不在这？英莲是我二嫂。其实既不是她做的饭，也不是她喂的饭。但是，不管我二嫂在不在跟前，她都这么说。大家纷纷责备我二嫂：‘你还说你妈心里没有你，明明她心里只有你。别人侍侯她的功劳她都记在你身上。现在你该看出来吧，她心里到底向谁了吧？’二嫂深感惭愧，终于冰释前嫌，自此照顾母亲非常细心。那时大家都认为母亲是老糊涂了，可我心里却很明白，知道这是母亲念佛开了智慧，将冤亲债主化解成了菩提眷属。

家母往生前几天，停止进食，只偶尔进一点点白开水。当时，我和姐姐都很不安。因为我们家族很大，家母的辈份最高，所以每天探视的人不断，他们都不信佛。按印光大师的开示，人临终时，最少八小时不能动，只能念佛不能哭叫。自己家里人还好说，担心我那些堂、表兄姊们不听劝，到时候哭叫，影响母亲往生。后来，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余担心。因为母亲好像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她老人家在夜里十二点十分往生的，一下排除了一切干扰。使我们（大哥全家、二哥全家、姐姐、姐夫、我和丈夫共十二人）得以一心一意为母亲助念了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以后，我们才开门通知亲友。中午十点多为母亲擦洗身子时，姐姐亲自探视，母亲全身冰凉，只有头顶微温。

看到母亲往生的殊胜，又想到家父。家父比母亲先去，虽然他们同时信佛。但是家父由于认为自己有点文化（因为我祖父是清末的秀才，私塾的教书先生，自然他也跟着学过几年），能断文识字，不肯老实念佛。他虽常常劝我母亲和邻里的一些不识字的老太太们老实念佛，说你们不识字，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吧，古往今来凭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人多得很。而他自己却把精力放在研读经典上；今天读这个高僧的疏钞，明天看那个大德的注解。结果到最后业障现前，病魔缠身，一天到晚喘得接不上气，连佛都顾不得念，更别说读经了。更为糟糕的是，家父是在外边坐着取暖时突然去逝，当时只有我表姐一人在他身边，而我表姐却是信耶稣的，致使助念的机缘都没有。

父母同时信佛，由于行持的不同，而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也使我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一番认真的反省。这么多年来，今天听说拜《大悲忏》能灭重罪，赶紧去拜《大悲忏》，明天又听说诵《金刚经》功德无量，又赶紧去诵《金刚经》，后天又听说《地藏经》可以解冤释怨，又赶紧诵《地藏经》。听说《楞严经》是开智慧的经典，希望早开智慧，就赶快诵《楞严经》；又听说《法华经》是成佛的经典，更希望早日成佛，所以又赶快诵《法华经》......，再加上古今大德的疏钞、开示等等，今天读这部经，明天读那部经，今天持咒，明天拜忏，十多年了哪部经典也没有真正读懂，一种功夫也不得力，更别说了生死了。

想想家父，比比母亲，幡然醒悟自己的根本问题就是贡高我慢，自作聪明，认为念阿弥陀佛是不识字的人或老年人才学的法门，不能听从古大德的教诲老实念佛，真修，实干，老实专一。同时也使我明白只有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了生死成佛道的唯一出路；也是最直接的路、最保险的路。家母往生使我下定决心，坚修念佛法门，今后就凭着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新加坡净宗学会郑智如居士提供

金光照射，天乐接引

■澳洲/雪梨净宗学会

彭苏雪莲居士往生纪实

公元二○○○年一月一日晚上九点廿三分，彭苏云莲居士端坐在自家佛堂中的沙发上，已经长达三十多小时了。此时她双眼紧紧的盯着面前的阿弥陀佛圣像，并挥手示意，请捧佛像的同修放低一点。突然之间，她睁大双眼放出异样的光芒，两手伸直撑住沙发的护手，似乎想要站起来恭迎阿弥陀佛的来临。嘴上仍然极有规律的一张一合，一直念佛。这样持续了数分钟之后，终于合眼，只有嘴唇依然缓缓的张合，念佛不止。

来参加助念靠近她的同修，忽然闻到一阵阵清香，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一直紧闭双眼坐在旁边认真念佛的女儿，‘鸣空的天乐’突然在耳边响起，她原以为是谁在播放音乐，睁眼一看，同修都正襟危坐，围在两边，专注地念佛，仔细端详坐在身边的妈妈，已经蒙佛接引，合眼往生了。母亲终于解脱缠缚，进入她日夜思念的阿弥陀佛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在发四十八大愿时说：‘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国。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这是二○○○年发生在澳洲雪梨Yagoona一位念佛三年、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临终时蒙佛接引往生的真人真事。常听人说，念佛人多，往生成佛的少。苏居士是什么人？她如愿往生的因

缘在哪里？她往生的过程给我们什么启示？为此，我们参加助念的同修，与苏居士的女儿、亲人，多次座谈、探讨，希望能找到答案，以不负苏居士临终示现的一番苦心。

彭苏云莲居士是一位外表忠厚纯朴，性情温柔善良，能随遇而安，而内心十分独立坚强的人。一九一五年她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普宁县一个佃农的家庭。十几岁时就长得高高瘦瘦，她是家中的长女。由于家境清寒，家中大小粗重的工作，不论耕田、挑水、煮饭、洗衣、照顾弟妹等大小家事，她都主动为父母分担。她默默工作，不辞辛劳，生活再苦也毫无怨言；可说是从小就在贫困的生活中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独立坚强的个性。

十七岁那年，凭媒妁之言，与一张未婚夫的照片，就嫁到夫家，婚后丈夫随公公远赴越南谋生，两年后，十九岁的她跟婆婆一起移居越南。在越南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以瘦弱的身体，既要协助丈夫谋生，每天要搬运各种粗重的货物，维持生活，又要侍奉婆婆，养育四男六女十个孩子，真是艰难困苦，辛苦备尝。曾经有一段不幸的日子，丈夫沉迷赌博，对于家中的生计、年幼子女的教养都置之不理，但是她仍然一肩挑起重担，含辛茹苦，想尽办法维持生活。

沉重的家庭负担，养成她独立坚强的个性，做事任劳任怨，纵然受尽委屈也默默承受，从不对人诉苦，一切苦难都往肚里吞。大家细细地去体会、感受苏居士在越南的经历，可以发现她所遭受的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磨练。虽然当时的她没有机缘接触佛法，但是她的表现，却圆满的印证佛法的六度波罗蜜：

布施—对公婆、丈夫、子女、家庭不断的付出。

持戒—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从不懈怠，而且毫无怨言。

忍辱—纵然受尽委屈，仍然克尽本分，从不对人诉苦。

精进—勤持家务，以身教为子女示范，无有间断。

禅定—生活再苦也能如如不动，安分守己随遇而安。侍奉婆婆，教养子女，对人温和善良，对己刻苦勤俭，终其一生始终不变。

智慧—在生活中能随遇而安，随缘而行。

老人家在当年虽然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接受教育，但她确确实实在困苦的生活中磨练，成就了种种优良的品德，证实古德所说的“生活就是修行，修行不离生活。”

一九七八年越南沦陷，苏居士全家移居台湾。一九八六年她与先生在两个女儿的安排下，又自台湾移居澳洲雪梨。晚年在澳洲的生活是她苦尽甘来、一生吃苦修福得到的结果。也多亏这些孝顺的儿女，才能含饴弄孙享受清福。两位学佛的女儿女婿都十分孝顺，加上一群乖巧可爱的外孙，长伴膝下，使她原本温和善良的性情，显得更加慈悲、开朗。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洋溢着活泼愉快的气氛。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古稀之年，有缘得闻佛法，接受当代净土宗大德净空法师的亲临教诲。就像在漫长的黑夜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从此她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目标，加入“阿弥陀佛共修会”，开始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无量劫来所培植的善根福德，遇到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终于步上菩提大道了。

明白念佛的殊胜功德利益，与西方极乐世界的究竟圆满后，从此她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晨四点家里就传出她琅琅的念佛声，每到下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她就带领全家大小——女儿和一群外孙们（最小的才五岁），排成一行，一起念佛经行、绕佛、拜佛，好像一个小型的莲池海会。学佛以后她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每当有法师来讲经弘法时，她一定来献花、礼拜并参加听经，闻法从不间断，纵然有一些法师讲国语她听不懂，她也一样端坐恭敬谛听，作影响众，从不中途离场。

一九九八年二月，苏居士因病住院检查，发现已罹患肺癌，她一面接受化学治疗，一面加紧念佛，两个月后再去检查，医生非常惊讶地发现癌细胞不见了。一九九八年五月病愈后，她在女儿的陪同下，作了一次全球旅游，去探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子女与亲戚朋友。她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同时也趁此机缘，向大家作最后的告别。

一九九九年初，苏居士因咳嗽就医，经检查后才知道肺癌复发，而且已经是第二期的肺癌，她对医生说我感觉很好，不觉得有什么大病，也不要打针、吃药、做化学治疗，面对绝症她毫无畏惧，好像不干自己的事。同修中有一些腰酸背痛的小事，她反而挂在心上，想尽方法也要找土方配草药，送给患者服用，好像别人的一点小病比自己的癌症还重要。

知道自己癌症复发后，从此她念佛更加精进，求生极乐净土的心愿更加迫切，还参加“阿弥陀佛共修会”，每逢周末举办的廿四小时精进念佛，使一些年轻的同修见了惭愧不已。

一九九九年十月廿六日，往生前两个月，她把女儿家中，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并把平时所种的蔬菜也拔除干净，然后对女儿说：‘以后我再也不能帮你整理家务了，你平时要上班，蔬菜也无法照顾，所以我都拔掉了。’再把剩余的一些钱都分配好。从这里可以发现，她早在两个月前就向家人透露了即将往生的消息。

在最后这段时间里，她一如往常参加念佛共修，并报名参加“阿弥陀佛共修会”所举办从十二月廿四日开始到卅一日为止，昼夜不停的精进佛七；廿六日当天她病情加重，在女儿一再的劝

说下，才回家过夜休息。但是白天仍然坚持到佛七会场念佛，直到廿九日病情更重时，才回家在家念佛。

一位八十五高龄的老人家，不顾癌症折磨的病体，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停止一切药物与化学治疗，全心全意投入念佛，日夜不间断，连续几天几夜精进不懈，不肯接受劝退，这样拼命的念佛，足以证明她求生净土的信心与愿力是无比的坚定啊！这样现身说法，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一心皈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十二月卅日，医生检查时发现她的肺部已充满了积水，一般病人都是疼痛得不能自制，而且会喷出水来，但彭苏云莲居士还是照常坐着念佛，毫无喷水迹象。医生轻敲肺部，问辛苦不辛苦？她点头说辛苦。问她痛不痛，她摇头说：‘只要一心念佛就不痛，稍有松懈痛就起来。’

十二月卅一日上午，“阿弥陀佛共修会”精进佛七结束，同修前来探望。至十时卅分左右，大家发现，苏居士坐在佛堂里突然两手合掌，相貌庄严，一道金色的光照射在她的头上，慢慢的移至全身，约有一刻钟之久才逐渐消失，见者均惊异不已。因为佛堂的位置是向南的，在这个季节太阳是完全照不进来的。这期间，亲人、儿孙陆续前来探望慰问，依依难舍之情溢于言表。

当日下午雪梨净宗学会助念团抵达，和‘阿弥陀佛共修会”的同修一起开始助念。并要求家亲眷属尽量回避，由助念团成员围绕专心念佛，以免亲情阻碍往生。大家都明白现在已到了往生与否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有半点疏失！

接下来念佛的三十三个小时里，助念团的人念累了可以轮班替换休息。但苏居士带着病痛念佛，全神贯注，不能松懈又无人可代替，（生死大事谁能代替！女儿再孝顺也无可奈何，不能代受！）正如‘无量寿经’上所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她困极了稍打一个盹，马上又随大家念佛。有人问：您要不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她摇头拒绝。有人拿念佛的手珠给她，她接后五指一伸，‘啪’的一下念珠滑到手腕上，似乎在说明：现在已是关键时刻，已无暇数珠，要集中精力，奋战到底。

看着她神色凝重，咬紧牙关，一句佛号念到底的神情，与以往所见的和蔼可亲、春风满面的老人家判若两人。一些同修感动不已，不禁转身向佛礼拜，祈求佛菩萨快来接引苏居士往生西方，她余下的业有我们来替她分担。同修们尽心竭力助念之情，就如同帮助自己的亲生父母助念，求生极乐般地真挚恳切，丝毫不敢稍有松懈，诚可谓“佛号声声表真诚，无我无她本同根”。

凡是参加这一次助念的同修，咸皆赞叹：参加助念以来，从未曾念到这样的真诚、恳切、清净庄严，直念到法喜充满欲罢不能的境地。十二小时后，同修帮家人为她换衣服时，发现她周身柔软，顶门温热，满面笑容，相貌比生前更加端正庄严。一位初次参与助念的同修见后惊异不已，要求与她一起合影留念，以作证明。

彭苏云莲居士的遗体火化之后，发现色彩缤纷的舍利近数百颗之多，她用念珠念佛，捻到手指骨都凹了下去，足见她平时念佛功夫之深。

十分感谢苏居士这样可贵的临终示现，使助念的人深深感受到什么叫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念佛。助念后大家法喜充满，毕生难忘。并且也体会到，虽然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中的易行道（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平时也要断恶修善，发菩提心用功修行）。

这一次的助念一直延到第二天早晨五时卅分，才由他人接替。回向时，大家都满心喜悦，庆贺莲池海会又增加一位阿惟越致菩萨，祈望彭苏云莲老菩萨早日乘愿再来，广度众生。

阿弥陀佛！

一雪梨净宗学会王志和居士提供

超越魔障，见佛生西

■江苏/邵凤珍

家母张秀珍往生随闻录

家母张秀珍高龄八十五岁，没有文化，但心地非常善良，她一生历尽各种艰难辛苦。对佛法、佛理不甚了解，只知道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一辈子虔诚拜佛，常念阿弥陀佛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前几年，我们有幸看到听到当代净宗大德净空法师的录像带、卡带，才知道只要一心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常常给母亲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劝她念佛求往生。我们深深知道，作子女的劝母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对母亲最大的孝顺、最大的报恩。我母亲于二○○○年元月皈依三宝，法名‘净缘’。

二○○○年八月廿八日，母亲在家跌倒，造成股骨胫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一直卧床，身体虚弱。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是我母亲生日，我们子女当天中午为她祝寿，母亲突然神智不清，次日情况稍有好转。三月廿日我在南京请了九位居士念佛回向给她。下午四点多钟，母亲醒来说她要回江苏省武进县奔牛镇老家，并说阿弥陀佛要来接她往生了。

次日，我们护送她回老宅，之后，她脸色红润，但杂念甚多。隔天晚上，从南京来的居士和我家人在为母亲助念时，她突然瞪大眼睛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都给我走，把这些佛像也拿走’。我们听了不知所措，南京的狄居士和吕居士告诉我们‘这是魔障，这些话不是她自己说的，是魔说的。这正是考验大家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动摇，要坚持念佛’。三月廿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母亲突然休克，不省人事，我们为她助念，拼命大声念佛。三个半小时后，她清醒过来，满面红光，欢喜微笑，神智说话都很清楚，换了一个人似的。她说她去过了，看到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大势至菩萨，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还看到了地狱，地狱的人很辛苦，手铐脚镣，没有衣服穿，还被鞭打，又说我父亲那个地方也不错，但比起她去的地方差远了。从那时起，我母亲要我们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

老人已有七个多月不能起床了，病重期间又不能吃喝，此时居然能自己坐起来，由子女稍加扶持便可到佛台前拜佛。最为奇特的是，她说她见到了从未听说过的释迦牟尼佛及大势至菩萨，而且会唱念四种不同音调的‘阿弥陀佛’圣号。她开始不吃任何食物，只喝极少量的水。但她连孙子、曾孙辈的年龄都记得清清楚楚。

此后的八天中，我们常听到空中荡漾着阿弥陀佛的诵念乐声，十分美妙动人，令人神清气爽，说不出的舒服，我小妹还看到阿弥陀佛像放白毫光。我们虔诚地跪在佛前，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恳求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接引，慈悲摄受，佛号廿四小时不间断。我母亲还不时督促我们大声念，她自己则躺在床上一直念佛，有时单手拜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是她右手掌通红，且油亮发光。

二○○一年四月一日，我们又请来常州的居士为母亲廿四小时助念。往生前十天我母亲既不吃饭又不喝水，可她老人家脸色却十分好看，八十五岁的老太太，原是满脸的皱纹现却都消失了，皮肤细腻光滑，嘴唇红而湿润。四月六日下午，我母亲在众居士及子女们大声助念佛号声中安详往生了。往生时，室内异香扑鼻，在场者均闻到异香。

母亲因长期卧床，右脚踝有一褥疮，长期不能愈合，疼痛难忍，为了给她消业障，请法师为她念《地藏经》，至往生前后又陆续为她大量放生数次，往生时疮已完全愈合，皮肤平整。

母亲往生后，我们没有哭泣，一直不断地念佛，以声声佛号感激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持续念了廿多个小时。廿四小时后，常州钱居士摸母亲身子，只有头顶依然温暖，当场宣布‘张秀珍居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场的二十多位居士均感十分欣慰。

母亲往生时，右手扶腰，左手托腮，当时有人担心这种姿势廿四小时后怎好换衣服呢？哪知我们给母亲擦洗更衣时，她四肢非常柔软，面色白里透红，皮肤光洁，相貌端庄，好像化过妆似的。母亲火化后居然没什么灰渣，只看见有好多像珊瑚一样的舍利花，有块骨头就像一尊小佛像，瞻仰者莫不赞叹。

四月十日清晨六时许，我五妹在清晨迷迷糊糊中听到我母亲在她耳边说，‘你不要哭，要多念佛’。我小弟在睡梦中，清楚地看见我母亲在佛台上念佛。我大妹因耳内靠脑部有肿块，做了高难度的手术，手术后很紧张；五月十六日在医院监护室里，朦胧中她看到我母亲对她说：‘不要怕，我来度你’，此后一切竟相当顺利。

我母亲虽然肉身离开了我们，但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们众子女蒙佛恩，在母亲的示现下，信佛的更加精进，原来不信的都开始信佛、念佛。我们要以母亲为榜样，同修念佛法门，牢牢地抱定这句佛号，认定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深信，将来到极乐世界团聚，那时才是真正的永不分离。

我记述以上事实经过，借此感谢不辞劳苦，为我母亲念佛，助念十七天十七夜的众居士，并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众生老实念佛，同生极乐，花开见佛。

—新加坡净宗学会郑智如居士提供

带病求生，得偿大愿

■宁夏/张健

慈母史振娥修行往生纪实

母亲生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籍贯河南温县人，于一九六二年招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汽车运输公司工作。

一九六三年在银川市和父亲结婚，共生育五个子女。一九七六年因家庭琐事失和，父亲和母亲离了婚。从此母亲孤身一人，在艰难的日子里，把我们兄弟几个拉拔成人。

由于生活的艰难和婚姻的挫折，使母亲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一九八七年和朋友（居士）聊天时，才知道信佛能改变命运，同年皈依佛法僧三宝。当时的愿望主要是求家庭平安，子女有出息，但在隔一年突发心脏病，发愿吃素，直到一九九九年，在这十年里坚信佛法。二○○一年病魔缠身，病情更加痛苦难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净空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录音带，这才认识到怎样去修行，忏悔自己的业障，改过从善，发愿月月放生，回向给冤亲债主，真心念佛。

二○○一年五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慈母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在床上痛哭，我问：‘哭什么，是不是病情加重了，要不要住院’，她说：‘不是，我在看“无量寿经”。’又对我说：佛太慈悲了，西方极乐世界太不可思议了。事后，才知道慈母看‘无量寿经’，感动的流了泪，母亲经常提醒我也看‘无童寿经’，她说：‘你看不明白，多看拾几遍自然就懂了佛说的道理。’就这样母亲每天背诵一遍‘无量寿经’后，再念佛号回向给一切众生都生极乐世界。

有那么一天母亲对我说，她有四个愿望：

第一、不管多么艰难困苦，这一世非要生往西方极乐世界不可，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

第二、净空法师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要见他老人家一面。（我说法师在新加坡，你怎么见到他？母亲说：只要真心念佛，什么好愿望都能实现。）

第三、去天目山修行忏悔。（我问，您病得这么重怎么去？她说那你送我去，你不送，我一个人爬也得爬去，到天目山就没病了。）

第四、希望宁夏有个念佛道场，临走天目山前托嘱益卓把鹿盘寺念佛道场办起来。

二○○二年六月，慈母随同几位善知识，和我最小的弟弟一起走了，临走的那天，精神焕发好像没病一样。我问母亲您走了家里事情怎么办，您的房子怎么办？她说一切随缘吧，我这次走就不回来了。

在这几年的记忆里，慈母念‘无量寿经’，是从二○○一年到她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上东天目山，二○○二年九月十六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短短八十天精勤念佛，得偿大愿，真是不可思议。最后祝祷，所有同修坚信阿弥陀佛，坚信‘无量寿经’，坚信净空法师教诲，同生极乐世界。

她的大儿子：张健　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高雄市陈秋柑居士提供（另有影碟片结缘）

见佛往生，托梦亲友

■新加坡/饶仁志

陈美丽居士往生记实

我的妻子陈美丽居士，生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往生于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享年卅五岁。

陈居士于一九九九年八月被诊断罹患乳癌。经过各种治疗，期间病情舒缓一年。然而好景不长，她于今年十一月被诊断癌细胞已转移至肺部，情况不乐观，自八月起病情开始急速恶化。

谈起学佛因缘，我本身早在一九九○年就有幸听闻净空老法师讲经；我妻子则比较迟，她是在三、四年前才开始对净土宗有认识。虽然我们都能够相信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但是在‘行’的方面却不精进。因为我们还年轻，还在‘为家庭事业而忙’。也因我们还年轻，对生死无常体会不深，所以更谈不上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因此，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桩事。

也许是陈居士宿世的福德善根因缘，在此生开花结果吧！她在病重时，也就是在往生前几个月，我在一个巧合的因缘下，认识了一些很发心的净宗同修。经他们多次拜访我妻子，并多次向她开示，希望她放下一切，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就这样我妻子的愿心开始萌芽了。十月初，她已知道自己痊愈的机会渺茫，告诉我她决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要求我在关键时刻找人帮她助念，因为她平时念佛不多，没有把握自己往生，而且她也希望有机会见到李木源居士，因为她很敬仰李居士。

十月二十五日傍晚，李会长很慈悲，从百忙中抽空来探望她，并且劝她放下。说也奇怪，李会长离开不到半小时，她的病情忽然恶化，立刻被送入病房。我心想可能她之前还没见到李会长，一直用意志力硬撑着，现在心愿已满就放下了。

为了保持整个助念过程及往生的真实性，我用日记的方式把整个经过记录下来。我要声明的是由于涉及同修很多，再加上我不是一直都在场，可能有些细节会有些出入或有所遗漏。

二○○二年十月廿九日星期二

早上探望美丽，她非常辛苦，需靠喂食管进食及吃药。吗啡已增加至七点五ml，也需要氧气筒呼吸。中午为她诵半部‘地藏经’。

下午四点卅分突接医院来电，说有急事相告，心知不妙。医生说美丽已感染肺炎，可能只剩下几天时间了。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还是感到莫名伤悲。

下午八点卅分美丽气喘加剧，脸色苍白，似乎危在旦夕。立刻致电Auntie Nancy阿姨等同修，请他们来助念。

下午十一点五十五分美丽情况进一步恶化，立刻出院回家，一路上佛号不断。念至清晨四点三十分，她的情况才稳定下来。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

这几天陆续来了许多自己发心的同修前来助念，其中还有一位专做临终助念的性忍法师。美丽的福报真好，平时不常跑道场，却有这么多位同修大德来帮她助念。

念了几天，美丽开始有些烦躁，频问为什么还见不到阿弥陀佛？奇怪的是，她出院时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但念了几天佛号后，她看来精神气色越来越好，还能坐在床上与同修一起念佛。我心想她可能是回光返照或阳寿未尽吧，心中又升起希望她好转的愿望。

李会长又来看她，她问有什么捷径往生，李会长要她提起正念，不要怀疑，时机成熟，阿弥陀佛自然现前。
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星期日

今天好像是助念高潮，来了许多批人，把整个房子坐得满满的。虽然都来自不同的组织，但却把佛号念得非常庄严和谐。性忍法师也率领同修，为她持二十一遍大悲咒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美丽法喜充满。

晚上三姐夫在房里助念时，突见他站起来礼佛三拜。他后来说：‘当他诚心念佛时，突见墙上佛像放光，一尊佛像自像中出来到他面前，越变越大，他仰头看，高不可及，接着感觉一股气突然流入他身体，就身不由己，当下站起来礼佛三拜。’他第一次念佛就有如此感应，真了不起。

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同修陆续离去，几分钟前还法喜充满的美丽，突然不要人助念，也不要听念佛机，她说累了，要休息。我心想这应该是冤亲债主来捣乱了，因此，坚持佛号不能断，家人不了解认为我太‘残忍’，不让她休息。连日来的疲累，再加上家人的不了解，让我一时感到快崩溃了，我跪在佛像前求菩萨以佛力加持。这才真正体会到要成就一尊佛，真的有许多障碍。要真正有把握往生，还得平时做好准备啊！
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一

午夜时分美丽突然气喘加剧，一直到一点多，眼看关键时刻到了，我叫美丽提起正念，专心念佛，并且联络一些同修来助念。

凌晨四点多我起床，听到她们在房里对美丽说：‘见到阿弥陀佛了，快跟他走......’我连忙进去。原来刚才她们闻到香味，美丽也示意（她已不能说话），她见到两尊佛，但没有带她走。我连忙跪地求佛再回来接引美丽，阿弥陀佛！

早上六点多，美丽法喜充满，满脸笑容告诉我，她见到了两尊佛，感觉前所未有的舒服，虽没有打吗啡（每六小时七点五ml），但毫无病苦。过了一会儿，大概正念稍退转，她又痛了起来。她要了笔纸写道：‘刚才这么久都不觉得辛苦，现在才一下子就这么辛苦。’她的‘开示’，证明了当一个人专心念佛时，是没有痛苦的，所以念佛功德真是不假啊！

请示李会长，他说这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做好准备，七天之内就会来接她往生。阿弥陀佛真是慈悲，而且真的是有神通。当他看到我们有障碍时，就示现瑞相，坚定我们的信心。

下午五点多，美丽突然要纸笔写道：‘大约五点时，阿姨Auntie还在等，我发现的时候，我的整只手可以进去。那是有红线般画在上面，我就马上告诉你，过后红光线慢慢不见了。原来往生是要自己留意的，没有人会通知你。’

原来她在五点多又见佛了，但一不留神，阿弥陀佛又走了，所以她说往生是要自己注意的。
二○○二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二

凌晨三点多钟，在性忍法师的开示下，美丽同意抽出喂食管及停止使用氧气，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因为喂食管是食物、水及吗啡的唯一输入管道（她不能进食，喉咙被肿瘤塞住），抽出食管表示她已彻底放下，把生死交给阿弥陀佛。今天美丽多次排便，据师兄们说，这是好事，她是把业障排掉。
二○○二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

早上有一位对助人往生很有经验的师兄前来助念。他劝我尽量不要进去，怕美丽还会有贪爱心。他接着为美丽开示‘无量寿经’第四十七品，坚定美丽的愿心，随即开始助念。这时可看出美丽往生意愿已决，非常专注地随同修念佛。
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四
凌晨五点十分左右，我刚从床上起身，就听到美慧说：‘二姐刚刚往生了。’

后来据当时助念的师兄们说：大约四点多，美丽画了四个圆圈，旁边写了净土。性忍法师问她是不是看到莲花？她点头。五点左右，师兄们看到她肩膀抖一抖，念到‘佛’时，很安详的停止呼吸。美丽是念佛走的，照经上所说，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往生无疑，美丽真的如愿往生了！

早上十点多，她的一位同事来说：‘凌晨五点多时，梦见美丽满脸笑容说有事告诉她。’当我们说美丽已往生了，她惊讶得说不出话。
后来，她远在吉隆坡的堂弟也梦到五点多时，美丽去拥抱他。

继续助念至下午三点多，李会长同妙协姐前来为美丽净身，揭开陀罗尼经被时，美丽本来微张的嘴，变成浅浅的笑容，容貌安详自然，试测体温，发现全身已冰，头顶尚有余温，身体还相当柔软。对照经上描述，美丽应已往生了。

后记

第二天下午五点入殓完毕盖棺时，美丽的容貌还是很好看，身躯还是很柔软。

往生已一个月的今天，她的房间还不时有一阵阵的香味，有时持续几分钟，有时长达几个小时之久。

她的一位好朋友虽然目睹美丽的往生经过，但还是半信半疑。有一回她梦到美丽，问她：‘你到底有没有见到阿弥陀佛？’美丽回答是‘真的有见到’。

我的两个女儿也在不同时间梦到妈妈身穿海青，站在紫色莲花上，在彩云间对着她们微笑。

我太太的往生过程，证实经上所说的，无一丝虚假，念佛法门真真正正的不可思议！美丽虽然在病重时才开始精进念佛，但正如净空老法师所说，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还有机会往生。阿弥陀佛真是慈悲到极点了。我也深深体会到要成佛，障碍重重，冤亲债主不轻易放过你。所以平时就要精进念佛，广结善缘，多累积往生资粮，才是最稳当的途径。

谨藉此文感恩前来助念结缘的同修大德们，没有你们的扶持，我妻子恐怕没法成就。我们周围真的有许多菩萨再来啊！

虽然我的文笔拙劣，还是提起勇气把我妻子往生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希望能让同修们坚定念佛的信心，发愿往生，此生即了断生死，永脱轮回。

这篇文章如有任何功德，全部回向美丽居士，愿她莲品增上，早日乘愿再来！

阿弥陀佛！

—新加坡净宗学会郑智如居士提供

买物放生，解冤生西

■西螺/黄炳祥医师

慈父往生见闻记

家父在病危时，急忙召集散居各处的儿女回到家里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你们要将所交待的事紧记在心。凭我十几年来学医经验，自知身体病情已经无好转的机会，我自认一生行事皆依佛理而行，所以丧葬事宜，均以佛教仪軌来办理，念佛就好，不可太铺张。’父亲在临终前，能够这样交代办理后事，可见他‘正念’分明。我听了这些话后，心如刀割，想起父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育长大，栽培五个男儿皆当医生，女儿远赴维也纳学声乐，这都是他的辛劳成就，父亲平日常以纯正的做人道理教导儿女，如今，即将面临生离死别的伤痛，怎不叫我伤心、落泪。

我原本没学佛，对父亲交待之事，顿感手足无措，不知怎办才好。父亲交代完后，病情日渐严重，我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想起社头乡顾医院的顾医师，我到过他家作客，曾见他家中设有佛堂，他夫妇俩皆虔诚学佛。所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打电话去请教他们，顾太太知道情况后，非常热心的带动员林莲社的莲友，赶到我家，为父亲开示及念佛祈福。而且在临终前两天，顾太太礼请了净律寺的从慈法师为父亲皈依，我们兄弟姐妹听完法师开示后，深为感动，于是参加皈依仪式，正式成为佛弟子。

皈依的翌日，我父亲病情突然加剧，只见他目光无神、眼珠乱转，双手于空中挥舞，脸上露出惊慌恐惧之情，我们看了非常着急。这时，忽然想起前几天顾太太拿给我们看的佛教书籍里面，有放生感应的故事，于是马上兵分二路，妹妹到员林第一市场去买活物，而我则到西螺镇买鳖，整个买鳖的过程，似有不可思议的巧合。

我之所以买鳖是因为医院前任司机廖先生是鳖的养殖户，所以当下打电话去找他，不料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却是说：‘我这里是吴宅，不是姓廖，也不养鳖。’虽然打错电话，但对方还是问我找廖先生有什么事？我回答说：‘因我父亲病危需要买鳖放生，以致打错电话，真抱歉。’没想到对方竟很热心地说：‘没有关系，既是这样，我介绍我小舅子给你，他是开设海产店的，专门杀鳖，要多少都有。’当时我问他小舅子住在那里？他说住在虎尾。我想虎尾比较远，于是先留下电话，待会儿与廖先生联络后，再作选择。问明他小舅子的住址后，再次拨电话给廖司机，这回不但打通了，且是廖先生接的，没想到他却说：‘现在人工贵，养鳖不符合成本，已改养锦鲤。’我只好到虎尾的海产店买鳖放生。庆幸打错电话，要不然还不知去那里买鳖呢？我足足买了两布袋的鳖，带到浊水溪去放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买鳖时，但见它们每只都无精打彩，毫无生机似的，但一到了溪畔，打开布袋口，却见只只精神抖擞，争先恐后地扑进水中。由此可见所有蠢动含灵的生物，都是有求生的本能，亦可见众生的生存意念是多么的强烈。看到这些本来只能坐以待毙的鳖，能获得新生，顿时让我心里涌起莫大的安慰与喜悦。

至于我妹妹买活物放生时，也有个很有趣的故事。经过是这样的：我妹妹一路开车到员林第一市场，看到一摊位上摆着泥鳅、鳗鱼，就起了怜悯心要把它们买下来，没想到老板却说：‘你

是要做什么用的？这泥鳅、鳗鱼已被社头乡的顾太太预先订购了。’我妹妹听了欣喜地说：‘我就是顾太太的好友，是她叫我来买的，你大可放心的卖给我。’事后才知道顾太太根本没去过，也没事先订货，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很多莲友在猜想，也许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化身作顾太太，先把这些活鱼订下来，免得被人家买回去杀掉了。

当我放生回家，再看看父亲脸色好像有所转变，不再那么惊慌。当天晚上我们兄妹在床前念佛，见他喃喃地跟着我们念，而他就在庄严的阿弥陀佛声中，慢慢安祥地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当顾太太知道这消息后，马上联络员林莲社及家宅附近的莲友帮忙助念。整个场面庄严肃穆，助念满二十四小时后，亡者全身冷透，唯独头顶发热，身体柔软，面色更为红润，且面带笑容。从种种瑞相看来，我父亲已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真是我佛慈悲。

说到这里，有几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家兄弟五人皆为医生，虽不敢说医术超群，但对尸体腐化过程终究比一般人熟悉。以我过去在云林地检处二十二年的法医经验，勘验过无数的尸体，一般人死后，非但没上述瑞相，而且还面带红光，嘴露微笑，身心柔软，真是不可思议！

父亲丧事办完后，有感于佛的慈悲恩惠浩大，我立即发了一个心愿，购买大量的念珠，逢人就送，欲使西螺每个人都有一条念珠，大家好一起来念佛。后来又成立了斗西念佛会，除定期共修外，并请来有德高僧定期演讲开示，以报答佛的大恩大德。

—新加坡净宗学会郑智如居士提供

信愿念佛，三圣接引

■三重/廖荣尉居士

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

诸位大德，善知识，阿弥陀佛！

于此殊胜因缘，末学来向大家讲述，家父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之感应事迹。末学根性庸劣，才疏学浅，所述如有错讹，或词不达意，祈垂海涵，并请贤哲诸君，不吝教正。

现将家父往生净土事迹，以三方面来讲述，第一念佛往生净土之缘起。第二生平简介。第三念佛因缘与往生事迹。

第一念佛往生净土之缘起。佛陀悲悯三界六道众生，无量劫以来，于生死业海，头出头没，永无休止，所以出兴于世。诸佛兴出世之本怀，欲说弥陀愿力，惠真实之利于一切含灵，普度众生。故善导大师云：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

我娑婆导师，释迦牟尼佛，为教化一切有情，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广说八万四千法门之余，特讲演了一个微妙捷径之净土法门。此乃世尊之本怀，显弥陀之宏愿，将真实之法和盘托出，惠众生真实之利，普利群生。而其恩德尤深于末法现今，我侪凡夫，旷劫至今，迷本净心，垢障深重，福慧浅薄。但凭信愿持名念佛，即可免断烦恼之困，又不必费多劫长修，但办肯心，当生成就，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径登不退，圆成无上佛道。此显大悲慈父，两土导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及十方如来之本心。阿弥陀佛无尽大悲之胜愿，方便至极之大慈，力用难思之果德。凡圣齐收，利钝俱被，但能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万德宏名，悉得度脱。阿弥陀佛之大恩大德，大愿大力，度生大用，实微妙难思也。

家父依此净土念佛法门，信愿持名，老实念佛，临终前蒙阿弥陀佛，佛力加持，佛光普照。临终时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迎现其前，放光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此证实净土念佛法门，惠以众生真实之利。若无如是微妙捷径之净土法门，我等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登涅盘彼岸。

家父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之因缘，乃是断恶修善，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之见证。由是因缘期能助益末法吾等有缘众生，建立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同登西方极乐圣境，共成无上佛道。

第二生平简介。家父之俗名是廖升南，生于一九一九年，于一九九三年岁次癸酉，农历八月十八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年七十四岁。一九九二年归依三宝，法名妙音。世居台湾省嘉义县番路乡大湖村横路二十八号，濒临阿里山，是个山明水秀，民风纯朴之地。家父一生务农，没受过学校教育，故不识字，是个敦厚朴实的乡下人，他老人家毕生皆过着清苦平淡的日子。

第三念佛因缘与往生事迹。家父念佛之因缘与往生事迹，以下再分三个阶段来向大家说明。第一阶段：家父念佛的因缘、及平日念佛之情形。第二阶段：往生前夕、当日见佛念佛、及往生时之情景。第三阶段：入殓、出殡、火葬、及舍利子的发现。

第一阶段：家父念佛的因缘及平日念佛之情形。

末学于九０年闻到佛法，唯当时所闻并非佛陀正法，而是一般宗教性之佛教，所以当时并不了解佛陀正法教育之真实义，也不了解净土念佛法门的殊胜圆满，故未能积极引导父母双亲，发菩提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在九一年，也就是学佛的第二年，我听闻到净空法师讲经之卡带，并见闻到印光大师文钞全集，由是因缘让我明了佛法的真谛，也让我真正体悟到佛教非哲学非宗教，乃是佛陀教育，是佛

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此因缘更使我了解，净土念佛法门的究竟与圆满。学佛修行欲了生脱死，当生成就，唯有净土之持戒念佛，也就是断恶修善，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依此正知见，我就开始积极的引导父母念佛，更用善巧方便，使双亲能够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在当时家父虽然接受我的劝导，但刚开始念佛并非很积极。

岁月如梭，瞬间已过寒暑，在这年当中我欣然的依教修学，当闻到观无量寿经之净业三福，让我真正了解三福乃是佛法修学的基础。净业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三福之第一条是人天福，它是道业的根本。而孝养父母，是第一条的第一句，由是可知孝养父母，是成就道业的大根大本。此乃佛陀在告诫我们修学人，身为佛弟子，对父母双亲，除了在精神上要孝顺、在物质上要孝养外，最重要的乃是让父母的法身慧命，在当生能出离三界六道，永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以是圆成无上佛道，此方是真正尽大孝。

秉此佛陀之教化，使我更积极的引导父母念佛，并以诚敬心做周详的计划和安排。在精神上比以前更加观怀，在物质上的供养也比以往更为丰厚，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身为佛弟子是非常孝顺的，让父母生欢喜心，而肯定佛法。再用种种善巧方便，契理契机，让父母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生之苦、空、无常，及生死轮回之苦海无边。接着再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之依正庄严，及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引导父母厌离苦、空、无常之娑婆秽土，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净土，且让父母明了真正的修行，在日常生活中要万缘放下，老实念佛。如是慢慢地帮父母建立信、愿、行三资粮。由是因缘让父母有决定信心，当生解决无量劫以来，无法解决之生死大事。从此双亲平日之念佛，较以往更为主动积极。

长久以来，家父经常咳嗽，气管一直不好，于九二年岁中咳得很厉害，到医院做检查，结果肺部异常，怀疑是肺癌。后来请他上台北，到大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癌细胞。藉这次北上之机缘，带引他受持三归。家父在返乡当天午休时做了一个梦，梦见六道生死轮回之恐怖景象，乍醒后随即见到一片光明。事后他问我说，从来不做梦，今天怎么会梦到这种景象。由此因缘，我才知道他老人家从来不做梦，为此，我还一直追问他，你真的没做过梦吗？他说：真的。以佛法之理来看，不做梦即是少妄想，这是很难得的。我再藉此因缘告诉家父梦境之意义，此梦是佛陀在提示你，六道生死轮回很恐怖，要你当下觉醒，能觉醒生死轮回之苦，即是一片光明。今生要了脱生死，出离三界六道，唯有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条路才是究竟圆满的光明大道。家父由此次做梦之缘，对生死有很深的觉悟，以是念佛求生西方之信愿更为坚定。

光阴似箭，转眼农历春节又来临，年初一我带家父到佛寺，参观极乐净土之模拟圣境，参观之后他老人家，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更有所体认，不仅欢喜赞叹，且直说西方极乐世界太好太殊胜了，不去太可惜，还频频交待我，明年春节要带你母亲来参观。此次参观，家父对求生西方净土的信、愿更真更切，在念佛之行，也比以往更为精进。

在平时我经常打电话回乡，鼓励双亲要精进念佛，而家母都告诉我说，平时很少看见你父亲在念佛，于是我就更加倍的鼓励家父要精进念佛，决对不能懈怠，家父回答说：我都是把阿弥陀佛想在心里，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在念佛呢。由此回答方知家父皆以忆佛的方法在念佛。我问父亲说：你心在忆念阿弥陀佛时是否会起妄念。家父回答说：不会。当时我就鼓励他继续以忆佛的方法来念佛。忆佛，在净土念佛法门是个很殊胜的修行方法，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春节之后，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只是咳嗽未能改善。在清明节这天，家父再次做胸腔检查，结果发现肺部的白点扩大一倍，医师诊断为末期肺癌，我们把病情直接告诉他，当时家父的神情依然平静如常，毫无贪生怕死的念头。由此因缘我再提示家父，佛陀开示宇宙人生之真相，佛陀开示云：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些无常的生灭现象，皆由我们的妄心所变现的。佛陀亦云：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故我等凡夫生灭的妄念不除，即无法免除无常的生老病死。依照佛陀的开示，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面对死亡之时，自己的神识做不了主，不知何去何从，因而随着妄心业力的牵引，再现苦空无常的生死轮回。我再次恳切的劝勉父亲要体悟佛陀的开示，依教奉行，从现在起佛号在你心中不能间断，你必须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打掉所有生灭的妄念。立坚信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一心归命阿弥陀佛，恳求阿弥陀佛来摄受接引。家父回答说：我晓得，我不依靠阿弥陀佛，那要依靠谁呢？我如果不求生西方净土，将来临终要往那里去呢？我说：没错，六道生死轮回太可怕了，千万不能再走这条路。

农历五月，父亲的病开始发作，且一发作即很严重。到医院随即进入加护病房，经过二天的医治，病情略为稳定，即住一般病房，刚出加护病房时，我们都鼓励他老人家要一心念佛，父亲说：我在加护病房时，不断的叫阿弥陀佛，但阿弥陀佛却没来。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感到讶异与欣慰，因为父亲在加护病房时，是呈半昏迷状态，他的心中依然忆念着阿弥陀佛，没忘记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半昏迷中能如是坚定信愿实是难得。治疗约半个月就出院，在家中静养，这是家父一生中首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住院。

农历六月六日，记得是星期六傍晚，突然接到家乡打来的电话，急告父亲病危且似乎往生了。当时，我和共修会同学们急速赶回嘉义，准备帮家父助念。当我们回到家时，看见父亲坐在客厅并没有往生，而且身体慢慢地恢复起来，隔天我请父母和同学们一起念佛供修，念佛念到一

段时间，家父一直看着阿弥陀佛的佛相，突然哭了起来，我即刻慰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父亲说：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赶快来接引我？当时我告诉他，往生的因缘如果具足，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你的，如果因缘尚未具足，你一心念佛身体会很快地好转。当天念佛供修到傍晚时，父亲的身体又感到很不舒服，要我弟弟帮他沐浴身体，母亲拿一件旧衬衫要他换穿，父亲说：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了，为什么不拿件较新的衣服给我穿呢？后来家母依风俗，拿了一叠钞票要他带在身上，父亲当下拒绝，并说：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不须要带钱。当时家父的神情十分自然平静，面临死亡毫无畏惧感。此时我问父亲说：你是否有遗言要交代，或有什么挂碍放不下的，父亲回答说：都没有，我一心只想见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西方净土。

听了父亲这些话，让我深感家父对阿弥陀佛及西方极乐净土，已深具真信切愿。蕅益大师云：往生与否，是以信愿是否具足，品位高低在于行功夫之深浅。由是因缘，让我对家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深具信心。六月七日往生的机缘未具足，隔天八日依然与大众一起念佛共修，到中午时父亲的身体又慢慢地好转起来，共修到最后半小时，家父甚且敲引磬，引众念佛，众人皆感讶异。

此后一个月皆在家里静养，当中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但身体恢复的很好。这段期间我鼓励家父听闻佛学讲座录音带，大约听了十几卷，父亲的病情又再度发作。这十几卷佛学讲座卡带，是他毕生仅所听闻到的。

这次发作是农历七月七日，癌细胞已蔓延到腹腔，腹部急速肿大，不到一个月，肚子大如产前孕妇，十分坚硬。父亲的身体很快地瘦下来，家人常拿营养剂要他服用，他都拒绝，且说：我要尽早去阿弥陀佛那里，不能执着这个身体，再补充营养会托延往生的时间，这样不行的。

这段期间父亲常说：病得这么苦，阿弥陀佛怎么不快来接我去。由是因缘我向家父解释，我等凡夫八识田中，无量劫以来所累积的罪业无量无边。净土念佛虽可带业往生，但业障如果太重，临终时恐怕会有障碍，这段期间，你虽然每天都在受病苦的果报，只要欢喜受，无量劫以来你八识田中的罪业会很快地减轻，当业力减轻时，即可重罪轻报，如是往生西方的因缘就具足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池中，你信愿所种的那朵莲花盛开了，阿弥陀佛随即会拿着那朵莲花，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现在不可生烦恼心，必须以欢喜心来承受病苦的果报，如是消除业障往生净土的因缘才能如期圆满。当时我举了玄奘法师的公案，让家父有所体会；众所皆知，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回来又全力翻译经典，这是无量功德，但在他往生的前夕，身体感受很重的病苦，他以为是经典翻译错误，所受的果报。护法神随即告知玄奘法师，此非译经之故，而是你过去世当过皇帝，在位时课百姓重税，本来要受极重的果报，但你取经译经的功德很大，所以在临终前只受短暂的果报，此即是所谓的重罪轻报。

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回乡探病，父亲曾掉眼泪说：我看我的身体没办法了。这是亲情的流露，这种情执对往生怕会有障碍，因此我们把亲情具体的化为，往生净土理性的力量。我们告诉他，家人也都发愿求生西方，你年纪较大，往生的因缘较早成熟，所以往生因缘到时你先行，不久我们因缘成熟也会陆续随行，我们相约在极乐世界莲花池畔相会，这只是短暂的分别，不久我们将再见面，在极乐世界团聚之后，我们就永不再分离。你老人家所受的病苦，我们都体会得到，大家都不忍心，但这也无奈，因身心本不相代。这让我们觉悟到做人的不究竟，千万不可执着再来做人，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圣号，犹如一条大绳子，这条绳子是出离三界六道，了生脱死唯一的生路，无论如何我们定要将它抓得紧紧的，千万不可放手，一放即会掉入生死轮回的恐怖深渊，如此，我们将再受无尽的生死轮回苦，而且永远无法再与家人见面，这即是所谓的：一别千古。家人在照顾父亲时，都不断提醒他要忆佛念佛；家母也经常对父亲说：往生因缘如果具足的话，我也希望早点去阿弥陀佛那儿；由是种种因缘，我们将感性的亲情化为往生净土理性的力量，这对家父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是一大助缘。

我们曾与父亲约定，往生之时，阿弥陀佛若前来接引，一定要立刻告知我们，当时父亲笑了笑，客气的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我们鼓励他说只要你有真信切愿，临终之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家父回答说：当我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若前来接引，我定会马上让你们知道的。

农历八月十一日（星期日），是念佛共修日，当时父亲的病情很不稳定，同学们都认为过不了十五日中秋节，当时我向大家说，中秋节绝对过得了，而往生的日期是在十八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全家四人，返乡探视父亲的病况，中秋节当天感觉家父的情况很不乐观。隔天十六日我随即赶回台北，将事情安顿好，并把往生助念时所须用到的东西准备好，如西方三圣佛相、往生被、引磬、莲花灯、往生莲位等，我于十七日下午赶回嘉义，回到山上家中已是晚上九点了。

第二阶段：往生前夕、当日见佛念佛及往生时的情形。

当我感到家时，马上进入父亲的房间探视，侄子廖世民在旁告诉我说：祖父约在十分钟前见到阿弥陀佛来了。我随即向父亲询问上情，家父说：阿弥陀佛站在门口。我接着问来的那尊阿弥陀佛有多大，家父说：没多大，就像世民那么高，约一百七十公分。我再向父亲所看到的阿弥陀佛，跟平时所观看的阿弥陀佛佛相是否一样？家父回答说：都一样；并说阿弥陀佛没跟我说话。在家父见佛的当时，我弟弟正站在门外，明显的感觉到有东西从耳边掠过，抬头四处寻望，但未见踪迹。

当晚家人皆守候在父亲身边照料，一段时间就询问他是否再见到阿弥佛，家父皆说：没有。直

到隔天十八日早晨八点左右，家父再次见到阿弥陀佛现前，当时他告诉我三姐说：阿弥陀佛来了，在那里！在那里！用手一直指着，并说：

阿弥陀佛很大尊，是坐着。九点左右，家父第三次见到阿弥陀佛，同样用手指着说：阿弥陀佛又来了，在那里！在那里！并说：阿弥陀佛待会儿要带我去了，再见啦！再见啦嘿！当时我问父亲说：阿弥陀佛这次现前是否有跟你说话，家父说：有啦！我再问他阿弥陀佛是否有告知要来接引你，他说：有啦！我又问他阿弥陀佛几点要来接引你，家父回答说：一、二点啦！我说是否下午一、二点，他说：是啦！

之后，我立刻以电话连络，请念佛共修的同学们来为家父助念。联络完毕，我随即进入房间向父亲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机缘现已成熟，你要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家父回答说：好啦！此时念佛正年轻啦！我又说：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时，你千万不能犹疑，要以欢喜心随从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家父答说：好啦！马上就要去了，再见啦！再见啦嘿！父亲约在十一点询问现在时刻，大哥答说快十一点了，家父说：怎么这么慢。

中午，大厅内西方三圣接引佛相布置圆满，我和二哥以檀香油帮父亲净身，下午一点左右，我向父亲说：现在我们来帮你换衣服，然后到大厅念佛，等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你好吗？他说：还没啦！约过半小时后，我再向父亲提议这件事，家父说：好啦！于是我和二哥开始为他换新衣，约在下午二点，将父亲移到大厅，并把往生被盖在他的身上。当时先到的同学带领家人开始念佛，我和二哥守在父亲身旁照料，并引导他念佛。下午四点左右，同学们都赶到了，随即加入助念的行列，我妻子和二个小孩，也跟同学们一起从台北回来，回到家时，我妻子跪在父亲面前叫爸爸，当时父亲侧睡着，马上抬头并两手紧握着媳妇的手，一直点头说：秀珠你回来了！两位孙子也跪在父亲面前叫爷爷，父亲意识清楚且高兴地说：桦懋、桦舆你们回来了！我在旁看到父亲那种至诚欢喜的神情，感动的使我不禁掉眼泪，父亲当时的神情，全然不像重病将要往生之人。

傍晚六点左右，我为父亲把脉，当时脉搏还很正常，大家都认为往生的机缘未到。随后我将助念人员做一个适当的安排，隔日要上班没请假的人先行回台北，两位小孩临时回来未向学校请假，也由我妻子陪同返回台北，约在晚上七点半左右离开，留下的同学和家人一起轮班助念，准备长期助念直到往生。

父亲的病在末期肺积水很严重，无法平躺，平时都是半躺或趴在桌上。十八日早晨见佛之后，下午二点便将他移到大厅，平躺在榻榻米上，口中不停的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声音虽然不大，但尚可听得很清楚。他的右手经常举得很高，像是要让人拉拔似的，晚上七点多有同学问他说：老菩萨你的手举得这么高，是否要让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呢？家父说：是啦！每当父亲的手抬高时，我都引导他大声的念阿弥陀佛，我都这样说：爸爸！大声念阿弥陀佛，父亲就随着我大声念阿弥陀佛；我若大声地呼唤：阿弥陀佛啊！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啊！父亲也会大声地跟着呼唤：阿弥陀佛啊！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啊！

从下午二点到晚上八点，在这六小时当中，父亲皆以这二种方式，不停的念佛、大声地呼唤阿弥陀佛来接引。约在晚上八点五分左右，父亲的手又抬高了，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引导父亲大声地念‘阿弥陀佛’，父亲也跟着大声念‘阿弥陀佛’，但最后那个‘佛’字，有点无力感，注意端看，发现父亲的额头冒汗，身体随即往边侧卧，我立刻跟他把脉，发现脉博已停止，我和二哥马上把父亲扶正，当下看他再呼出一口气就往生了。此时家人及同学们，都集合在大厅内帮家父助念，念佛的声音非常庄严，家父往生之后，眼神依旧明活，且嘴巴尚微微地在动，整个神情看起来，依然像似跟着大家在念佛，这是众人目睹共同的感觉。有同学说：端看老菩萨的神情，似乎感觉不出他已经往生了。

我妻子和小孩离开家中约半小时，家父就往生了，所以他们不知道往生之事。当晚是中秋节连假的最后一晚，北上的人潮很多，他们搭乘九点四十分的晚班车，因高速公路塞车，故车行速度很慢，我妻子回忆说：车行到新竹交流道附近，约午夜一点钟左右，当时她在车上是闭眼休息，并没有入睡，意识还很清楚，此时她看见西方三圣来迎接老菩萨，整个过程看得清清楚楚，如临现场般。老菩萨果然遵照生前和我们所约定的兑现。我想我妻子能在车内见到，西方三圣来迎接老菩萨之情景，莫非是一椿巧妙的安排。当晚她如果在家，定会忙于杂事，而无法于静中见到，西方三圣来接引老菩萨之情景。

我妻子目睹西方三圣接引老菩萨之情景，详述如下：她最初看见祖宅的大厅，大厅中央有块塌塌米，上面铺着一条很柔软且庄严的白纱巾，在榻榻米外边的右下方，看到一朵白色莲花，色白如百合，也看到深绿色之莲蓬，非常清净庄严。接着又看到榻榻米白纱巾下面，有三朵如前所见之白色莲花，此白色莲花突然闪闪发光，随即变成金色莲花，而后阿弥陀佛金色之身慢慢地浮现，色相非常端严，其金色之身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如星星般，与念佛堂所供奉的阿弥陀佛佛像相同。随后又看到老菩萨着长袖白上衣，容貌变得很年轻且很庄严，不见头上的白发，以慈悲的微笑，向我妻子轻轻地挥手告别。

当时我妻子突然想到《无量寿经》所云：临命终时，迎现其前的应是西方三圣，怎么只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呢？她起了此念后，随即走出厅外向屋顶瞧瞧，看到屋顶上闪闪发光，仔细端详，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停立在檐脊两旁，离屋顶约三十公分，亦是金色之身且很清楚地目睹到，大势至菩萨手持之金色莲花。为何西方三圣同现其前，却只有阿弥陀佛入厅迎接老菩萨，而两尊菩萨停于屋顶等候呢？此即佛经所云：‘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第三阶段：入殓、出殡、火葬、进塔及舍利子的发现。

十九日下午二点，举行入殓仪式，老菩萨往生的助念，从十八日下午二点起，一直念到十九日下午三点入殓完毕，共助念了二十五小时，此助念，对老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很大的助缘。

入殓的第二天，也就是往生的第三天，再端看老菩萨之遗容，看起来很安详，嘴巴微微的笑，眼睛变得修长如凤眼般，很像阿弥陀佛之眼睛，呈现端严的色相。卖棺木者嘱咐家人，过了第三天就不要再瞻仰遗容，因未经冷冻处理，怕容貌会生变。第四天家人仍旧打开棺盖瞻仰遗容，发现老菩萨的嘴巴笑得更开，额头变得更红润，色相依然很端严。

老菩萨往生自始至终，皆遵照佛陀正法之教化处理，譬如：临终前后圆满的处置，助念的安排，临终时家人不哭泣，且一心念佛，不烧纸钱，全家吃素，祭品皆用素食、鲜花、水果，佛事以念佛为主，庄严隆重，不铺张浪费，家人皆感法喜，毫无阴森之气氛。

出殡日期择于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当天嘉义火葬场安排火化者很多，我们依序排列，直到下午二点半，才开始进行火化，于傍晚五点半始告完成。当时天色已渐行昏暗，室内灯光又很微弱，火化刚完成甫退出时，温度还很高，无法靠近，我及家人远站细瞧，除看到头骨和一些大骨外，并没有看到舍利。当时我心中想着父亲不但在往生前见佛；临命终最后一口气乃大声地念出‘阿弥陀佛’圣号；我妻子也亲眼目睹西方三圣，迎现其前来接引老菩萨。此种种示现，皆符合净土经论所云往生净土之条件，由是足以证明老菩萨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捡骨完毕，时刻已晚，随即将遗骸奉至义德寺灵骨塔，进塔安灵，仪式约在傍晚七点左右完成，殡葬之事至此方告一段落。

二天后我返回台北，同学们都来关心火化后，是否有舍利，我概略地描述火化之情形，大家都认为老菩萨应该有遗留往生的见证才对，有同学这样说：‘老菩萨若有遗留往生见证之宝，要让大家目睹，今夜请托梦于我们。’隔日清晨五点左右，老菩萨果然托梦给一位同学，梦境显现五彩色光，光芒万丈冲向云霄。这位同学晨醒后，即来告知此情；据此，我们依照老菩萨之显示，定于农历九月八日回嘉义。回嘉义义德寺之前晚，这位同学又梦见纳骨塔内一个个很庄严的塔位。

九月八日我和二位同学回嘉义，当天回到义德寺已是下午五点，我们向义德寺的法师报告，说明此事之详情后，随即进入纳骨塔，小心地把骨坛请出来，以诚敬心将骨坛开启，当下见到头颅眼眶之上缘处，附着一颗皎洁明亮的舍利子，当时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的下跪顶礼。附着于头颅之舍利子共寻获五颗，其色泽有四颗如白玉般，呈现皎洁明亮，另一颗呈深翠绿色；其形状最大者呈长方形，长二公分宽一点五公分，此颗舍利系附着于头颅内侧之顶骨。头颅之外也寻找到数颗五彩舍利子，其五彩舍利呈现多彩色泽，其中有一颗遇光时，会像细钻般闪闪发亮。老菩萨所遗留之舍利子，我们供奉于妙音净宗学苑念佛堂，此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之见证，欢迎有缘之人前来瞻仰。

老菩萨往生见闻中有二点说明如下：

第一：有多位同学提到，我是否有神通？或是有阿弥陀佛告知？否则怎会在一星期之前，即知道老菩萨将于十八日往生。我个人既无神通，也未获阿弥陀佛告知，祇因我把父亲之生死，视为个人之生死，所以，当时我和父亲的心是一体的，此即佛经所云：‘心诚则灵’。

第二：往生当天早上，老菩萨说阿弥陀佛告诉他，将于下午一、二点要来接引，何故西方三圣于晚上方来接引，此是阿弥陀佛善巧之安排，将接引的时刻提前告知，便于家人能有万全的准备，以防临终时措手不及，而影响到老菩萨之往生。由此善巧之安排，我们于下午二点以前即把净身、换衣之工作完成，在二点就将老菩萨移位至大厅助念，晚上八点左右，老菩萨在庄严的弥陀圣号声中，神识清楚地和阿弥陀佛相应，随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若无如是善巧的安排，恐会措手不及，而影响到往生的因缘。依佛法所云：人于临命终时，色身之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面临缘散，神识欲脱离躯体未离之际，触及亡者身体，极剧痛苦。其痛苦犹如：‘风刀解体、生龟脱壳。’故人在气绝身亡之后，至少于八小时内，不可随意动及亡者遗体，或哀嚎哭泣，以免亡者痛苦，而生烦恼心或起嗔恨心，因而使其神识转入三途法界。人于临命终，神识将要转法界之重要时刻，此时能保持肃静，大众及家属能给亡者助念阿弥陀佛圣号，并开示引导他万缘放下，提起念佛往生净土的正念，此对亡者之功德利益最大。

以下将老菩萨生净土之因缘依法论述：

第一阶段，佛弟子学佛修行之大根大本，是孝养父母。除了平时要孝顺孝养外，更重要的是要帮父母，建立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之‘信、愿、行’三资粮，让父母的法身慧命，于当生能出离，三界六道，了生脱死，这才是尽大孝。父母已故之学人，更要立定信愿，求生西方净土，乘大愿早日回入娑婆度脱我们的父母。末学仅以此次卑微之经验，抛砖引玉。愿我等佛弟子皆能尽大孝，普使法界所有父母皆能深信弥陀大愿，普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共成无上佛道。

家父罹患肺癌，从发现到往生约一年，其间并无接受任何化学或放射线治疗，唯有平时服点草药，住院治疗亦只有十五天。癌症病患到末期一般都会很痛苦，必须使用麻醉类止痛药，父亲

的病情在末期虽很严重，但都没有服用止痛药，也未曾听到父亲病苦的呻吟。此乃家父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具足‘真信切愿’，平日皆以至诚心在忆佛念佛，所以蒙受阿弥陀佛，佛力威神加持，方能减轻病苦，而得自在。

老菩萨念佛未及一年，临终即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足以证明老菩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此即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万德万能，惠以众生真实之利。以四十八愿帮助法界众生，了生死出三界，究竟离苦得乐，乃至圆成无上佛道。

我等学佛修行，能真正的断恶修善，深信因果，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信愿求生西方。如是以诚敬心老实念佛，即能与阿弥陀佛相应，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印光大师开示云：‘平时念佛，不分行、住、坐、卧，念佛之心，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诸位善知识！我们若能以至诚恭敬心，真信切愿老实念佛，现前我们即可消除业障，而得福慧增长之益，将来命终寿尽决定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第二阶段：老菩萨往生前后所现之瑞相有三。

瑞相一：老菩萨于临终前晚及当日早晨，数度见到阿弥陀佛。老菩萨见佛，随即蒙受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佛力加持，当时他的心已和极乐世界相应，故在往生当天早上说出：‘现在念佛正年轻。’此乃‘临终西方境，分明在目前。’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云：‘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老菩萨见阿弥陀佛后，蒙受佛力加持，方有能力于大厅榻榻米上，持续六小时念佛直到往生，而且自在往生。我们常人患得感冒或牙痛之小病，即无法持续不停地念佛，何况是癌症末期，即将临终之人。依净土经论所云：人于临命终前见佛，即能蒙受佛光普照，佛力加持，而使临终之人减轻病苦，业障消除，智慧增长，保持神识清楚，直至命终时，心不颠倒，乃能一心念佛。且提升念佛的工夫，将散心念佛提升为工夫成片，工夫成片提升为一心不乱。

瑞相二：即是老菩萨在临命终前后，意识皆很清楚，寿终前不停地念佛，寿终时最后一口气乃大声地念出‘阿弥陀佛’圣号，寿终后神情依旧明活，众人皆感觉老菩萨依然跟着大众在念佛。此即《无量寿经》所云：‘临终一念十念即得往生。’《无量寿经》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又云：‘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深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瑞相三：老菩萨寿终时，西方三圣迎现其前，放光来接引。老菩萨依生前所约，将西方三圣接引的情景，清楚地显现给我妻子目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密，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我妻子目睹西方三圣来迎接时，现于大厅接引老菩萨的是阿弥陀佛，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则停于大厅的屋顶待候。此因老菩萨于生前只观阿弥陀佛，换言之，他最熟悉阿弥陀佛，当西方三圣来迎接时，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菩萨，皆了解到老菩萨最熟悉，最能相应的是阿弥陀佛，所以，由阿弥陀佛到大厅来接引老菩萨，而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则在檐脊的二旁停候，待阿弥陀佛接引圆满，随即会合，经须臾间，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此即佛经所云：‘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老菩萨往生之三种瑞相，依净土经典应证，老菩萨确蒙阿弥陀佛摄受，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是因缘也证实佛陀所云之经典：字字、句句皆真实，如《金刚经》所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故佛弟子学佛修行，定要‘以法为师’，依照佛陀所云之正法，依教奉行，‘依法不依人’。

第三阶段：老菩萨遗体火化，能烧出如此庄严之舍利子，此殊胜因缘，系蒙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佛力威神加持，契合老菩萨无比的愿力，众缘所成。

老菩萨遗留舍利子之真实义有三：

第一：舍利子乃戒定慧三学之结晶，以此坚固之事实真相，印证种种瑞相之真实，也应证老菩萨真蒙西方三圣的相迎，摄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阿惟越致菩萨。

第二：阿弥陀佛佛力威神加持于老菩萨，留此殊胜庄严之舍利子，令诸末法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同生西方极乐净土，圆成无上佛道，此乃阿弥陀佛本愿之证转。

第三：证实法界众生只要，‘断恶修善，深信因果，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决定往生极乐净土。且于临欲命终，能预知时至。得蒙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佛力加持。身无病苦厄难，心无贪恋迷惑，亦无恐怖颠倒，正念分明，舍报安详。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诸圣贤众，迎现其前，放光接引，垂手提携。于须臾间，即生极乐净土。

于此仅代表吾等末法众生，以至诚心，感恩阿弥陀佛与老菩萨的慈悲愿力，留此庄严舍利子，作为老实念佛，决定往生之见证，广度末法众生。我们大家定会尽形寿，将此殊胜因缘广为流通，辗转相受，辗转度脱，以达阿弥陀佛与老菩萨，欲以此广度末法众生之大愿。愿此功德，四恩总报，回施有情，同生极乐。

老菩萨往生极乐净土，净德成就，系得力于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两土导师，所开之净土念佛法门；亦得力于有缘大德善知识、诸位同学及家人的助缘。于此末学仅代表家父，以至诚心，感恩两土导师的教化；同时也感谢诸位大德善知识、各位同学及家人的助缘。

愿此因缘，令诸有情，见者闻者，皆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切愿，老实念佛，同生西方极乐净土，共证无上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

一九九三年岁次癸酉阿弥陀佛佛诞日于妙音净宗学苑

—净业凡人：廖荣尉　顶礼敬述

助念主要参考书籍

一、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妙音净宗学苑印赠。

二、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华藏净宗学会印赠。

孝感天地女儿心

■东吴大学教授/翁霓

骆全通居士念佛往生净土事迹

缘起

净空老法师云：‘

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是佛弟子必须先透澈认清的根本事实。父亲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一生不退成佛，实得力于两方面的助缘。一方面是净空老法师契机契理地慈悲教化；另一方面，‘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

’对临终情况的详细说明及‘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中描述老菩萨的往生过程、廖居士的开示等，均对父亲往生产生莫大的增上缘。

净空老法师悲悯众生，数十年来以各种善巧方便，讲经说法利益广大众生。尤其晚近这些年，净空老法师专弘净土经典，在海内外曾多次宣讲《无量寿经》及《阿弥陀经》，劝人老实念佛。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起，净空老法师在新加坡居士林宣讲《金刚般若研习报告》，一九九七年六月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宣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海云比丘章第三》等，净空老法师仍是句句称赞弥陀，处处导归极乐。净空老法师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净空老法师说：‘即使是阿弥陀佛本人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比“持名念佛”更殊胜的法门，可以当生成就的法门，我们也要很恭敬地合掌谢谢佛，谢谢佛的好意，说明我们专修“持名念佛”此一无比殊胜的法门绝对可以一生不退成，要对“持名念佛”有这样的信心。’净空老法师同时一再地劝勉佛门弟子，唯有求生净土，才是真正报佛恩，真正做到大孝。海内外的学佛同修，肯接受净空老法师的教化，肯受持《无量寿经》，肯专修“持名念佛”法门的，无不得到当生成就的殊胜利益。父亲能于今生了脱生死，往生净土一生不退成佛，净空老法师之教化实为极关键之增上缘。

‘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及‘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两本书是如理如法为人助念的重要参考。廖居士在‘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中详细描述老菩萨的往生过程，是念佛人想介绍父母亲念佛求生净土，想为父母亲临终助念的明灯指引。在父亲往生前及为父亲助念的过程当中，曾多次蒙廖居士指导助念的临场应对，对父亲往生亦产生很大的增上缘。

父亲念佛往生的事迹，实为发露忏悔老实念佛的真实见证。廖居士鼓励为文，惭愧弟子是以报答佛恩、报答净空老法师慈悲教化的诚敬心情，记述父亲往生前后的真实情况，期能助益末法有缘之四众同修，对“持名念佛”建立深信切愿，句句弥陀圣号，念念西方净土，具足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的资粮，而于今生圆成无上佛果。

一九九八年岁次戊寅释迦牟尼佛佛诞日于妙音净宗学苑

惭愧弟子 翁霓恭敬顶礼

演讲正文

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现在向各位叙述父亲‘妙音居士’念佛往生的感应事迹。

父亲俗名骆全通，法名‘妙音’，享年七十八岁。父亲一生务公，退休前是任职于省政府卫生处人事室，定居于省政府员工宿舍，设籍于南投县中兴新村光华三路十二号。中兴新村为省政府所在地，风景优美景色宜人，是个居家品质相当好的环境。以下将父亲念佛往生的因缘及整个过程，分几个阶段加以说明。

一、退休后的生活

二、接触佛法的因缘与平日念佛的情形

三、助念前的准备工作

四、病床前的助念
五、断气后的助念
六、助念前后之感应事迹
七、临场助念经验分享
一、退休后的生活

父亲一生务公，生前原来是什么教都不信的。他曾经跟我们在聊天时说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一次他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来家里找父亲，希望父亲帮他写一幅毛笔字（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好像是他们教会活动中需要的。那位好朋友藉机将基督教义为父亲宣扬，父亲听完之后很风趣地跟他的朋友说：‘我不去找上帝，上帝会来找我。’父亲看到他的好友一脸疑惑的表情，继续笑着说：‘你看，你这不就是来找我帮你们教会做事吗？这不是上帝来找我是什么？’换言之，要介绍教义给父亲，不是那么容易的。

父亲于一九八五年退休，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人都在家，很少出门。但之后生了一场大病，右腿得了蜂窝性组织炎，从大腿到脚板都肿得很严重。后来在台中荣民总医院住院开刀，将腐烂的腿肉割掉，并由身体其他部份取得完好的皮肤补在腿上。医生还说幸好发现得早，也及早就医，可以保住这条腿，若再晚一些时候，很可能要锯掉这一条腿才能保住性命。这一场病，命是捡回来了，但右腿已不复以往健康有力，而必须靠柺杖行动，所以从医院返家之后，父亲就更不愿意出门了。事后父亲曾经对我说，他深深感觉到这一次的生病，是自己生闷气而气出来的。因为退休之后，整天在家没事做，看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生气，就这么积压成疾。也是在这一场大病期间，几乎花光了父亲的退休金。后来家中的生活费，则由子女们每月寄一些钱回家，再加上荣民服务处每月的固定津贴来度日，经济上已不复以往宽裕。

开放大陆探亲是在父亲退休后的政府政策，虽然父亲异常思念他在大陆的父母亲，但却一直没有与大陆的亲友联系，也未曾返回大陆老家探望亲友。一方面是因为父亲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退休金已用尽，无法风风光光地返家探亲，父亲因为此事而心中一直郁郁寡欢。换言之，父亲退休之后的生活并不是很得意，因为没有钱，又不良于行，所以一直不像其他退休后的至友一样，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大陆探亲，心里多多少少仍有一些遗憾。
二、接触佛法的因缘与平日念佛的情形

个人第一次接触佛法，是邻居（也是孩子的褓母）赠送我一卷净空老法师所讲述的‘三归传授’的录音带。在这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本佛学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听过任何师父或居士讲经。‘三归传授’这一卷带子重复听了好多遍，听了心中非常欢喜，因为里面的内容实在是讲得太科学太理性了。也是从这卷录音带中，才真正认识佛法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宗教。虽然听了很多遍很欢喜，但仍然不敢冒然学佛，因为我心中有许多的疑惑。在向邻居请教之后，邻居给我的回答是：‘我智慧不够，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带你去华藏图书馆，那里的师父比较有智慧，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后来在一次机缘与邻居一起前往华藏佛教图书馆聆听师父讲经。记得那天是一九九三年底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与邻居比讲经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当时正好师父有空，邻居就带我去请教师父一些问题。我所疑惑的最根本的几个问题包括：
第一：学佛要不要吃素（因为当时觉得自己不可能吃全素）？

第二：学佛要不要跑道场，参加大家念佛共修（因为自己有工作有家庭，实在没有时间跑道场）？
第三：如何孝顺父母才是有智慧地孝顺父母?

对于第一个及第二个问题，当时师父给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就是学佛不一定要吃素（后来因为有机缘，接触到最新医学的相关资讯，充分了解到素食对身体健康有绝对的助益，因此全家大人小孩都开始改吃全素至今

），也不必跑道场，这个答案使我心里安了一大半，觉得自己才有资格学佛。对于第三个问题，师父说：‘对于父母物质生活的照顾是不可或缺的，但也要为父母做功德，做布施，让父母亲得到真实的利益。’当天华藏佛教图书的师父还送了我‘倓虚法师佛七开示’‘认识佛教’‘佛说清净心经’等八卷当时结缘的录音带，让我带回去听。师父也送了我一本《无量寿经》，并且告诉我说：‘这本《无量寿经》你回去读三千遍，三千遍圆满之功德，能帮助解决父母亲之问题。’

回家后，反覆将这些录音带听了好多遍，尤其是‘倓虚法师佛七开示’这一卷录音带，对我深信“持名念佛”此一殊胜的法门，有着相当大的助缘。至于读《无量寿经》方面，起初读一遍约要一个半小时，后来读熟了，约莫四十到四十五分钟左右。因为师父说要三千遍圆满，对父母才有真实的利益，而若每天只念一遍，需要十年的时间三千遍才能圆满。父亲当时已七十多岁，母亲亦六十多岁，是不是还有十年可以等，我不敢说。但若每天读三遍，则三年可以圆满。三年，我想父母亲应该还有机会，于是我选择每天照三餐念，也就是每天读三遍《无量寿经》（后来在读《无量寿经》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并不是读《无量寿经》三千遍，父母亲就没有问题，而是透过读《无量寿经》自己行为产生了改变，进而才能解决父母亲的问题。）为了打稳学佛的根基，一九九六年受持读诵《了凡四训》三百遍圆满，发现的确对自己在断烦恼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由于听了净空老法师的讲经录音带法喜充满，也发现佛法真的是可以解决生活中一切大小问题的宝典，因此几乎每个月均会到华藏图书馆看看有没有老法师最近讲经的录音带，也养成几乎天天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的习惯。恰巧有一次华藏图书馆的架上放着「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的书及录音带，个人很恭敬地请回家仔细阅读及聆听，这正是解决我当时问题的良方。由于自己在接触佛法一段时间之后，真的觉得人人都该学佛，人人皆可成佛，也很希望将佛法介绍给自己最亲爱的父母亲，也希望父母亲能从佛法中得到真实的利益，能于今生了脱生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不退成佛。但问题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将佛法介绍给父母，而且能让父母欢喜接受。正好廖居士的‘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中提到，廖居士为积极劝导父母念佛，先做到对父母‘在精神上比以前更加关怀，在物质上的供养比以往更为丰厚，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身为佛弟子是非常孝顺，让父母生欢喜心而肯定佛法。’读到这里，我开始了解到，我也该学廖居士，要让父母接受佛法，先要做到对父母‘更加孝、更加顺’，使父母真正感觉到孩子学佛之后不一样了，再介绍父母佛法，可能障碍会少些。

我的具体作法包括：

第一：比以前常打电话回家向父母亲嘘寒问暖一番。

第二：在物质上比以前更真诚地满足父母亲的需求。

第三：对父母亲的说话态度比以前更恭敬。

第四：与父母亲聊天时，少打岔、少批评、多聆听。

第五：放长假有机会回家探望父母亲时，就跟父母亲聊聊佛法，也随缘地带着父母亲吃素放生。

此外，再以父母亲的名义量力而为地助印助录各种法宝。这样约莫做了几个月，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回家探望父母亲，父亲告诉我说：‘你学佛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不一样了。’我便开始将自己由佛法中所得到的殊胜利益一一向父亲说明，也向他说明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是无上的因缘，而能遇到“持名念佛”法门，更是殊胜。而且净空老法师也特别强调，学佛不必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好好念佛，身体一定会愈来愈好等。当时父亲并没有很积极地表示他要学佛，但也没有表示他不要学佛。于是在下一次返家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华藏图书馆，向师父请教应如何引导父亲学佛？华藏图书馆的师父告诉我，可以介绍父亲读《无量寿经》，于是我为父亲请了《无量寿经》的大字读本及两小时的念诵带，又请了阿弥陀佛的佛像回去。当然，我也为父亲准备好录音机，念佛机等。父亲约在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开始，每天早课跟着《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念两小时的《无量寿经》。

自此以后，我更频繁地打电话回家向父母亲请安。每次大概都是家母接的电话，除了问安之外，几乎每次我都会问：‘爸爸有没有做早课？有没有读《无量寿经》？’家母都说：‘有（声音拉得很长，很肯定的意思

）。每天有时候四、五点，有时候六点起床，就开始做早课，每天都有念，没有缺课啦！’我又问家母：‘妈，你自己有没有念佛？’（因为家母在家要负担所有的家事，包括买菜、烧饭、洗衣、照顾父亲及妹妹的孩子等，工作相当劳累。由于家母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读经，但我很希望家母至少能随时随地念佛

）。家母几乎每次都是有点不好意思、笑笑地回答我说：‘我没有念出声啦，但我心里有想啦！’我则接着鼓励家母：‘忆佛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人不习惯念出声，心里想佛也很好。’这段期间，因为父母亲都不反对，因此我自华藏图书馆请了大幅的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回家，在家中客厅设置了一个庄严简单的佛堂。

自从父亲开始念《无量寿经》以后，我每次回家都会与父亲聊聊佛法，谈谈六道轮回，讲讲生与死的问题。而每次也会问父亲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总是这么回答我：‘像我这种人怎么去得了嘛！也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想，但是这个《无量寿经》我是一定会继续读下去的。’我也趁此机会告诉父亲：‘爸，净空老法师在讲经时特别强调，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足“信、愿、行”三资粮。信，就是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愿，就是愿意去，愿意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行，则是肯“持名念佛”。而净空老法师也多次在讲经的机缘中说过，蕅益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中提及“往生与否是在信愿的有无，而品味的高下则在工夫的深浅”。’虽然父亲已持续不间断地在读《无量寿经》，但不知父亲是否深信切愿？然而每一次与父亲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我自己一定是很坚定地告诉父亲：‘我是深切体会到六道轮回太苦太苦了，这一辈子好不容易又遇到佛法，而且又是遇到“持名念佛”此一殊胜的法门，我是决定要好好把握此一难得的机缘，这辈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原本，我也想照廖居士在‘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中所记述的，为增加父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愿心，带父母亲去佛光山参观净土洞，但一直没有这个机缘。在某个机缘下，在华藏图书馆请到《晚晴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金刚经讲义》等录影带，我又为父亲准备好录影机，好方便父亲看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实况录影。父亲对看讲经录影带比较不那么积极，下午晚上都仍要看电视，包括看连续剧、综艺节目及新闻等，有时新闻看了是愈看愈气。我常常劝父亲：‘既然看了会生气，就不要看了嘛！’父亲说：‘怎么能不看呢？看了生气还是要看啊！’劝父亲不要看连续剧，把看连续剧的时间拿来看讲经录影带，父亲也说不行，虽然看连续剧看了也会生气，但还是要看。

父亲读《无量寿经》约莫读了一年半左右，又向父亲建议可以再加做个晚课，再读一遍《无量

寿经》。后来从与家母的电话问安当中，得知父亲已开始加做晚课，每天晚上再念一遍《无量寿经》。一九九七年下半年返家，父亲告诉我，他现在读《无量寿经》效果比以前好，以前有时候念一念会打瞌睡，现在不会打瞌睡。而且父亲也告诉我，三年来他从来没有缺过课，每天一定两小时的早课，后来更增加到做晚课。不过父亲也说到《无量寿经》的意思好深唷！读了懂的还是懂，不懂的还是不懂。我也告诉父亲：‘《无量寿经》的意境真的很深，我也有好多不懂。可是我有一个经验，有些原本不懂的地方，读久了，有时候好像突然就自然了解里面的意思了。有时候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录音带，听是听了，但不一定懂里面的意思，有时要重复听好多遍，才会领略它的意思。’家母则告诉我，有时家母早晨走路去买菜，走着走着心中就响起阿弥陀佛的圣号来。我就鼓励家母要更精进地忆佛念佛，譬如说切菜时，切一下念一声佛号，炒菜时炒一下就念一声佛号，家母则点头应：‘好。’

三、助念前的准备工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家母来电告诉我说：‘翁霓，爸爸要你准备十万元，说他要走了。’我则劝家母要提醒父亲专心念佛。家母也提及父亲身体很不适，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疝气，后来吃吃药就好了。家母又告诉我，父亲也曾问：‘衣服准备好了没有？’又说他要走了。而之后在与父亲的电话聊天当中，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父亲体力大不如前，说话有气无力。由于工作的关系，无法立即返家探望病中的父亲，但由家母口中得知父亲身体状况不乐观时，我开始规划着为父亲助念的事，而且将为父亲助念往生一事，当作一件相当重要的任务在准备。但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帮人助念的经验，唯恐因为自己的缺乏经验或疏失而使父亲错失往生的机缘，这罪过可就大了。因此再将过去看过的、与为人助念往生有关的书，如‘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及‘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重新复习。由于父亲曾问：‘衣服准备好了没有？’为了以最庄严的佛门仪规为父亲准备后事，我尽可能地、多方面地向人请教，正式佛弟子在往生时应穿着什么服装。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一套干净的卫生衣，一套居士服及一件海青。另外往生助念时可准备往生被给父亲盖，莲花被则是往生之后需要的。

虽然无法确定父亲何时准备往生，也尚未决定返家的行程，但当我问清楚了所有应为往生人准备的物品之后，一九九八年一月三日星期六下午，我前往佛教文物流通处将所有的用品一次都买齐了。除了上述衣物等必备用品（居士服、海青、往生被、莲花被、居士鞋）之外，我还请了两组莲花灯、一个往生牌位、及一只引磬。请引磬是因为‘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中提到，当临终病人意识不清时，可以用引磬提醒病人念佛（其实我原本不知道引磬长什么样子，而是佛教文物流通处的老板介绍而认识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只要是对父亲往生有帮助的，应先要有万全的准备，这样事到临头时只要专心念佛就好，不必再为缺东缺西而烦恼。

为了事前能将临终为人助念的注意事项了然于心，我将‘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本书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地阅读，深怕自己还有那些小细节没有注意到，该准备的东西没有准备好。关于为人助念一事，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最好请有助念经验的同修来助念，家人有时必须避开，以免临终人有亲情的挂碍而障碍了往生。”虽然希望能亲自为父亲助念，但又怕因自己没有经验，在处理过程中有疏失而误了父亲往生的大事，因此开始向各方打听，如何能请到助念团？但事情进行地并不顺利，当时又是过年前，我与中部又不熟，所以连络请教了好几处，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没有助念团。另有一些地方联络的结果，是有为往生后的人助念，但没有往生前的助念。还有一些是要先登记排队，最后能不能等到，还要看机缘。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翻开‘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的封底内页，找到妙音净宗学苑的电话，希望能请教廖居士。其实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居士，但对‘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中廖居士如何为老菩萨助念的过程并不陌生，因此想请教廖居士有关于为人助念及请助念团的问题。那一天是一九九八年的一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在电话中向妙音净宗学苑的服务人员说明，想要请教廖居士有关为人临终助念的问题，妙音净宗学苑的服务人员给了我另外一个电话，很顺利地与廖居士联络上了。廖居士很有耐心地听我讲完问题之后，廖居士告诉我几件为人助念的关键：

第一：为人临终助念，不在人多而在于心诚，如果有很多人助念，若无诚敬而杂念妄想纷飞，还不如一两个人至诚恳切地念，来得清净庄严，来得效果好。

第二：家人助念也有好处，要将父亲对子女亲人的亲情执着，转换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动力。要告诉父亲，父亲因缘成熟得早，所以先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将来我们要往生时，父亲再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

第三：廖居士特别叮咛我，若能请到助念团是很好，但若请不到助念团，也不要心生烦恼。他告诉我在处理为父亲助念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清净心，因为清净心才能与佛菩萨相应。

在与廖居士的谈话过程当中，因为提到父亲的病痛，因为想到父亲可能不久于人世，心中悲痛不已。最后我问廖居士：‘廖居士，怎么办？我知道为人助念不能掉一滴眼泪，掉眼泪就是送亲人去六道轮回。可是又好像无法控制，每每想到父亲不久于人世，就泪如雨下。’廖居士很冷静地说：‘现在你是因为孝心的关系所以会流泪，当事到临头时，佛菩萨会加持，你不会流眼泪的。’我也请教廖居士在助念时腔调快慢应如何拿捏，廖居士说可跟着念佛机的腔调及速度来助念。和廖居士通完电话后，对于请助念团的事，已不再是困扰，我的心比较安了。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星期一晚上，我与小姑谈起助念的事，小姑说如果真的请不到助念团，她愿意跟我一起回中兴新村帮父亲助念。主意打定之后，我告诉小姑：‘这次回去助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能抱着实验的心理来念佛，因为这是当生成就的大事一桩，是不能重来的。而且我有把握父亲一定可以往生，只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助念的经验，最怕的是助念过程中有疏失，而阻碍了父亲往生的机缘，那罪过就大了。所以有时间要把‘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及‘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再好好复习几遍，到时候才能如理如法。’

这段时间几乎天天与家里电话联络，问问父亲的情况。家母是一位非常有智慧、明理而慈悲的老人家。当我告诉家母，现在家里最好不要开电视，只能专心念佛，全家最好只听到念佛机的声音，尤其父亲房间的电视更不要开，要让父亲专心听念佛机的佛号声。为了能让父亲专心念佛，上述建议家母均一一照做。家母也告诉我说父亲也说不想看电视，同时父亲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家母同时转告我，父亲曾经问到：‘翁霓什么时候会回来，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她。’家母还说，父亲开始很爱说话，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家母说。有时到了晚上也不肯睡觉，就是要家母跟他聊天，聊亲友谈子女，好似想把好久都没看到的人都讲一遍想一遍似的。有一天晚饭后，父亲要求家母：‘你跟我一起念佛，好不好？’家母应：‘好。’于是两人便一同念佛念了十几分钟。又有一天晚上，父亲告诉家母：‘晚上不要关灯，关上灯他们会把我抓走。’还说他的袖子有鬼、肠子有鬼等，因此父亲晚上都睡不好，又说梦到家亲眷属来找他。一九九八年一月初，家母将父亲的上述情况描述给我听时，我心想：‘虽然我人不能回家，但我在台北读经拜佛，将功德回向给人在中兴新村的父亲，应该也可以。’我也告诉家母，请家母在家开始拜佛，为父亲忏悔，将此拜佛功德回向给父亲，而我也会在台北为父亲读经。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念《无量寿经》，每天能读几遍就算几遍，并将此一读经功德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隔天我再与家母电话联络，家母说昨夜父亲睡得不错。我便鼓励家母要继续拜佛，我也会持续拜佛及读经。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星期一，我持续读《无量寿经》，亦将此读经功德回向给病中的父亲。由于隔天星期二有整天的课，所以当晚较早就寝。但第二天一早起来，我的头晕得不得了，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我直觉地认为我的头晕与父亲有关。但我告诉自己，今天有一整天的课，一定要打起精神把课上好。当天下午三点多，上完最后一堂课后，我依照原定订计画，去了一趟景美的华藏图书馆。一方面为父亲助印经典，将功德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一方面想去请教师父一些有关于助念的注意事项。师父告诉我几点临终助念的重要经验，对我为父亲助念的帮助亦相当大，这些重要经验包括：

第一：通常将往生的人，会不想吃东西，所以若父亲不想吃东西，不必太过担心。

第二：绝对不可以在父亲面前哭泣，以免障碍父亲往生。若家里其他人难免会难过，一定要到其他地方去难过，千万不可在父亲面前难过。

第三：敲引磬时，要敲在“阿弥陀佛”四字洪名的“陀”字上。

同时我也很肯定地告诉师父，父亲应该可以往生，只是很怕自己没有助念经验，而误了父亲往生的大事，所以事先尽可能地向多方请教。当天华藏图书馆结缘品架上放着妙音净宗学苑恭录的‘念佛往生净土事迹’录音带，我很欢喜地请回去听。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妹妹从南投县草屯镇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父亲已被送到医院，初步检查结果是白血球约一千三百。医师向家母表示，由于医院的规模小，对父亲帮助不大，父亲可能过不了今天，若希望父亲多活几日，建议家母将父亲立即送往台中荣总。家母当然希望父亲活下去，但是台中荣总离中兴新村更远，要家里医院两边跑，家母当时实在也已经累坏了，可能没有体力再支撑下去。家母真的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要妹妹打电话给我，问问我的意见。我最直接的想法是：‘回家念佛才有救，因为在医院没有念佛机，没有二十四小时的佛号声，对父亲是相当不利的。’但是我这种想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会说我是学佛学迷了，医生的建议我也不敢否决，所以我还是请家母作决定。当时我心里也想：希望父亲一定要等到我回去帮他念佛。

原本打算等学校课程完全告一段落之后，再毫无后顾之忧地、长时间地回去为父亲念佛。当时学校课程还有一个多礼拜才结束，其中一月十六日的一个重要课程，我是主讲者之一，是不适合缺席的。当妹妹第二次再打电话来时，我心里想：‘生死事大，应该要尽快赶回去。’我告诉妹妹，我明天（星期三）一大早到学校去将事情安顿好之后，会立即赶回去，大概到家也要星期三下午了。后来再一想，怕父亲等不了这么久，我也很怕因自己之一念疏失而耽误了父亲往生的机缘，于是边烧着晚饭边想：‘可能今天晚上立即动身较好。’烧好晚餐约六点十分，我开始与学校的同事联络，看能不能顺利地将学校的事做一个妥善地安排。约在六点五十分将学校的事安排妥当，至于自己孩子的上学及日常生活，三个已上小学的留在台北，由我的同修负责照顾，小女儿老四当时才一岁五个多月，平时是小姑照顾，就由我们带着一起回中兴新村。我在整理行李时，特别再一次地想清楚为父亲助念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是不是都已准备齐全了？是不是都带在车上了？我准备的东西包括数本‘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妙音居士往生见闻记’以及《无量寿经》，还有必要的联络电话等，其余已为父亲买好的往生及助念的用品，早已放在车中的行李厢。

四、病床前的助念

晚上八点正，我、小姑及小女儿三人由家里出发，由北二高至中兴新村，沿路一直听着「念佛往生净土事迹’的录音带。其实我的台语并不是很好，但奇怪的是，整卷录音带大概能听得懂八九成。我又再次向小姑说明，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一路上相当顺利，于夜晚十一时正抵达父亲的住院病房。当时是由小弟正在看护，小弟告诉我父亲一直昏迷。病容中的父亲两颊削瘦，眼眶及两颊呈黑色，与我记忆中的父亲容貌相差很多。在征得同房病友的同意之下，我将念佛

机打开，并敲着引磬开始为父亲念阿弥陀佛四字圣号。佛号才念了一会儿，我的手脚开始不自觉地颤抖，引磬几乎都要拿不稳了，但我仍继续念，小姑也跟着一起念。约过了几分钟，父亲眼睛张开，眼神相当清澈地看着我。我在父亲耳边小声地说：‘爸，你没力气念佛号没关系，我们帮你念，你心里面跟着我们一起念就可以了。’小弟问我要念多久？我说要一直念下去，小弟很吃惊。我同时请小弟打电话请家母来医院，决定是否要办出院。小弟一脸疑惑地问我：‘有用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一定要二十四小时佛号不断，对父亲才会有最大的利益。’小弟还是疑惑着，没有要去打电话的意思。我带着恳求又认真地眼神告诉他：‘中中，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耶！虽然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我也一直把他当成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地看待。’（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想着：‘我现在只有这一个父亲可以孝顺了，怎可错失良机！’亲生父亲在我九岁时去世，十一岁时，家母与父亲结婚，又育有一女一子，但父亲仍将我们五位原有的孩子视如己出地抚养及照顾，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地看待。）我这句话说得很重，小弟去打电话了，但打完电话之后他没有再回父亲病房。在家母还没到之前，父亲的主治医师来了，先告诉我们父亲的状况，并说明现在时间太晚了，念佛不可太大声，以免影响到医院其他人，我和小姑急忙向医师道歉。

发露忏悔求生净土（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星期三）

家母很快地由家中赶来医院，向医师表明要办理自动出院。约于午夜十二点多，我们回到了家中，沿途中仍是佛号声不断。将父亲安顿好之后，我在父亲房间的书桌上安置了佛像、莲花灯，并将往生被为父亲盖上。我和小姑开始一起专心地跟着念佛机念佛，我也隔一段时间就拜佛，请求佛菩萨加持父亲临终正念分明，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约凌晨三点多，小弟回来了，脸颊红眼睛红有酒味，我知道是刚才办出院的事令他困扰。我请家母先为父亲助念，我去向小弟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帮父亲办出院，以及说明“持名念佛”此一无比殊胜法门的功德利益。我告诉小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里面有六道，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及地狱道。我们人分为神识与肉体两部分，肉体就好像是一件衣服，用久了会旧会坏的。当我们这个身体用坏了，神识必须要离开肉体。当神识离开肉体之后，会受业力之牵引在六道里面轮回，但若能在临命终时持念阿弥陀佛圣号，则可得阿弥陀佛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没有三恶道的世界。到了那里可以一生成佛，永脱六道轮回之苦。’小弟一直在听我说，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小弟说：‘你说的好玄，有什么科学证明？’我说：‘你问的问题很好，我没有办法证明，除非亲身体验。但是在佛陀宣讲的经典里面，这些事实阐述得很清楚。’小弟接着说：‘这几天眼皮一直跳，今天家里打电话到公司找我，我才知道已经这么严重了。’我又告诉小弟：‘你是爸爸亲生的，又是儿子，如果你肯来为爸爸念佛，对爸爸有绝对的好处。但是念佛不能勉强，还必须专心。如果心不专，则效果会大打折扣。’

说完我就进去父亲的房间为父亲念佛，不久小弟也来念了，我很诚恳地对着小弟说：‘谢谢！’小弟回答道：‘应该的。’才念了没几分钟，小弟全身发热，只需要一件短袖上衣而不觉得冷（当天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凌晨约三四点时

）。念佛号的过程当中，父亲时醒时睡，大部份都是因为内脏抽痛而哀叫着醒来。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形，便在父亲耳边大声地、很快地念出“阿弥陀佛”四字圣号，并告诉父亲要跟着我一起念出声来，我这样做是希望将父亲的哀叫声换成佛号声。起初父亲仍是哀叫，之后渐渐地即使咬着牙也肯念出佛号，可以跟我念个两三声或三四声，但无法持续念到十声。到了清晨六点多，父亲眼神清澈地看着小姑问到：‘她是谁？’我告诉父亲是我的小姑，也是专程来为父亲念佛的，父亲还急忙向小姑道谢。我问父亲愿不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说好。我告诉父亲只有佛来才可以跟佛走，见到其他任何家亲眷属来找，都不可以跟他走，父亲点头。

早上七点多我又问父亲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摇着头说：‘不想去。’我心里好紧张，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想去，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父亲说：‘儿女放不下。’我懂得父亲的意思，是他亲生的一女一子他放不下。我赶紧先请家母来跟父亲说话，家母对着病中的父亲说：‘爸爸你放心，你先去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也会去。你先去安顿好之后，以后我们要去时你再跟着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喔！’父亲答：‘喔！’我也到客厅去告诉妹妹：‘爸不肯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放不下儿女。’妹妹听到这几句话，痛哭失声。我告诉她：‘蓉，你不能哭，你哭就是送爸爸去六道轮回，你要去跟爸爸说，爸爸缘成熟了，先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以后也会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再跟着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妹妹还是不停地哭，她说她不知道要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告诉她，专心念阿弥陀佛圣号，一心想去，因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妹妹还是止不住地一直哭，我又告诉她：‘等你哭好了，把眼泪擦干，一定要去跟爸说。’我又回去父亲房间念佛，过了不久，妹妹进来父亲的房间，亲口告诉父亲：‘爸，我是蓉蓉，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也会照顾好妈妈，你放心地去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也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永远团聚了。’又念了一会儿佛，我又问父亲：‘爸，你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仍摇头说：‘不想去。’我和小姑都好紧张，我又问父亲：‘爸，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父亲说：‘我妈妈。’我懂得父亲的意思，他一直思念着在大陆他自己的母亲，退休后没有能力回大陆，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心结。我告诉父亲：‘爸，你妈妈也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带你去找妈妈。’父亲点头，又继续念佛。念了一会儿，我再问父亲：‘爸，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说：‘想去。’我心里总算比较放心了。

在这几小时的念佛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些临场助念的问题，譬如说：

第一：可不可以让父亲睡觉？因为好怕父亲一睡就睡过去了，但又怕父亲很累，不让他睡觉又于心不忍。

第二：在为父亲助念时，一直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这样念佛会不会不专心？

早上九点多，我又打电话到台北请教廖居士。关于第一个问题，廖居士说道：‘父亲想睡时还是要让他睡，但我们助念的人一定要在旁边专心助念。’关于第二个问题，廖居士说：‘念佛一定要专心。但在为临终人助念时，也是需要注意病人的情况，只是不要太频繁。’廖居士并询问了一些父亲的现况，并且告诉我通常想要往生的人，会不想吃东西，而且会慢慢地将体内污物排除干净。若父亲念佛口渴，可以给父亲一点开水，父亲不想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经验谈，对我们为父亲助念提供很大的帮助。

与廖居士通完电话之后，再回去为父亲助念。我们依然是跟着念佛机的节拍为父亲念佛，但若父亲痛得哀叫，我就会到父亲耳边大声地、很快地念阿弥陀佛四字圣号，父亲也会将哀叫声转换成念佛声。父亲由刚开始的只能接四五声佛号，到后来可以接上十几声佛号，甚至有时可以自己主动地、常常是中气十足地念出阿弥陀佛圣号。当时看在眼里，突然觉得这一幕好像《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所提到“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的景象。

念了一会儿，父亲告诉我：‘翁霓啊！你不知道你这个爸爸（指他自己）在二十岁以后，乱七八糟的。’（这一点我当然不会晓得，因为父亲与家母结婚时已是五十高龄）我告诉父亲：‘爸，以前的事不要管了，我们现在专心念佛，阿弥陀佛很慈悲，只要你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的。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你，要告诉我们，再欢欢喜喜地跟着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好不好？’父亲点头说：‘好。’又念了一会儿阿弥陀佛圣号，父亲念得很好，中气十足地，但父亲突然又对我说：‘翁霓啊！我很惭愧（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指他以前都没有好好念佛

）。’我对父亲说：‘爸，我也是每次读经都不够专心。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开始专心地念佛号，一定要念到阿弥陀佛来接，你再跟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又对我说：‘翁霓啊！《无量寿经》好深啊！我懂的还是懂，不懂的还是不懂。’我告诉父亲：‘对啊！《无量寿经》真的好深啊！我也是有好多地方不懂。因为我们在这里寿命有限，不可能把经里面所有的意思都搞清楚，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寿命无限，又亲自跟阿弥陀佛学，就能懂得经里面所有的意思。爸，阿弥陀佛最慈悲了，他发了四十八大愿来度我们娑婆世界的苦难众生。我现在把阿弥陀佛发的愿念一遍给你听，好不好？’父亲应：‘好。’于是我从《无量寿经》发大誓愿第六开始读起。“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饿鬼。禽兽。蜎飞蠕动之类。所有一切众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我告诉父亲：‘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只要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一生不退成佛，永脱轮回之苦。’“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具有紫磨真金色身，是金刚不坏之身。相貌也非常庄严美好，每个人都一样美好，没有差别。’“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可以知道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善业恶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也能知道十方世界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事，也会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在那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亿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有他心通的能力，能知道十方佛刹众生的心念。’“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密多。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十方佛的国度想去就可以去，随心所欲，非常殊胜。’“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盘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不再有妄想、分别、执着，决定可以成佛。’“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触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佛光照住会使人安乐，一心向善。’“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悉共计校。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众生，可以有无量的寿命。’“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十方世界诸佛，都同声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并且盛赞西方极乐世界之庄严美好。’“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十方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会心生欢喜，且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能专心至诚心念十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密。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爸，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十方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圣号，一心向善，且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日夜不断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临寿终时，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同来迎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之后我再问父亲：‘爸，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父亲说：‘想。’我又对父亲说：‘爸，你已皈依三宝，皈依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弟子，阿弥陀佛最慈悲了，我们专心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阿弥陀佛来接你时，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唷！’父亲答：‘好。’父亲又问：‘衣服准备好了没有？’我立即答到：‘爸，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台北就已经都帮你请好了。’父亲答：‘喔。’我又问：‘爸，阿弥陀佛什么时候会来接你？’父亲说：‘不会是今天。’

又念了一会儿佛号，父亲右手往枕头下面找东西，说要拿纸笔，要抄地址。我告诉父亲：‘爸，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想去那儿就去那儿，想找谁就可以找到谁，自自然然地就可以找到，不需要地址。而且那里想要什么样的家俱，家俱自然现前，想换个家俱，自自然然地就换了新家俱。’这之后，父亲开始心很安定，很专心地念佛，有时会自己中气十足地唱起佛号来。这一段念佛期间，父亲依然会不时地、抽痛地叫起来，我则会更坚定地告诉父亲：‘爸，专心念佛，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净空老法师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走的，绝对不能死，死了就不得了了。’父亲问我：‘要怎么专心，是不是痛都不要管他。’我回答说：‘对，痛都不要管他，要一心一意把心专注在佛号上。’如此协助父亲将哀叫声转为佛号声，渐渐地父亲会一痛就自己念出阿弥陀佛圣号，有时由父亲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真的很痛，但父亲仍可以咬着牙念出阿弥陀佛圣号。父亲这段时间也曾说：‘明天是抓鬼的日子’、‘他们好饿’、‘蓉蓉这个孩子本性不坏’、‘我有个好太太’等，而只要父亲不是在念佛，我则赶紧提醒父亲：‘爸，什么都不要想了，我们要专心念佛。’

这一段其间，又面临了几个临场助念的问题，譬如说：

第一：父亲很爱说话，是让他把他心中的疑虑讲出来比较好呢？还是应提醒父亲专心念佛比较好？

第二：念佛时是要念得大声一点好呢？还是念得小声一点较好？

第三：在感觉父亲很痛苦时，若将佛号念得更大声，会不会增加父亲的痛苦？

于是星期三的下午五点左右，我又打了一通电话到台北请教廖居士。廖居士说：‘一方面要让父亲将心中的疑虑讲出来，以免他心中还有挂碍，但也不能只顾着讲话，而忘了念佛。在念佛号时，重点不在于念的声音大小，重点在于要将佛号念得很庄严。佛号念得很大声很刺耳，会增加父亲的不舒服，佛号念得庄严，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廖居士还说：‘观佛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助念的人可以观佛像，观想佛光照住父亲的全身，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同时也可以与父亲的冤亲债主开示，希望能把握这一次父亲往生的难得机缘，大家一起助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今天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一走了之不管了，父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作了阿惟越致菩萨，就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今天成就父亲的往生，其实也就是成就自己的往生，并将此次父亲往生的功德全部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廖居士又说：‘我们至诚恳切为父亲助念最重要，但若能面向西方上香，以至诚恭敬心恳求佛菩萨大慈大悲，佛力加持父亲正念分明，接引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因此我告诉小姑及弟妹，可以观佛像念佛，求佛光照住父亲减少父亲的病痛。同时我们也开始面向西方上香，每一次面对西方上香时，我是这么祝祷的：

南无阿弥陀佛（十声）　南无观世音菩萨（十声）　南无大势至菩萨（十声）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十声）　弥陀弟子妙音翁霓　恳请佛菩萨慈悲加持骆全通先生

句句弥陀圣号　念念西方净土　临终一念十念　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作阿惟越致菩萨一生不退成佛

一月七日星期三，下午我将客厅墙上的大幅阿弥陀佛圣像挂到父亲床边的墙上。晚上七点多，父亲要求将阿弥陀佛佛像挂到他眼前的墙面，他好观佛像。当时小弟正好回来，就由小弟将佛像安置妥当。当佛像安置妥当之后，父亲突然紧握着我与小弟的手说：‘你们两个任务重大。’我不懂父亲的意思。晚上时间父亲念佛号念得相当好，有时自己会唱出佛号来，而且可以持续唱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家母抱着妹妹不到一岁的小儿子进房间，父亲并没有看到（因为自从佛像安置好之后，父亲便是面对佛相的侧卧睡姿

），当时父亲一手是抓着墙上的阿弥陀佛圣像一边在念佛号，而另一边却向门口挥着手说：‘来送爷爷一程啊！再见啰！再见啰！’之后又继续念佛。夜晚是由小姑先值班助念，半夜小姑把我叫醒换班时告诉我说：‘你父亲的情况非常好，有时候可以自己唱佛号唱好长一段时间，往生应该没有问题。’凌晨二三点小弟回来接班，我就又去睡了一会儿。

障缘现前（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星期四）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星期四上午，我与家母问父亲：‘爸，我们去洗个澡，洗干干净净地再跟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好不好？’父亲答：‘好。’当时父亲体内的污物几乎已经排除干净，因为父亲自星期一开始便没有进食，我们开始为父亲助念之后，曾经问父亲会不会肚子饿，父亲都说不会，所以我们都只是以吸管喂一些水份给父亲，当时父亲都是包着成人尿布。到了星期四清洗完毕之后，父亲的体内几乎已完全排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父亲躺回床上继续念佛，过了不久，父亲对我说：‘翁霓啊！他们要钱，你去银行领钱给他们。’每当父亲不在念佛号，在讲些其他话时（好像是在跟其他人聊天

），我就会提醒父亲：‘爸，专心念佛，谁来都不要理他。’不过这一次我是告诉父亲：‘爸，好，我来帮你处理，你专心念佛。’因为我联想到昨天星期三，父亲曾经说：‘他们好饿。’我还问父亲：‘爸，是不是你好饿？’父亲回答：‘不是。我不饿，是他们好饿。’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人问净空老法师：‘超度亡魂烧纸钱有没有用？’净空老法师的回答是：‘如果超度的亡魂是在地狱道、畜生道，则超度亡魂烧纸钱是没有用的，只有当超度的亡魂是在饿鬼道，烧纸钱给他才有用。’因为曾经听过净空老法师讲经的这一段话，所以现在父亲说：‘他们要钱。’再加上联想到昨天父亲说：‘他们好饿。’直觉告诉我，父亲的冤亲债主是在饿鬼道的。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该不该烧钱，因为一心一意希望以如理如法的方式为父亲助念，我不知道烧纸钱会不会不如理不如法，其实心里很想再打电话向廖居士请教，但因为已经连续打了好多次电话（廖居士都很有耐心地提供协助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麻烦他，所以想了很久，还是请妹妹去买了好多纸钱，打算分批烧给父亲的冤亲债主。第一次是在中午时烧的，下午五点多又烧第二次。下午在烧的过程当中，我的小女儿一直紧跟着我不放（她当时一岁半，平时是可以自己玩的

），我请她进客厅，自己先玩，但她一看到进客厅的门口就放声大哭不肯进去，妹妹的小儿子亦不停地哭闹。没多久家母又无缘无故地在客厅摔了一跤，痛得不得了，人几乎站不起来。我赶紧去提醒家母大声念出佛号。我告诉家母：‘妈，你看爸爸这么病痛，都能自己念佛号，我们也要学爸爸的好榜样。况且，你现在如果痛得哀叫而不念佛，正好满了爸爸冤亲债主的愿，中断了念佛声。’家母听了我的话，赶紧忍痛强打精神大声念出阿弥陀佛四字洪名。从那时候起，我感觉我们必须更专心一意地念佛，因为父亲出现了一些现象，包括：父亲说要把佛像拿开，他不要佛像了。父亲直说：‘没有用啦！念佛没有用啦！’又想把盖在身上的往生被拉开，不要盖往生被等。我告诉父亲：‘爸，佛像不可以拿开，我们可以观佛念佛，专心念佛一定有用。’因为父亲有这些现象，加上两个幼儿的哭闹，我真的觉得一定更要专心念佛才是。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每一炷香烧完，我就再向佛菩萨上一次香，恳求佛菩萨慈悲加持父亲正念分明，祝祷文一如前述。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星期四夜晚十一点整，该是我去接班的时候了。当时也正好该上一炷香，因此我双手持香口中念佛号地往院子走去，才刚出客厅门就感觉头皮到肩膀整个发麻，附近邻居的狗叫个不停，我不予理会地跪在地上照着原先的祝祷文念完，再念着阿弥陀佛四字圣号返回屋内。午夜十二点，小弟回来了，我请妹妹先进父亲房间为父亲助念，我则在客厅将父亲今天整天的情况，以及家中今天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小弟。我告诉小弟：‘三姐今天回来，是一定要为父亲助念到底，但是如果有你的协助，相信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之后我又进父亲房间为父亲念佛，小弟也跟着我一起念佛，我突然体会到父亲昨天晚上紧握着我和小弟的手说：‘你们两个任务重大。’的意思了。我更明确地了解到，今天晚上非常重要，要很专心地念佛。到了凌晨两点四十分左右，父亲说了一句：‘时候到了。’狗又开始叫了，我和小弟则更专心更庄严地念佛号，父亲也会跟我们念。凌晨三点半左右，小弟告诉我说：‘三姐，我要先去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我应：‘好。’因为念佛要专心，丝毫不能勉强，小弟若累了就让他去休息。小弟才刚走出父亲的房门，外面的狗又叫了，小弟又赶紧回来为父亲念佛。一直又念到清晨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小弟说他五点钟去休息，我则告诉他：‘应该没关系了，你现在就去休息一下，待一会儿还要上班。’

阿弥陀佛慈悲接引（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五）

早晨小姑来接班时，父亲说他好累，就开始睡得很沉，但我们仍然在旁助念。由于昨晚的情况相当紧张，我又不知道烧纸钱到底好不好，所以又从中兴新村打电话到台北请教廖居士。正好廖居士人在，我先大概说明了昨天碰到的情形，廖居士告诉我：‘现在正是短兵相接的时候，如果佛号的力量大过冤亲债主的力量，就可以往生。’廖居士还说：‘最近大陆上有一位张杏才居士要往生，大家帮他助念，助念了四天四夜才往生。到了往生前的两三天，冤亲债主现前障碍了两三次，当时那位居士烦燥不安，把念珠也丢掉，且不念佛。后来莲友向冤亲债主开示，并求阿弥陀佛慈悲加持，最后还是自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我又问：‘可不可以烧纸钱？’廖居士说：‘最好不要烧纸钱，烧纸钱不是佛门的作法。’我很惭愧地说：‘可是我昨天已经烧了纸钱了。’廖居士很慈悲地说：‘烧了就好！不过不要再烧了。因为我们要晓得，饿鬼道的业因是贪，贪才会堕到饿鬼道。若贪得无厌，我们烧再多的纸钱，也不能解决你父亲的问题。尤其是堕到饿鬼道，要受很长时间的痛苦，可能都没有机会闻到佛法，所以若要他们得到真实的利益，应将此一念佛法门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念佛，才有办法脱离饿鬼道。并且我们以慈悲心，和颜爱语地与他们沟通，告诉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缘很殊胜难得，今天你父亲因缘成熟了，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大家一起为他助念，大家都有功德，我们也会将助念的功德全部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和廖居士通完电话之后，我告诉妹妹我们不

要再烧纸钱了，我们要更诚敬认真地念佛。

早上二姐由台中来南投办事情，顺道回家看看，我将父亲的情况大概跟二姐说明，并告诉二姐，若有时间就在此为父亲助念，若无法久留，回家为父亲助念功德是一样的。二姐到父亲房间助念了一段时间就先行离开。午餐时间妹妹先去接班，我则将廖居士说的助念四天往生的事说给小姑听。由于昨天晚上的情形很令人紧张，不知道父亲的冤亲债主来了多少，也不知道还会来多少，所以我们在讨论着如何排班轮流助念，使两人能维持体力，我们打算长期助念下去。不过后来我跟小姑说：‘虽然我们人少，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阿弥陀佛。若他们也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更好，我们大家一起去西方极乐世界。’午餐后我回房间先行休息一下，才刚躺下去，就觉得头顶有金光照下来，我张开眼睛并没有看到金光，但一闭上眼睛就觉得头顶有金光照着。我没有理会，为了保持助念的体力，我想办法要休息一下。

因为打算长期助念下去，我和小姑下午边念佛，边将父亲房间好好地再清理了一下，并铺上家中原来就闲置的塑胶垫，好方便我们拜佛、念佛、经行等。下午四点多，刚整理好没多久，我听到好多小鸟的叫声，非常悦耳好听。平时我也常回家，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鸟叫声。我问妹妹的女儿：‘佳佳，平常有这么多鸟吗？’佳佳摇头。我跑到院子里去看，看到父亲房间窗前的两棵树上成群地约有数十只的小鸟，叫声真的是悦耳动听。因为本身很喜欢鸟，我还特别看了看有什么鸟，也叫家母来看，家母也说平时没有这么多的鸟，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住在那里二三十年了

）。因为为父亲助念比较重要，所以我没有在院子待很久。四点半又到了该上香的时候了，我双手持香口中念佛，又到院子向佛菩萨祝祷慈悲加持父亲正念分明。上香之后我回到父亲房间为父亲助念，父亲依然睡得很沉，我则拜佛再一次地恳求佛菩萨加持父亲正念分别（祝祷文同前

）。拜了一阵了佛之后，突然想看看父亲（我都会一直注意父亲的情况

），这时看到父亲嘴唇动了三下，就不呼吸了，当时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五的下午四时五十分左右。

五、断气后的助念

至心念佛（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五晚上）

发现父亲不呼吸了，当时有些紧张，后来马上想起廖居士提醒我，在处理父亲整个助念的过程中，绝对不可以慌乱，心要清净才能跟佛菩萨相应。我轻轻碰了一下父亲的手心，仍是暖的。但我不敢再去乱碰其他地方，因为很怕在父亲神识离开肉体的这整个过程中，造成父亲的痛苦。我赶紧去叫醒才刚休息的小姑，请她先代班助念，我则再打电话到台北请教廖居士。当天廖居士人不在检验所，但仍很幸运地与廖居士联络上。我将情况向廖居士说明，廖居士问我：‘你父亲还有没有脉搏？’我说：‘不知道，我也不会把脉。’廖居士又问了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最后廖居士说：‘整个过程都很如理如法，事情应该是很圆满的。’廖居士又告诉我要继续为父亲助念至少八小时。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决定要助念到星期六的下午，也就是从父亲星期五下午断气后再助念满二十四小时较好。同时在每一炷香上香时，除了请求佛菩萨慈悲接引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外，我们还会向父亲开导如下：

‘爸，爸，爸（大声叫三次），你这一世的寿命已经尽了，现在请你跟随我们一起来念佛，看到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接你，你要欢欢喜喜的跟着阿弥陀去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永远脱离痛苦，永远得到安乐。’

同时再将此次父亲往生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午夜时分，为了能保持体力专心念佛，我先去休息。虽然人躺在床上，但仍然想着断气后的注意事项，是不是都已经交待清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小虫子或蚊子等叮咬到亡者的身体，以免亡者感到极大的痛苦而无法专心念佛，错失往生良机。这一点我跟小弟提过，小姑看过‘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应该也知道。但躺了一阵子，仍然睡不着，我起身想：‘还是再去叮咛一次好了。’我又到父亲的房间叮咛小姑，要注意不能有任何小虫子或蚊子碰触父亲的身体。事后小姑告诉我，她原来不知道要注意这一点，自从我去告诉她之后，她便将接近父亲身体的小虫子赶走。

境界现前（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星期六）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星期六上午，我与妹妹开始与葬仪社联络。我们希望以佛门如理如法的方式为父亲办后事，但当时在与廖居士或其他人请教时，我大部份请教的都是有关助念的事，至于往生之后的处理，则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只好看看那一家葬仪社能以佛门的方式为人办后事。后来接触到一家知道如何以佛门的仪规来办后事，老板表示必须先租个冰箱将父亲的遗体安置。将父亲的遗体安置在冰箱之中，我不知道好不好？家母及妹妹也不知道好不好。当天为了这个问题，我到处打电话想请教廖居士，但是就是找不到廖居士。我又问到华藏图书馆的师父，师父说以不铺张、不讲求面子上的好看、要能让父亲得到真实利益的原则来为父亲办后事，一切随缘即好。师父也提供了我几个知道如何以佛门仪规办理后事的葬仪社（都在台北）的电话，或许可以对我有帮助。本来这件事很困扰我，后来一想：‘我这不就心不清净了吗？’念头一转，心定下来，就决定接受这里葬仪社现有设备的安排。葬仪社说好下午六点多将冰箱送来，并在家里庭院安置灵堂。

由于当时要负责联络很多事情，所以助念的工作主要就落在小姑的身上。午餐后，小姑的确需

要休息一下了，就由妹妹暂时接班。小姑才休息没多久，就起来说她见到一些景象，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小姑因为睡不着，就干脆再起来念佛。当小姑走进父亲的房间时，妹妹告诉小姑：‘刘姐姐，好在你来了，我快要睡着了。’小姑念佛当中突然感觉她的任务重大，于是搬了椅子坐在父亲床前紧盯着父亲看。没多久，小姑看见一只小虫子几乎要到父亲的鼻尖附近，小姑便赶快挥开。约莫念佛念到星期六下午两点二十五分左右，小姑看到有白色气体由父亲头顶上冒出，接着又有气往头上冲。我来接班为父亲念佛时，也有看到白色气体往上升。我此时轻轻以手背碰了一下父亲的手背，是凉透的，这与书上说得很相应，书上说人神识若离开肉体之后，身体会凉透。整个断气后的助念过程中，我只触碰过父亲的身体三次，一次是父亲刚断气时，我轻碰父亲的手心，发现手还是暖暖的，第二次是向廖居士电话请教之后，为父亲把脉，第三次则是断气后助念二十四小时快圆满时，以手背轻触父亲的手背，发现父亲的手背是凉透的。虽然书上说可轻触头顶，来判断亡者是否往生西方净土，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书上说的是有经验的人可以这么做，而我与小姑完全没有经验，深怕乱碰会造成父亲的烦恼而错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良机，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事后我们一算，自一九九八年一月六日星期二晚上十一时正开始念佛号，至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五时正，我们为父亲共助念了九十小时。

当天晚上六点半左右，葬仪社的老板打电话来问父亲的衣服换好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等你们来换啊！’挂上电话之后又到了该上香的时候了，我上完香拜完佛，突然觉得该是我们来为父亲换衣服。于是我和妹妹为父亲换上事先已为父准备好的居士服、海青及新袜、新鞋等。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穿居士服及海青。换的过程相当顺利，父亲的身体柔软很好移动，所以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帮父亲更衣完成。换完之后，我指着额头跟妹妹说：‘蓉，你看，我头上都是汗。’我也才看到妹妹脸上也都是汗，妹妹还告诉我：‘我背后的衣服都湿了。’我们当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是冬天，由于一直在念佛，不觉得冷，所以都只穿一件薄长袖的上衣，但还不致于到流汗。后来我在念佛时，突然了解是因为佛光照住的关系，所以才会在为父亲换衣服时流汗。

自从父亲断气之后，到我们继续助念的这二十四小时中间，父亲的容貌由两颊泛黑渐渐转变为正常的肤色，而手背上紫黑色的凸出血管，颜色转为红润。这些都是我们未曾见过的。当葬仪社的老板要将父亲由房间移置客厅的冰箱时，由于父亲身体柔软，必须三个人协助，一人在头一人在脚一人在中间扶住搬出来，而且还差点滑下去。

一片祥和（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日以后）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日，我们由冰箱上的透明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父亲的黑眼圈已完全褪去。到了星期一，父亲眼睑下面开始出现红润的肤色，看在家母眼里，叹为希有，因为跟家母以前所看到过的临终景象完全不同。星期一中午，已将所有父亲的后事安排妥当，我与小姑及小女儿三人便先行返回台北。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二姐夫、二姐的婆婆（住南投县水里）与其亲近的师父一行数人来家里为父亲诵经念佛，师父经由家母描述父亲整个念佛往生的过程，亦相当赞叹！同时师父亦表示，来家里的整个感觉是，气氛相当祥和宁静，完全没有阴森的感觉。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全家由台北返回中兴新村参加父亲星期日的家祭仪式。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九星期一下午，我与二弟到火葬场捡骨，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舍利，于是便请教火葬场捡骨的师父，结果捡骨师父由父亲的骨灰中捡到散在全身各处的舍利，于是我们只捡了一些回来，主要是希望给家母作纪念，一方面让家母安心，一方面也加强家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当时捡回来的舍利，是淡淡地很柔和的蓝色，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容器，所以就临时拿了一个小小的压克力容器装着。一九九八年二月中旬，由台北请了一座舍利塔带回中兴新村放置父亲的舍利，发现父亲的舍利已由原来的淡蓝色转变为橘红色。

六、助念前后的感应事迹

在整个从开始准备为父亲助念到助念圆满之后这段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与大家分享。

助念前

一九九七年底，家母来电告知，父亲说他要走了，又时常晚上不肯关灯睡觉等，种种表现及迹象与书中所提及的临终人的行止相当吻合，于是我开始念《无量寿经》并将此一功德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有一天早上大女儿（小学五年级）起床告诉我说：‘妈，我昨天晚上作梦，梦到阿弥陀来接走爷爷。’我问她：‘你梦境中的地点是在那里？’大女儿说：‘在婆婆家（孩子都叫家母婆婆

）。’我再问：‘你看到的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大女儿回答说：‘全身金光闪闪的。’我又问：‘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场？’大女儿说：‘你和阿姨跪在爷爷床前帮爷爷念佛，阿弥陀佛要来接爷爷，你们要帮爷爷穿鞋，爷爷说不用。’这是在父亲病重，我们还没有回去助念前，大女儿梦到父亲由阿弥陀佛接走的景象。

助念期间

家母告诉我，在我们还没回来念佛之前，父亲是全身不知名的痛，只要轻轻随便碰到那里就痛得不得了，听到父亲的哀叫声都会心疼，换衣服换尿布时更是痛得不用说了。但自从我们回来二十四小时不断念佛之后，父亲的病痛减轻很多，上半身可以自由活动，换尿布时不会哀叫疼痛，甚至到了星期五往生那一天的早上，父亲下半身也可以活动，会自己翻身，最后父亲的睡姿是右手支着右脸颊附近，脸右侧着睡（后来由师父口中得知，这种睡姿称为吉祥卧）。

同时，家母也告诉我，在我们还没回来念佛之前，父亲一直叫好冷，盖很多被子还是觉得冷。但自从我们回来二十四小时不断念佛之后，父亲已不觉得冷了，而且有时还会告诉我们说他好热。有时发现他的手心几乎是烫的，我还很耽心是不是发烧（因为当时医院的检查结果，白血球是一千三，表示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所以很怕是发烧现象）但摸摸父亲的额头，又没有发烧的迹象，所以父亲应该是在佛号声中身体变得暖和了。

此外，由于回去为父亲助念时，助念的事第一重要，所以那几天完全没有打电话回台北问家人的生活起居等状况。直到星期五（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晚上，才与台北的家人联络。大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我：‘妈，我昨天梦到爷爷被鬼抓住，然后我和你就一直念阿弥陀佛，念到那些鬼刚开始是捂着耳朵，到后来就慢慢消失不见了。’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巧合，星期四那天晚上的确最为紧张，但是我并没有打电话向台北家里叙述情况，何以大女儿会有如此的梦境，而且还在梦中协助念佛。

妹妹在星期五（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的时候也告诉我，星期三半夜时他睡不着，在客厅坐着，当时是由小弟在父亲房间值班助念，我与小姑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但妹妹竟然听到自父亲房间传来为父亲助念阿弥陀佛圣号的女众声，当时妹妹意识很清楚，她也分辨得出那不是我的声音。同时在客厅外的院子中，也有很多人一起念佛的佛号声。星期四我们清晨来接班时，发现小弟正趴在桌上休息。事后我问小弟有没有听到念佛号的女众声，小弟说没有，而我猜想可能是小弟睡着了，所以有另外的助缘，为使父亲念佛不中断，而在那一段时间为父亲助念。

助念圆满后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将父亲的后事一一安排妥当之后，先行北返。隔天早晨小儿子（小学一年级）起床告诉我：‘妈，我昨天梦到阿弥陀佛来接走爷爷。’我问他：‘你梦境中的地点是在那里？’小儿子说：‘在婆婆家客厅，你正在帮爷爷念佛，阿弥陀佛就从佛像中走出来，说要带走爷爷，要我们不要难过。’

约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号左右，妹妹由南投打电话给我，除了讨论一些父亲的后事安排之外，妹妹还跟我说：‘三姐，有一件事一定要告诉你，这两天，每天一到下午时间，就有一阵风是从爸爸房间的院子那个方向吹来，而且也有满多小鸟来到父亲房间窗口前的那两棵树上，好像是爸爸回来看我们似的。还有，佳佳（是妹妹的女儿）有一天起床告诉我说：‘妈，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和爷爷在一个好漂亮好大的房子里。’’以上两则是在父亲往生后，小孩子梦到的景象。

阿弥陀佛慈悲安排

这一次为父亲助念往生的经验，也让我深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兹纪录以下几件事与大家分享。

在父亲读诵经典两年半之后，父亲开始将佛法在聊天中介绍给他较亲近的同事朋友。其中有一位住在南投县南投市的张伯伯，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家母告诉我：‘张伯伯对爸爸真的是没话说，时时刻刻关心着爸爸的近况。’后来张伯伯也生了一场病，父亲特地由中兴新村打电话到台北给我，要我在华藏图书馆为张伯伯请《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圣像、念佛机等（就是我曾经为父亲准备的一整套东西，也给张伯伯准备一套

）。还跟我说好，等我下次有时间回去时，一定要亲自送到张伯伯家。放长假时，我带着父亲交待要为张伯伯准备好的东西回家，并与家母亲自前往张伯伯家将东西送到（父亲由于行动不方便，上楼梯脚会痛，所以父亲没有去，而是先与张伯伯电话联络

）。在父亲往生的前几天，父亲早晨起来告诉家母，他梦到张伯伯救了他，但也没说详情。一九九八年一月六日星期二早上，张伯伯来家里探视重病的父亲，并嘱付家母应将父亲送往医院求医。当天中午家母请了救护车送父亲到医院，下午妹妹由医院打电话来告诉我父亲已重病住院，我才发现事态严重，不能再拖，于是才打电话请同事帮我处理学校的事，我和小姑才能顺利成行。若不是父亲人在医院，我不会体验到父亲已病重如此，就不可能及时赶回家。而这些因缘世事，与父亲梦到张伯伯救了他，却不谋而合。父亲曾经在病床上告诉家母，要我准备十万元寄回家。后来父亲的后事费用，加起来约莫是花了十万元再多一些。

星期二（一月十三日）回到学校上班，在研究室的桌上看到一张开会通知，开会日期是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三，我真的深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很善巧地选择在一月九日星期五接走父亲。不但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为父亲再继续助念二十四小时，同时还有充裕的时间为父亲处理完所有的后事，返回台北后没有耽误到所有的公事，包括我原来心中最挂碍的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的那一堂课。

七、临场助念经验交流

整个助念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曾遭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困难，有些是我们在过程中勤与廖居士电话联络（而且每次很幸运地，都能与廖居士联络上）而获得解决，有些是我立即以书中教导的方法处理，有些则是我与小姑很快达成共识，而能如理如法地为父亲助念。向廖居士请教的问题，前已详述，此处不再重复。此处即以前未述及的几件事与大家经验交流。

万缘放下一心念佛

其实在准备为父亲的助念过程中，也曾听说过诵《地藏经》对父亲会有帮助，所以就与小姑讨

论着是否暂时放下《无量寿经》，而先转念《地藏经》。几经讨论之后，小姑提出他的看法：‘我们一开始就是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经文已熟，还是止不住妄想杂念，而《地藏经》未念过，到时候妄念止不住还念得绕口，读经功德会大打折扣。’这么一个观念提出来，答案就很明显了，我们仍是守住我们的《无量寿经》，守住我们的佛号。

父亲星期三虽然肯念佛、肯往生，但因时常会有不知名的抽痛，而且每次都是痛得很厉害，我看在眼里真的很心疼。当时我就跟小姑说：‘我们各自来念诵《无量寿经》，并将此一功德回向给父亲。’小姑起初应允了，但到了星期四，小姑想想之后又告诉我：‘我们应该专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这四字洪名很短，容易摄心，比较容易兼顾到临终人的状况。而《无量寿经》因为经文长，念一遍至少也要四十分钟，若还要注意临终人的突发状况，这样分心念的结果，七折八扣功德力量会小很多，我们还是专心念阿弥陀佛四字圣号。’自此以后，我们的心更专心一意地定住在这一句佛号上。这些观念的修正，对我们为父亲助念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对家属的开导

此外，还有一个经验也可提供念佛人作为参考。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星期三，家母想到父亲生命垂危，泪如雨下不能抑止，我则赶紧前去安慰家母。家母当时表示，也很希望父亲的病能好转。我则向家母解释道：‘妈，如果爸爸的阳寿未尽，我们专心为爸爸念佛，爸的病一定会好起来。如果爸爸的阳寿尽了，我们专心念佛，爸爸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助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求爸爸病好才念佛。现在爸爸的病中情形您最了解，假使我们求父亲病好，父亲真的病好了，可以再多活五年十年，但五年十年以后，爸爸和你的身体状况一定都不如现在，万一有个病痛谁照顾得动。况且这一次机缘难得，正好快要学期末了，再加上我请同事帮我安排学校的事，都能顺利安排妥当，我才能回来为爸爸助念。若不是在学期末，我虽然心想回来，但是因为有课要上，我可能也无法回来。或是无法找到适当的人代班，也是无法成行。除此而外，要不是知音（我的小姑）现在正好是辞掉工作在家专心念佛，她也不可能有时间跟我一起回来为爸爸助念。错失这一次机会，下次爸爸要往生时，要是大家都在上班，就无法前来助念了。妈，我们全家人要一个心念，就是求爸爸临终正念分明，句句弥陀圣号，念念西方净土，这样的力量才会大。妈，我们千万不要被爸爸的冤亲债主利用了，千万不要难过，因为一掉眼泪就是送爸爸去六道轮回啊！我们要很专心地为爸爸念佛。我们全家人只能有这一个心念，求阿弥陀佛来接引爸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家母在助念期间约有三次很伤心的情况，我都是以上述的方式来让家母信心坚定。

亲人助念对亡者的利益

在整个助念过程中，刚开始父亲不肯去西方极乐世界，有好多挂碍都会一一说出来。因为父亲说的国语有大陆乡音的腔调，我从小听习惯了，所以如果正好是我值班助念时，我可以了解到父亲的意思，可以马上将父亲的挂碍加以开导疏解。而如果当时正好是我的小姑值班助念时，则发现一个现象，小姑有时无法听懂父亲的意思，而无法立即与父亲作沟通。就此点而言，家人助念开导，对临终之人放下心中挂碍是有帮助的。而且一如廖居士所说的，在为父亲助念的整个过程中，真的是得佛力加持，自己没有掉一滴点眼泪。

八、后记

这一次父亲往生的机缘，使平时未曾接触佛法的弟妹，能因协助父亲往生而念佛，家母亦全心为父亲助念，家中气氛异常和睦。自从父亲往生之后，我一直在想，父亲今天能顺利往生，完全是符合《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父亲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法会，也未去过任何一个道场，以七十五岁的高龄才初次接触佛法，就肯读诵《无量寿经》，且能持续三年不中断，真的可以说是善根深厚。而父亲将我们五个不是他亲生的子女抚养长大（以前每当开学要付学费时，父亲还得先跟人家借钱来缴学费

），生活起居上及教育上尽可能满足我们的需求，这应该算是修善积福。而在因缘上来说，我能够心无挂碍地放下手边的工作（包括自己子女一切生活起居的照料由同修负担、学校事务能妥善地找人代理

），小姑又主动表示愿意协助等，真是很难得的机缘。

同时，我们家人的心念一致也是相当重要的。曾经在社区聚会的场合（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五晚上的社区活动规划会议中

），将父亲往生的经验与社区家长分享时，有位也是修行很好的邻居问到我一个问题：‘你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学佛吗？’

我告诉邻居：‘我们家共有七个孩子，上面五个是原来爸爸的子女，下面两个是现在这个父亲的亲生一女一子，是自己在深入地了解佛法之后，将佛法介绍给父母亲的。’

邻居又问：‘那你在为父亲助念时，你的兄弟姐妹意见都一致，都没有碰到障碍吗？’

我老实地回答说：‘当时我已确定要回家为父亲助念时，家母曾经问我，要不要找二姐、二弟回来？’我告诉家母：‘助念的人要心无挂碍，专心一意地念佛号，才能对爸爸产生真实利益。二姐、二弟都有工作在身，也不是说请假就可以请假的。何况念佛不在人多，而在助念人的至诚恭敬心，所以我们暂时不要通知他们。一切都随缘，由佛菩萨来安排，我们只要专心念佛就好，所以当时兄弟姐妹们并没有都回来。因为妹妹原来就跟家母住，当时也没有上班，所以她一直在场，也随时提供我和小姑支援。主要是吃饭时间或我与小姑皆需休息的空档，则由她在父亲身旁值班。’

邻居再问：‘那你的父母亲完全都听你的吗？’我很肯定地点头的回答：‘嗯！大概是因为平常家里有什么需要，都是与我联络，大部分也是我在提供他们支援。而且在将佛法介绍给父母亲之后，我更频繁地与家里联络。不一定有时间回家，但较以前更常打电话回家嘘寒问暖，父母亲都觉得我学佛之后比以前孝顺，比以前了解他们，所以他们有事一定找我商量，我提供的意见他们也多半会采纳。譬如说在父亲病重时，我在电话中告诉家母，现在家中最好不要再开电视，只能有念佛机的声音。同时希望家母要更精进地念佛，将此念佛功德全部回向给父亲，最好能拜佛替父亲忏悔，消除父亲的业障。我的这些对家母的建议，家母全都有照做，这对父亲也是很重要的助缘。’

这一次为父亲助念的经验，也深深体会到起心动念的力量不可思议。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在佛菩萨面前正式许愿，希望能在父亲临终时为父亲助念。但自从发现佛法的究竟圆满之后，除了积极引导父亲念佛之外，自己心里也常想，希望将来能为父亲助念往生，亲自送父亲一程。而由这次父亲往生的整个过程当中，事后回想时发现，父亲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底就透露讯息，让我在台北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助念前的准备工作。一九九八年一月三日在佛教文物流通处请好所有的必备衣物及用品，一月五日又能亲自向廖居士请益，一月六日得知父亲病危，即立刻赶回去为父亲助念。为什么所有事情时间上都安排地如此巧妙，这是我无法解释的。净空老法师讲经时曾经提到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起心动念，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佛菩萨都了然于心，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次能为父亲助念，自己似乎对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这句话有些微的体会，而且也更知道为什么净空老法师在讲经的场合中，时常劝勉我们起心动念都要是善念，不能是恶念，当然工夫再高一点，能做到净念是最好，净念就跟诸佛菩萨相应。

在为父亲助念的这整个过程，个人还有一个相当深的感触，深深觉得父亲是活的佛菩萨，他以自己的病痛来教导我们要专心念佛。父亲有时痛得不得了，他会咬着牙将阿弥陀佛四字圣号念出来，当时我看在眼里真的是相当感动。在父亲断气后再为父亲助念时，突然有一个想法闪过脑海，原来阿弥陀佛是以数十只小鸟的示现方式告诉我他来接走父亲，后来每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深深体会阿弥陀佛真是慈悲到了极处，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方便殊胜的法门，只要我们肯念佛，佛一定来接引我们。

净空老法师数十年来以各种善巧方便的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念佛，告诉我们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就是勉励我们学佛同修一定要抱定今生成就的大愿，才能真正报答佛对我们的恩德。我们能于此生遇到念佛法门，闻到净空老法师的说法，真的是无上因缘，应好好把握，使这一生不致空过。

最后，个人仅以至诚恭敬心感谢曾经提供协助的每一位善知识。净空老法师及华藏图书馆的诸位师父、默默编印、编录及助印、助录净空老法师讲经录音带的四众同修，廖居士、我的同修、个人的学校同事及小姑等等等，谢谢您们，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见证念佛法门的殊胜

■台湾/刘知音

骆伯伯往生感想

诸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有幸与诸位分享这次经验，我想分成三部份来说：第一部份是个人的学佛过程，第二部份是助念前后情形，第三部份是助念的体悟。

一、个人的学佛过程

其实我原是一个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而我的母亲于一九八三年初开始有幻听的情况，为了解决母亲的问题，我试过各种方法（包括中医、西医、求神、算命等）都无法解决。一九九二年九月，经由同学的介绍才对佛教有一些粗浅的认识。虽然我觉得以佛教的方式来处理母亲的问题是根本的方法，但是自己当时的心态是只想解决问题而已，并不想深入了解佛法。我开始吃全素、念《佛说阿弥陀经》，持戒及布施，希望累积功德的力量大，母亲的病情能很快有好转的迹象。一九九四年六月，大嫂告诉我华藏图书馆有三时系念超度法会，于是我至华藏图书馆作三时系念。

虽然在华藏图书馆作三时系念，但是解决问题的心态仍然没改。本身惰性又重，因此我从未亲自参与，只是请大嫂帮忙写超度者的名字，我仍然每天只念一遍《佛说阿弥陀经》，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一年。大约在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发现母亲做了一些事情是在阻碍我帮助她，我想是冤亲债主的力量促使她如此做。我相当生气，于是我和大嫂说：‘以后我每个月都与你一起去华藏图书馆作三时系念。’我希望冤亲债主能够体谅我的用心，然后放手让母亲早日康复，就这样连续做了六个月。在这段期间我有空就听净空老法师的录音带，慢慢的对佛教的真正意义有些概念，知道佛教原来是教育而不是宗教，是在改正自己错误的观念，修正自己的行为，那时我才改变原先的心态。于是我请了一本《无量寿经》回家，准备开始认真读诵。

一九九六年三月，正好自己在工作上面临一些难以突破的情形，想起净空老法师讲经时曾经说过要开智慧，必须要深入了解佛法，才能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所做的决定才正确。因此我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专心念佛，但是又担心没工作之后，生活该怎么办？其实我并没有很多积蓄，但突然之间，似乎知道该如何妥善分配我仅有的积蓄。从那时起，我对未来就不感到害怕，

所以决定一切等求得智慧再说，于是毅然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底将工作辞掉。净空老法师说：‘只要方法正确，老实念佛六个月就可以见到效果。’我想好好的为母亲专心念佛两个月，因为从接触佛法至今，自己从未认真为母亲做过任何事。辞职后的第一、第二个月，每天的工作是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录音带、读《无量寿经》、抄经，那时我觉得非常快乐。但是两个月后，发现自己开始为将来而担心，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事上放下，实际上我心上从未放下，每天都在烦恼，未来该如何走？是否会顺利？所以念佛也无法专心，念《无量寿经》也一样，每天只是在摆样子，心里一点都不安心，而且我始终无法发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知道自己学佛不老实，有很大的问题存在，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不是自己学佛的初发心只是想解决个人的问题，所以起心动念仍然是自私自利，因此念佛念了一年半，一点学佛利益都没获得，直到参与这次助念才获得一点真实的利益。

二、助念前后情形

十二月下旬

晚上在哥哥家用晚餐，大嫂接到南投家中的电话，内容是骆伯伯状况不好，有交待要准备十万元办后事等等言语。大嫂觉得情况很像临终的迹象，即开始着手准备往生所需的一切东西，那时我建议大嫂，最好能在南投请到念佛团助念。

一月五日（星期一）

晚上大嫂告诉我，因为平时未在南投一带结缘，所以请不到念佛团，而且也考虑到家中可能无法容纳那么多人，她母亲会照应不来。我听了之后就和大嫂说：‘如果真的不行，我跟你回去帮你父亲助念，只是菡菡怎么办（因为我目前帮大嫂照顾宝宝）？’大嫂听了很高兴，我和她曾经一同做过多次三时系念，比较有默契。八点半左右大嫂打电话给我，说要送书给我，实际上是要讨论如何做好助念前的准备工作。在与她讨论的过程中，我发觉大嫂对骆伯伯往生之事相当地笃定，这对我而言很难理解。因为我从开始真正接触佛法，一念佛号就是妄想杂念一大堆。把工作辞掉想专心念佛，表面上是没有事情打扰，但事实上自己无法克制妄想杂念，念了一年半发觉自己这辈子根本无法去西方极乐世界，即使幸运能去，恐怕也只能在边地疑城。至于骆伯伯，是有持续念三年的《无量寿经》，不过在发病的这一个月都无法念，为什么大嫂如此笃定骆伯伯一定往生？我将疑问放在心中，但是一想到自己也是念佛念的心不专，能否帮上忙自己都没把握，只求尽力不求有功。

一月六日（星期二）

下午四点多大嫂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往生衣物都已准备妥当，而且听说为临命终人念《地藏经》七遍很有效，大嫂建议我们今天就开始念《地藏经》。当时我听了并未表示什么，可是放下电话即想起净空老法师曾经说：‘我年轻时，出家受戒后（净空老法师说他学佛七年出家，出家两年受戒

），曾专程至李炳南老师处拜谢老师教诲时，老师告诉我：“你要信佛。”我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出家受戒为何老师还如此说？李老师则说：“很多人即使出家，仍然不信佛，不肯将一切交于佛菩萨去安排，这就是不信佛。”’我常常以这一段的开示问自己是否真正信佛？我左思右想，忍不住打电话给大嫂，我说：‘我们从一开始接触佛法就是念《无量寿经》，净空老法师曾说：“学佛最重要就是要信佛。”我们在这紧要关头要信佛啊！相信阿弥陀佛能解决一切问题。念了一年半的《无量寿经》经文已熟，还是止不住妄想杂念，何况《地藏经》从未念过，到时杂念止不住还念的绕口，七折八扣一点功德也没有，如何帮助你父亲？’大嫂听了，才发觉自己到了紧要关头仍然乱了方寸，于是欣然接受专念《无量寿经》。下午五点，大嫂又打电话告知，骆伯伯因情况危急已送医，可能必须提早南下。那天晚上大嫂和我带着小侄女开车回南投，在车上大嫂一再告诉我：‘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使我原先只求尽力的意念因这句话而转变成全力以赴，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她。

晚上十一时我们抵达医院，见到骆伯伯是半昏迷的情况，我们问了隔壁床位的病人：‘是否介意我们念佛及放念佛机？’他说：‘不介意。’于是我们将念佛机插上，拿出引磬一边敲引磬一边念佛。刚开始念佛的时候，我发觉大嫂的手脚都在发抖。念了将近十分钟，骆伯伯开始呻吟，我们很高兴，并且继续专心念佛，过没多久骆伯伯眼睛就睁开了。大嫂劝骆伯伯万缘放下，只想阿弥陀佛，于是我们两人，一人敲引磬一人手拿阿弥陀佛佛像摆在骆伯伯的眼前，希望骆伯伯眼看的是阿弥陀佛，耳听到的也是阿弥陀佛佛号，不再想任何事情。过没多久值班医师来巡房，看到骆伯伯的病历问我们，是否知道这病人处于昏迷状态？大嫂告诉医师，病人已经清醒。医生用手敲病人的胸前，问那里痛？骆伯伯一直喊痛，我在旁边看了很不忍。我们请医生轻一点，病人会痛，医生因问不出原因就走了。我们还是一直念佛，后来又来了一位主治医生对我们喝责说：‘你们不应该在病房内如此大声念佛，完全不顾其他病人安宁，这样作法太自私了。’我们一直向他道歉说：‘如果因我们的作法造成您对佛教的误解，那是我们不对，请您原谅。’大嫂即告诉医生说：‘是否可以办理出院？因为我们原先并没有打算住院，是医生不准出院。’主治医生说：‘因病人白血球只有一千三百，只要细菌一感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们送荣总还有机会多活几天。’我们将无法送荣总的理由告诉医生，请医生准予出院。之后医生同意我们办自动出院，我们即刻请救护车，我坐在救护车内，一路不断地在骆伯伯耳边念阿弥陀佛佛号，直到回到骆伯伯家，那时已是一月七日凌晨。

一月七日（星期三）

我和大嫂俩人开始一起念佛，那时骆伯伯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们可以从他发亮的眼眸中得知。凌晨二点多，大嫂请我先去睡，六点时大嫂叫我接班，当我接班时，我发觉大嫂很努力地使骆伯伯能念出阿弥陀佛佛号，她是一边敲引磬一边提醒骆伯伯跟着念，我接手亦依照此种方法请

骆伯伯跟我一起念佛。在这段期间大嫂一直劝骆伯伯万缘放下，什么都别想，心中只想阿弥陀佛。念了一段时间，骆伯伯的情况非常好，大嫂再问骆伯伯想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骆伯伯说了不想去的种种原因，大嫂均一一将其导归至西方极乐世界，最后骆伯伯终于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们就在骆伯伯旁边一直念佛，骆伯伯也和我们一起念佛。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我们还听见骆伯伯愉快的唱山歌，后来大嫂问我：‘是否在医院看到我敲引磬时手脚发抖？’我说：‘有。’大嫂说：‘我感觉那是一股很大的冤亲债主的力量阻碍我念佛，连同医生的情形也是一样。’之后我们讨论如何轮班念佛，结论是我守上半夜，大嫂守下半夜，大嫂说：‘如果父亲状况好，我们可以开始念《无量寿经》将功德回向给父亲的冤亲债主。’晚上九点多时，大嫂对骆伯伯说：‘爸，阿弥陀佛来接你时，要告诉我。’骆伯伯说：‘好。’大嫂问：‘阿弥陀佛何时来接你？’骆伯伯说：‘不是明天，明天是抓鬼的日子。’那时我在旁边念佛，之后大嫂离开，我请骆伯伯一起念佛，过没多久骆伯伯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我说：‘骆伯伯，不用谢，您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最好的感谢方式，要加油！’，骆伯伯说：‘好。’我与骆伯伯一起念佛，过了一阵子我看骆伯伯情况不错，我开始念《无量寿经》回向直到大嫂来接班。

一月八日（星期四）

上午吃早饭时，骆妈妈告诉我们说：‘三星期以前爸爸全身都痛不能碰，一换尿布就痛，而今天帮他洗澡、换衣服都没喊痛，自从你们回来念佛，情况就不一样了，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知道是佛菩萨加持。当我再接手时，我发觉骆伯伯有一些举动很奇怪，他一直企图将往生被拉掉，这个动作让我警觉到状况有异。我告诉大嫂，大嫂觉得应该与父亲的冤亲债主好好沟通，请他们放手。我马上在骆伯伯面前与冤亲债主说：‘缠绕骆全通先生之冤亲债主，请你们放手，因为这是一次殊胜的因缘，骆全通先生不仅可因这一次机会永脱轮回，你们亦因成就一尊佛，可永远解决你们无量劫以来，落入六道轮回生死苦海的问题。’在我说明的过程当中，头皮一直发麻，那种感觉很恐怖。我告诉大嫂时，也想起骆伯伯曾说过今天是抓鬼日，该不会是阳寿已尽？今天可能是关键日。当天我们不断念《无量寿经》每念一次就回向给骆伯伯的冤亲债主，后来头皮发麻的情况才有逐渐减轻的感觉。骆伯伯仍然想拉掉往生被，但都被我们阻止了。这期间大嫂因骆伯伯说：‘他们要钱。’就烧纸钱，后与廖居士联系上知道作法错误即刻停止，同时也知道此时是念力与业力的拉锯战。

晚上我觉得应该恢复只念佛号，因念一部《无量寿经》再快也需四十分钟，这中间尚须随时注意骆伯伯的情况，这样容易分心，七折八扣我想也没有什么功德，于是我建议大嫂晚上念佛号比较妥当，因为佛号短，一方面容易专心，另一方面也方便应付骆伯伯的突发状况。大嫂同意，晚上只要一看到骆伯伯很痛苦喊痛时，我马上在他耳边念阿弥陀佛，希望将痛转成佛号，骆伯伯亦能很快的跟着念佛。其中有好多次骆伯伯痛到无法忍受，我仍然在他耳边念佛，骆伯伯告诉我说：‘没有用。’我则告诉骆伯伯说：‘要相信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有用，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继续念佛。’骆伯伯就跟着我继续念佛，有好几次骆伯伯都是咬着牙硬将佛号念出来，我看了真的很感动，我一直鼓励他老人家专心念。大嫂于此时在骆伯伯房间及院子每隔一个半小时就上一炷香，请佛菩萨大慈大悲一定要加持骆伯伯正念分明，直到阿弥陀佛接引为止。我仍然在骆伯伯耳边提醒他念佛，就这样直到大嫂接班。

一月九日（星期五）

上午我接班时，发现骆伯伯在熟睡，大嫂告诉我骆伯伯已睡了一会儿，当时我觉得，如果骆伯伯睡着就可以专心念《无量寿经》，于是我又开始念经并回向。九点多大嫂告诉我与廖居士通电话，廖居士劝我们此时最好只念佛号不要再念经文，因为佛号的功德无量，且定时回向给冤亲债主，他们可以马上得到利益，忽然之间，我想起净空老法师曾经说：‘阿弥陀佛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整部大藏经就是在讲阿弥陀佛。’那时我才明白这句佛号的功德是如此大。我想我体会的一定只是沧海之一滴而已，但已足够帮助我将妄想杂念止住。后来我与大嫂只念佛号并且定时作回向，说也奇怪，从那时开始是愈念佛号愈有精神，而且可以专心，到中午吃饭时，骆伯伯仍然是熟睡状态。

下午我建议大嫂将一些物品从骆伯伯房间搬出，腾出空间准备长期抗战，也方便拜佛经行，大嫂同意。我们俩人一边念佛一边整理，骆伯伯仍在熟睡。到了四点半左右我去休息，才躺下没多久，大嫂跑来请我去看骆伯伯是否没有呼吸？我当时也吓了一跳，跑到房间一看，真的没有呼吸声，那时我注意到骆伯伯在未断气之前手上的静脉颜色原是黑紫色，可是现在却恢复和正常人一样的颜色。我赶紧大声念佛，大嫂赶快打电话与廖居士联络，后来大嫂告诉我廖居士说，依我们所描述的情形，骆伯伯应该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嫂用手摸一下脉搏，确定已停止跳动，但是体温是温的，那时我们觉得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剩下二十四小时的助念即大功告成，因此我们心理上就有一些松懈。晚餐后大嫂请我先带宝宝去休息，晚一点再来接班，宝宝将近十点半才睡，我躺了一会儿，大嫂进来告诉我说：‘我妹妹做了一个关于我父亲的梦，似乎有一股很大的阻力阻碍我父亲念佛。’我听了马上起床一起念佛，而且我觉得每次轮班至少要有两人比较妥当，可以互相照应，大嫂依旧一个半小时上一炷香请佛菩萨加持骆伯伯，因大嫂从晚餐后一直在旁助念至凌晨已相当疲倦就先行休息。

一月十日（星期六）

我和她妹妹继续念佛，大嫂临走时交待不可让小蚊虫接近。在助念过程中我就仔细留意，防止蚊虫接近，就这样一直念佛并且定时告知亡灵一定要跟阿弥陀佛走。往常我念半小时佛号就会累，现在一口气念了四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在四点半时大嫂接班，早晨七点我再接班，因为大嫂上午需要处里葬仪社等种种事情。整个上午有好几次大嫂想与我换班，都因宝宝哭闹而无法助念。我告诉大嫂说：‘这种情况就是告诉我必须一个人来做此事，你放心好了，专心去处

理事情，何况我现在是愈念愈有精神。’ 就这样我一直值班念佛至中午。

中午吃饭时，大嫂还是请我休息一下，那时她妹妹可以帮忙助念，虽然不觉得累，但是从上午七点念到中午，下午还需助念至五点，想一想，还是休息一下以保持体力。吃完饭，我就去躺一下。才一闭上眼睛，忽然看见黄色黄光、白色白光、赤色赤光、青色青光．．．在我眼前闪。然后画面就呈现赤色，隐约有看到人，可是不清楚，因为它变换的速度太快，我接收都来不及，就像电波一直不断的出现。我马上将眼睛睁开，想证明我不是在作梦。我又闭上眼睛，这回呈现在眼前的画面是在云端上，我好像跟着云一直走。我又睁开眼睛，再闭上眼睛又见到七彩光芒在闪，那时我又睁开眼睛。心里想：这样我根本没办法休息，那干脆去念佛好了。于是我往骆伯伯房间走，在客厅碰见大嫂我将情况描述一下就去念佛。当我到达骆伯伯房间时，她妹妹很高兴告诉我说：‘刘姐，我差一点要睡着了，还好你来了。’我听了只觉得奇怪，我告诉她：‘没关系我来念佛，你去休息。’

这段期间我以经行方式念佛，念了没多久，忽然间我似乎知道将有事情发生。我马上搬椅子至骆伯伯床前仔细盯着他全身，一边念佛一边看，才念了几分钟，突然之间，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小虫，已经快飞至骆伯伯的鼻尖，我赶快将它赶走。过没多久又飞来一只，当我发现它时已快接近骆伯伯的面颊，我同样的将它赶走。这时心里开始觉得责任重大，也开始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后来想一想已无退路，必须完成只好尽力一搏，当时只有十二个字可以形容我的感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仍然一边很仔细盯着骆伯伯的身上，一边念佛至两点二十五分，忽然看到一股白色的气体从骆伯伯的头部往上冲，我怀疑是神识离开，两点三十分大嫂进来说事情已安排妥当。我将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她，接着我又看到那股气往上冲我请大嫂看，当时我们想神识已走，大嫂试着用手背轻碰一下骆伯伯的手背，发觉已经凉透，那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想可以不需助念到五点，就离开一下。此时由大嫂一人助念，也看到白色气体往上升。再回来时，又看见上半身的气全部朝头部方向往上冲，我很纳闷为什么神识离开需要那么久？后来还是决定念满二十四小时。

在这一段期间我每念一句佛号，就有不同的感觉，也悟出了很多事情，最后我终于知道，念了一年半的佛，只是为了办这一件生死大事而做准备。这一次助念找出我学佛的问题，让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冥顽不灵、刚强难化’的那种人，非得有实例印证才愿意真正信佛，对念佛法门死心塌地、深信不疑，肯发愿求生净土，对于骆伯伯的示现我存着感激之心，好几次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都忍住。对于念佛法门真正生出无比信心，也对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为之感动不已。原以为这一辈子恐怕只能念到边地疑城，现在则认为上品上生不是难事，我绝对相信净空老法师所说：‘念佛法门是最容易的法门，只要真正相信，真的是万修万人去。’

二、助念的体悟

这次的助念我体悟到四件事情可与大家分享：

一、家属的愿力强，仍然可以蒙佛菩萨加持帮助亡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大嫂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从她坚定的愿力中，看到佛菩萨慈悲加持，即使我们有一些作法错误，都能很快的改正，佛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

二、亡者在临终时，如果真心忏悔，这忏悔的力量非常大，可帮助亡者度过消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大痛苦，而不失正念。

骆伯伯是一个最好的示现，他让我真正亲眼看到只要真心忏悔，这个力量大到可以帮助他承受任何的痛苦，都不会放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心。

三、这次助念过程一直在考验我们是否真正信佛？

经过这次事件我不再对未来感到忧虑，因为我了解到净空老法师在《了凡四训》讲记中说到：‘命里有的不会丢掉，命里没有的强求也无用。’所以无须想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明天还未到，急什么？只需将心安住在佛号上就对了。

四、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真是殊胜无比。

《观经》上说：“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除八十亿大劫生死的重罪”。在这次助念中体会一二，已足够将妄想杂念止住，是我这次获得最真实的利益。

希望这一点感想能够提供给更多像我们念佛时间不长、又无助念经验之人，能够在父母亲临终时，真正帮助他们得到最殊胜的利益往生西方净土。最后谢谢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与癌症搏斗的真正勇者

■台湾/张瑞琪居士

乖女儿陈怡君往生纪实

缘起

我姓张、名瑞琪、是陈怡君的妈妈，怡君是我的长女，法名—妙音，生于民国七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一直都是乖巧文静、懂事听话、聪明机灵、富有仁慈心。上学期间，功课都是保持前三名，在校期间，经常主动的安慰需要帮助的同学。

记得二年级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谈到怡君说：‘怡君担任班上的小老师，协助我处理很多班上的事务，而且她心地非常的慈悲善良，经常将走道上的蜗牛，移置到安全的角落，以免被路过的行人踩死或弄伤了，君君这小孩，真是具有菩萨心肠啊！’，我听了之后，心中感到非常

的安慰。

在怡君放学回家或上学的路上，我一直陪同她一起上下学，不管君君多么的坚持，不要我接送，怕我太累，我仍然持之以恒的接送，每次怡君对我说：‘妈妈，非常谢谢您，除了做家事外，还要送我上下学，真是太辛苦了，我可以自己回家和上学，请不要这么辛苦，我会注意安全的。’听了怡君这句话，我的心里太感动了！不过身为妈妈的人，总是不放心让怡君一个人单独上下学；就叮咛哥哥在上下学的时候，一定要等怡君一同上下学。想起君君国小三年级参加各项美术画图比赛，不是佳作，就是得名次；我在家闲着的时候，就会翻一翻君君比赛的画和相片。君君做学校规定的家庭作业，总是自动自发，不用大人提醒，她所用的、穿的……，都是整理的有条不紊，干干净净的，不用父母操心。而且她非常的善解人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在八十四年九月上旬，君君就读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食欲不振，全身发高烧不退，几乎都在摄氏四十度上下，经过诊治也不见退烧下来，后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经过详细的检验，如验血、验尿、细菌培养等都无法查出病因；最后由血液科主治医师谢大夫于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抽取骨髓检验后；谢医师从病房对讲机传来召唤家长的声音，请我们到护理站谈话。我在前往谈话时，心里非常的紧张，祈盼君君得的只是小病。在主治医生的告知下，得知君君患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最难治的癌症。瞬时之间，我的眼泪如洪水般地涌出来，当时的心情，就如同被判了死刑一样，经过先生的安慰（还是有治愈的机会），我才故做镇静的听医生的说明，以及治疗过程应该注意的细节。

接着，第一个化学治疗的疗程开始，不习惯这种治疗方式的怡君，知道爸爸公务繁忙，只要求爸爸将身上穿的白色运动外套留下来陪君君，让爸爸专心上班，并照顾在家的哥哥及妹妹，有多余的时间，才来陪君君，让妈妈能替换回家照顾哥哥跟妹妹。怡君在打化学药物非常痛苦的时候，叫着爸爸、爸爸，并抱着爸爸的外套忍受着痛苦，接受治疗。君君在住院期间，一下子就忍过了三个疗程。君君的勇气和忍耐力，实在是令我们和医护人员感到惊讶！

随后她就主动的到同病房与各床的小朋友谈话，关心病童的病情，并且安慰她们。我先生在君君病情较重的时候，为了让她开心，就做出各种动物的样子给君君开心，结果做到蟑螂的模样时，君君忽然笑了，刚好值班护士走进病房，也笑了；就将我先生取了‘蟑螂爸爸’的外号。

在化学药物注射的空档，君君要求到医院的湖旁，喂食小鸟、看湖中的鱼儿及鹅，有一次看到一位小朋友用脚去踏鹅，君君急忙叫着：‘不要踏它，不要踏它，妈！你赶快过去跟那位小朋友说：“你这样踏鹅，鹅会受伤的，不要踏了。”’在喂小鸟吃面包时，我发觉鸟儿并不怕我们，而其他的人喂小鸟食物时，小鸟都是趁人们走了以后，再回到地面觅食，而君君喂食小鸟、鱼儿或是鹅，总是念念有词，好像是在念阿弥陀佛。

化学治疗到八十五年八月上旬，经主治大夫诊断之后说：‘陈怡君的癌细胞已经环结了，必须要找异体骨髓来移植，才有治愈的机会。’于是经由我跟我先生，还有家里小孩的抽血来检验，是否有符合标准的骨髓可以移植，结果是没有。在情况急迫下，只好做君君的自体骨髓移植。从八十五年九月中旬起，到十月初，在无菌室治疗，接受骨髓自体移植的怡君，坚强的接受第一次不在妈妈照顾下的无菌室隔离的疗程；而我只能透过一面透明的大窗子，看着君君，用对讲机和她谈话；第五天，君君接受了最有摧毁性的强力化学药物疗法，痛苦之际，忽然听到专责照顾的护士阿姨，播放‘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声音，君君精神为之一振，并请求护士阿姨放大声一点，于是护士小姐将录音机放置在君君的病床旁，让君君听得更清楚；她就露出平静喜悦的表情，并且跟着录音机念佛号。

出了无菌室，在半年观察的期间内，总是一星期接着两星期的回医院做追踪检查。一直到八十六年三月上旬，君君忽然肚子痛，脚也酸痛，整天不能进食及睡觉，一直到天亮；我直觉的感觉到情况不对，并且经量出的温度竟然是三十九度，经住院检查，得知君君病情复发，必须再做化学治疗，甚至只有异体骨髓移植才有救，热心的谢大夫、护士、社工小姐等人，就积极的去找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透过国际骨髓移植单位，寻找合适异体骨髓移植的人们。当时我得知君君病情又复发时，一直都不敢告诉她；那种感觉令我心碎，连饭都吃不下。只有眼看着癌细胞到处吞食君君全身的筋骨；疼痛的位置一下子脚、一下子手，飘忽不定，经过强力的化疗及药剂，才稍微的把病情控制下来。而君君却忍着痛苦，随着「观世音菩萨’及‘阿弥陀佛’佛号，用念佛来忘记痛苦。

一直到八十六年五月中旬，主治大夫宣布：‘君君只剩二个月的生命，你跟你先生要有心理准备。’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立刻打电话给我先生，我先生告诉我：‘要请出家师父，为怡君皈依，并且我认识王居士，要请王居士过来，为君君开示，这样君君才有救。’过了两天，王居士亲自到病房开导君君，得知君君发愿要盖间医院，来照顾病童，王居士就说：‘君君！你要放下；要知道轮回的恐怖，三恶道的痛苦；人身一失，万劫难复！你这个善愿无法完成；不如发愿求生西方，乘愿再来；那时你就有观音菩萨的神通道力，千百亿化身，这样才能救渡一切众生，所以你从现在开始，要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否则错失了这个因缘，那就要等到无量劫后了啊！’君君听了点头同意，王居士然后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并请了‘了凡四训’及‘阿弥陀经’有声书给君君听。君君听了‘了凡四训’，觉得以前曾经对不起某位同学，想要向那位同学道歉忏悔，王居士说：‘念佛就是大忏悔，况且以你现在的状况，也不方便道歉！’君君听了之后，就安心的念佛了。王居士公务繁忙，不能常来，就请了黄师姐陪君君念佛，并转请新店李居士前往教导君君认识净土，李居士告诉君君说：‘君君啊！你要发坚固誓

愿，决心往生，决不能求人天福报或盼望藉着医疗产生奇迹，使自己病愈；若是有此念头，则会影响往生；如果有人前来为你说法，叫你不要念佛求生西方，你可千万别动摇，一定要坚定信心誓愿，就像是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所说的：“就算是古佛前来向你开示：君君，我教你比求生西方更殊胜的法门。你也要向佛说：谢谢您老人家的好意，我只专念阿弥陀佛，一心求生西方。”这才是真正的净土行人，千万别改变啊！’君君听了之后，信心更趋坚定。而黄师姐则是风雨无阻，每天骑着机车到荣总陪君君念佛，并为君君请了她心目中最喜欢的穿着金黄色袍子的阿弥陀佛佛像。

君君在经过王居士、李居士、黄师姐、钟居士等善友的陪同及开导下，悲欣交集，于是发了大愿，要往生西方极乐国土，亲近阿弥陀佛，要学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要将所存下来的玩具、礼物义卖来盖医院，印经书［阿弥陀经有声书］、阿弥陀佛佛号、印阿弥陀佛佛像、做CD带子等，要渡君君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六道四生、法界一切众生及恩人、朋友，直到渡完。

以后君君她一念佛，就注视阿弥陀佛的佛像；常常感动的流下眼泪，但是表情则是非常的喜悦。并向我说：‘妈！人生无不散的宴席！万一我往生，不可以哭泣，一定要念佛不断。’

在八十六年七月间，她曾向黄师姐说：‘我梦见一朵很大很大的紫色莲花。’并且那天晚上不睡觉，讲目莲救母、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及金山活佛的故事，给我和妹妹听。我问君君：‘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君君回答说：‘人生的苦痛实在太多了，生离、死别啊！妈！我觉得人生活在五浊恶世之中，真的是太苦了！’隔天即要求纸和笔，画起莲花来，其中一幅是火中红莲，昼旁并写着：阿弥陀佛，愿妙音诸大菩萨及一切念佛众生，用心念阿弥陀佛，广植七宝池，八功德水中的莲花。此幅火中红莲，是代表［清净、慈悲与智慧］，莲花的微妙香洁，能庄严佛净土，请勤念阿弥陀佛，必定能断五浊恶世烦恼，增长诸福慧，华开必得见阿弥陀佛，感恩大众。阿弥陀佛。（陈怡君）妙音合十。并写了两幅黄底海报，内容是：阿弥陀佛！所有来访者，不要哭泣动情，不要杂心闲话，请至诚、老实念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做其他，坚持生西方，成佛道，勿违我愿。感恩大众，阿弥陀佛！请念阿弥陀佛四十九天。（陈怡君）妙音恳祈！

妙音往生前，白天睡觉，晚上起床，都一直念佛不断，我问妙音为什么，妙音回答说：‘为了避免被打扰，中断了念佛，所以白天我以睡觉的方式，谢绝访客，而以“心”来念佛号；说话的时候，也在念佛号，这样才来得及，不然就来不及了啊！’

八十六年八月五日起，君君血压一直很低很低，虽然经过大夫以针剂来控制，还是一样。直到八月十日晚上七时左右，君君要求回家，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于是叫爸爸整理病房的物品，我则向值班医师要求自动办理出院。途中，君君望着夜里满天的星星，请求救护车司机，将播放中的阿弥陀佛圣号，开大声点，而且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罹患血癌末期的人，本来应该是全身疼痛哀嚎，但是此时的君君，却是全然相反。一到家，进了她的房间，君君更是欣喜交加，我和先生将妙音放置在床上，并在佛前上香，播放阿弥陀佛圣号，轮流照顾，妙音则是一直念佛不断。

八月十一日上午，妙音坚持要下床，脚踩着地走路，走了一阵子，就打莲花坐，眼睛注视着阿弥陀佛佛像、念佛，甚至要学金山活佛书内所提到的站立往生；到了下午因为体力的关系，她就改以吉祥卧，卧着念佛，并将阿弥陀佛像置于妙音目视的正前方。将近下午二时二十分左右，妙音的呼吸越来越缓慢，慢慢的停下来，不久就不再呼吸了，我和我先生即刻轮流念佛敲引磬。承蒙众多居士的助念，瑞相不断。助念时，林师姐看到床下有很明亮的亮光，我则于第二天白天念佛时，看到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光图案，叠起来很柔和，最上方有古时候上朝用的象芴奏折图形现在墙上，地板靠墙的附近，则是一圈一圈的。

助念一共进行了三天，多亏苏居士、钟居士及多位师兄、师姐的帮忙才能圆满。经过了七十二小时的助念以后，由爸爸来探温，由脚掌、脚背等一直到头顶，确定都已经冰凉了，即净身更衣，穿上妙音交代的居士服及海青，大众跟着念佛、绕佛，唱赞佛偈，由圆慧法师率领下，大殓及封棺。在为君君净身、更衣时，她全身柔软，散发出檀香味，脸相在佛号声中，一直红润起来，非常的安详庄严，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

停棺在家中，到九月十四日举行佛事，原本下着大雨的天气，在移棺出家门的时候，雨点很小，并且还出大太阳，而上车后，又下了一阵雨，到第二殡仪馆时，要移棺到佛事会场时又不下雨，佛事都是念阿弥陀佛佛号，佛事完成，往火化场时，原本下小雨的天气又停止，火化时也是一直念佛不断，火化时，张居士、钟师姐看到妙音火化炉之烟囱所冒的烟很清淡，而且是卷飞上天，但是在旁其他火化炉的烟，却是很浓且黑，火化完成捡骨时，在妙音的骨灰中，留下了舍利子、舍利花等瑞征，确证妙音已生西方，已是一生补处菩萨，决定一生成佛！

最后我以妙音母亲的身份，代表妙音，感谢照顾她的医生和护士阿姨，更感谢开导和陪同妙音念佛，求生西方的诸位莲友。

阿弥陀佛！

（附录）妙音留言

我要把我的玉镯、K金的戒指以及项炼当中的一条有小鹅的项炼和一个金龟子的别针，还有手表送给哥哥，给安安的是另一条项炼与六字大明咒的戒指和一个与哥哥一样的别针。还有小丸子的闹钟，闹钟还会唱歌哦！水晶球、贝壳还有砗磲、天眼的佛珠送给妈妈，蜜腊的佛珠和许

愿儿学会的别针送给爸爸。这些佛珠要当做传家之宝，不能卖哦！另外一套书法用具和水彩用具留给安安做为三年级上课用的，我其余的佛珠通通留下来，交给哥哥和安安念佛用。

如果我往生了，哥哥要好好的照顾妹妹，不可以吵架哦！要用功读书，考上一所好的学校，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失望。安安不要常常发脾气，常常发脾气会变成丑八怪哦！做功课时字要写得漂亮，不要忘东忘西，记得要多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保佑你。

还有妈妈您也不要常常太过于唠叨，这样会忘记佛号，要多念佛号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更不要常常生气，这样子会变的不庄严哦！爸爸呢！该睡觉的时候，不要老是整个人坐在椅子上睡，这样会精神不好的，要睡在床上那样身体才会比较舒服，睡起来才不会很累很累，另外要记得哦！不要每天学蟑螂走路，免得大家都叫你蟑螂爸爸，我去阿弥陀佛那里，一定会来渡您们脱离苦海，让您们赶快去极乐世界。

另外怡清阿姨送给我的项炼也一样要当做传家之宝，一定不能卖哦！其它的项炼都交由爸爸妈妈保管，我的信封卡，通通给哥哥，还有同学送的星星啦，纸鹤啦！还有风铃啊！通通拿去义卖，义卖所得的钱，拿去帮助小朋友，或是印佛经，或助录佛号的CD、录音带，还有怡清阿姨送的镜子送给安安，我告诉你们哦！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和在场所有的人都会听到很好听的佛乐声哦！

我要谢谢AO九三室病房的所有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那么照顾我、关心我，在我危急的时候不分日夜的保护我，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我更要感谢的是谢医师谢叔叔，因为他就像阿弥陀佛一样下凡来救人，如果没有谢叔叔，我可能活不了那么久，所以我要谢谢他，在这两年来那么照顾我、关心我。只要我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一定要渡他到西方净土去。同时要一并把AO九三室病房所有的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们都通通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这里我祝福您们都快快乐乐的，福慧增长、心想事成，也祝福我所有的恩人、朋友，虽然我不能在这一生报答您们的恩情，但我发愿一定来接您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让您们不再受苦受难，最后我所剩下的东西都由爸爸妈妈来处理，要做有意义、有利益的事情，如义卖的钱一定要拿来印佛经、布施或是盖医院。

阿弥陀佛！

预知时至，打坐往生

■吉林/陈晓红

李淑芹居士安祥舍报见闻记

我的婆母李淑芹居士，法号印芹，是吉林省扶余县人，享年六十七岁。她于二○○三年正月二十早上六点四十分，万缘放下，预知时至，正念分明，舍报安祥，在众多同参道友和六亲眷属的念佛声中，打坐往生。见者闻者无不赞叹称奇。说起她的信佛因缘，还得从领路人——我的舅舅正印师说起。

舅舅从小就笃信佛法，而且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他是文革后头一批考上音乐学院的本科生，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留院任教。他被列入中国音乐家名人录和当代艺术家辞典中，是我最崇敬的人。他于一九八九年一次偶然的机缘找到了寺院，犹如游子归家之感，得闻佛法，如获至宝，顿时信受奉行。后皈依受戒，是虔诚的三宝弟子。他以无比迫切的悲心度化所有有缘之人，他常把许许多多佛教书籍和净空老法师讲经磁带，源源不断的布施给我们。使大家耳闻目睹，得益非浅，进而深信佛法，博大精深，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尤其净土法门更是稀有难逢。

我于一九九○年结婚，当时公公婆婆都已退休，为了生活，他俩每天起大早去接猪血等，然后回家清洗，灌血肠去卖。由于终日劳累，气色很不好。一日婆母来我娘家，巧遇舅舅也在，舅舅讲：‘如来彻底悲心，特向长劫沉沦六道众生开一特别法门，众生只要执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圣号，以信愿行，一心念佛，现世消灾延寿增福增慧，命终花开见佛圆成佛道，这就是了生死，出轮回，一生成佛之无上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身。’一席话说得我们每个人都心生欢喜。我的婆母也当即表示，从此以后不再接猪血灌血肠造罪业了，并对以前所造诸业深表忏悔。自此痛下决心开始信佛，皈依三宝，受五戒，发愿吃净口素，不久又过午不食，受了在家菩萨戒。并发大愿：‘今生必脱离六道轮回，将来命终时，预知时至，打坐往生，用自己的身体来度化众生。’

婆母有两儿两女，操劳一生，她心地善良，为人贤淑，‘从不笑天下可笑之事，然而她又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超凡的忍辱令人佩服。她生活简单朴素，不讲究衣、食、住、行，而且省吃俭用，省下的老保费都用以扶贫济困，或投入庵寺修福，广为布施。她坚持早晚功课，每天清晨三点就起床念佛，拜佛，经常听净空老法师的讲经录音带，遵照师父的教诲，专修净土法门，一向专念。十多年苦修如一日，寒冬炎夏，从不间断。经常和同修们打佛七、诵经、到念佛堂念佛。

自信佛以来，婆母身体一向很好，偶尔着凉感冒也从不吃药。她说：‘病苦都是业力所感，一心念佛就好了。’二○○一年十月，婆婆感冒咳嗽，一直持续两个月也不好，就去医院检查，大夫确诊为肺癌，我安慰婆母说：‘这小医院许是误诊，咱们再上大城市去查查看。’于是二○○一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我和丈夫带婆母去省城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医院去看病，CT结果

出来，确诊为晚期周围型肺癌。这令我们无比心痛，我和丈夫商量隐瞒病情，怕二老一时承受不了，就说是肺炎。回来后，按医生开的药方打针、吃药，也四处探听各种偏方医治。

我每天早晚跪在佛前，至心虔诚祈求：‘如果我婆母阳寿没尽，求佛菩萨快点给我婆母治好病，如阳寿已尽，求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接引我婆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接着便诵四十九遍大悲咒水给婆母喝及熬药用。就这样日复一日，有一天晚上，我正跪在佛前诵大悲咒水，忽然看见三位菩萨都身披白纱，无比高大，显现眼前，其中一位手执杨柳，柳叶翠绿，而且很长很大，另二位菩萨手执粉色荷花，柳叶和荷花瓣上都有晶莹的甘露，不停的往大悲水瓶中撒白色药末，屋里顿时一股奇香。我无比激动，连忙叩头拜谢，然后立即告慰我婆母，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和普贤菩萨给您送药了，您一定会好的！’就这样过了半年多，婆母啥都不耽误，照旧每天去念佛堂念佛，根本看不出是个患了癌症的人。气色很好，也胖了。

二○○二年六月份，我和丈夫又带婆母去哈尔滨二一一军医院复查，结果CT出来，和腊月二十三在长春拍的CT片数据一模一样，时至半年之久，病情稳定，一点也没恶化，三位肿瘤专家说，真是罕见，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说这老人是念佛之人，大夫都说这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到了下半年八月份，婆母的病情开始加重了，咳嗽的很厉害，每天肺部产生的污物多则七、八两，几乎不停的大口吐痰，打这以后，就不能走出家门去念佛了，这令她很上火，她是一个走惯了的人，十余年来，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去道场念佛、助念等，这下天天呆在家里很不习惯，但由于吐痰加剧，外出很不方便，她便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就追查病历。无奈，我们便告知她实情。一些亲友们也到处卜算，说她还有六年寿命，但多少得有点病苦。她说：‘要让我带着病苦活着，我宁舍六年寿，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求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早日回家。’

二○○三年春天刚过，舅舅惦记婆母的身体，正月初三特意从沈阳回来看望婆母。舅舅问婆母，心境怎样？是否一切都放下了？婆母说：‘世间一切都是假的，我一切都放下了。往生的一切事也都安排好了。只有一件事求你帮助。前几天，玉坤（大儿媳）从长春来电话，哭着叫我先不要走，再等她几年。我怕到时玉坤拽我。’舅舅说这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切放心。谈话中婆母还透露前些天在念佛时，眼前出现一个幡，上面写着「西方接引’四个字，非常清晰，非常好看。舅舅听后特别高兴。临别前舅舅还嘱咐婆母：一要至诚忏悔；二要恳切发愿；三要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必定往生。

到了正月十五，婆母又对我说：‘小红，你知道黑龙江省双城市有观音寺吗？’我说：‘听说过，但我也没去过。’她又说：‘昨夜梦见此寺有六尊佛没披袈裟，以后有时间你替我满愿吧，求佛慈悲超拔你们的爷爷奶奶。’婆母病到这种程度，心中还惦记着老人，足见她的一片孝心。第二天，婆母病情稍重，由家人陪着念佛一天一宿，正月十七这天由于病苦，只能左侧卧，每天最多能睡两小时左右，婆母说：‘这是佛在加持我呀，我的时间不多了，让我少睡觉，多念佛。信佛人都应把生死看破放下，一切交给佛安排，佛来接我我就走。’这天晚上家人及婆母好友刘丽珍居士帮忙助念，婆母对刘居士说：‘这十多年来咱俩走了不少弯路，我多亏得病救了我呀，这五个多月我不能出屋，一心在家老实念佛，就连睡觉都在念佛，现在想起来，以前浪费多少时间啊，早如此早到好地方去了。’一席话，大家都有所悟。就这样，成天成宿的轮班助念。婆母的法缘太好了，东南西北，有许多从几十里外的农村赶来，认识的不认识的能有二百余人前来助念，场面非常殊胜。

正月十九早上三点多，婆母跟我丈夫铁军说：‘妈妈今天要走了，做好一切准备。’铁军听后立刻打电话给我，叫我买最好的水果供佛，还把已准备的几十张用彩纸写的佛号条幅拿来，将屋子布置的非常庄严。早上四点多，在场助念的人都看见了婆母的头顶上方白光闪闪，众人齐心助念到了高潮，这时只见婆母哈哈大笑说：‘只当演练一把，我的病苦都让佛给抓走了，胸部馒头大的肿块及两侧的大小肿块都没了，我得自在了。’事实果真如此，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自此以后，婆母就没再咳一声，这时她又说：‘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首偈是她的师父清品老和尚告慰她的，一直铭记在心。

不觉到了早上五点多，婆母说：‘念一宿佛了，我感到饿了，大家都陪我吃最后一顿饭吧。’于是大伙每人冲一碗豆粉，泡几块饼干。自此，她拒绝进食，只要求喝大悲水，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她吩咐我给她穿衣服，这时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最轻的动作给她擦身换衣，此时发现身体浮肿已退，只有手、脚浮肿着。她说：‘佛祖的手脚不都胖乎乎的吗。’穿完衣服后，她表情自信镇定，就一直坐着数佛珠。她还不时看墙上的时钟，我明白她是在等远方的亲人。当众人助念到晚上十一点时，刘居士眼前出现了清晰的彩色图像，她看见在佛像前有三束金红色光，西方三圣坐着大法船来接婆母，她看见了大金刚台……。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婆母因病情，什么异味都闻不得，一年多来始终不敢燃香，可这两天来香烟从未间断，她竟然一声都未咳嗽。

到了二十日早上五点，婆母依然坐着念佛，手不时虔诚地扶在前面的枕头上拜佛。她从发病到临终整整十六个月，只是咳嗽吐痰，偶尔感到胸闷，但从未疼痛过。大夫说癌症扩散后会很痛苦的，让准备的杜冷丁止痛针始终没用。到了早上六点四十分，她于众人大声助念的佛号声中打坐，手执佛珠，口念‘阿弥陀佛’，佛音落毕，安详往生。此时，大姑姐看见了西方三圣亲自驾临接引婆母，看见了婆母站在金刚台上，手执佛珠，飘然而去。这时只听我丈夫大喊三声：‘我妈是佛！我妈是佛！我妈是佛！’此音响彻云霄。全家人及众同修们都跪着助念没有哭泣，因为大家觉得她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跟着阿弥陀佛去往生成佛了，佛号声更加宏亮，佛

号声中饱含着对佛菩萨慈悲接引的无比感恩之心。此时，正值严冬季节，室内没有炉火，但室内温暖如春，助念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四十八小时。

更不可思议的是，往生那天的清晨，舅舅在沈阳早上八点多去学院参加赴英国、爱尔兰演出之前的排练，下楼时，猛然间发现天空有奇异景象出现，太阳上方出现七色彩虹，彩虹上面又有一个反方向的彩虹似大法船，非常清晰，色彩异常鲜艳，持续有半个小时左右（在北方冬季彩虹很少出现）。这样第二天，舅舅在百忙之中赶了回来，这也正应了有始有终这句话。

正月二十二日早七点辞灵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婆母头顶温热，鼻孔在一滴滴流着鲜血，触摸手时，手指个个关节还很灵活自如。当她两个儿子抱着婆母往坐棺入殓时，发现婆母的衣服和坐垫都干干爽爽，唯独弄得我丈夫一身水珠，刘居士说：‘这是老菩萨洒的甘露……’。

舅舅与众同修主持奠礼，首先由正印师唱赞——香花迎、香花请……然后素斋一一在我们头上过顶，供养三宝和大众。大厅横幅是：‘普天同庆’，两旁挽联为：‘超三界脱苦海娑婆缘结，化金身踏白莲西方极乐。’此时放眼望去，天空从东到西有两条无边无际的白色云带，好似两条通天大道一般。天外七色彩虹正矗立在蓝天白云之间。这一往生事实，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念佛往生，真实不虚！只要我们深信切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现世就能消灾免难！临终本人信愿坚固，正念分明，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加之如法助念，必蒙佛接引，往生极乐，永脱轮回之苦，永离生死大患！’婆母正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典范，她以身示现，现身说法，圆满了她的宿愿，更增强了我们学佛的信念。

全家人都遵循婆母的遗愿，吃素四十九天，在这四十九天内，正印师在灵岩山寺为老菩萨做了头七，家人为老菩萨在三期、五期又做了两场往生普佛，增高莲品之佛事。当我们一家老小去黑龙江省双城观音寺时，果真大雄宝殿只有六尊佛没披袈裟，我们在婆母往生三期时，亲自为六尊佛菩萨披上了美丽的袈裟，许多同修也都念佛、诵经，回向给婆母，在此深深拜谢。

‘母亲，您是我们的楷模，您是我们的骄傲，是您真正的谱写了——光普照四世佛根深深，名威震八方硕果累累。我们将沿着您走的这条清静、平等、正觉之路走下去，让我们在美丽、庄严、殊胜的西方极乐世界重逢。’

阿弥陀佛！

李淑芹之儿媳：陈晓红敬笔

—高雄市陈秋柑居士提供

自在往生度了一家人

■台北/徐阿纯

罗王棉居士往生瑞相录

罗王棉老居士台湾省嘉义县人，生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逝于民国九十二年四月二日，居士年幼失学，家贫困苦，故识字不多，但为人忠厚老实和善。成年后与荣民罗海潮先生结为为夫妻，育有三子二女，寄籍台北景美。

大约民国七十八年起，老居士常到景美华藏图书馆聆听师父（净空法师）讲经弘法，因识字不多无法了解经意，但每星期念佛共修会，她一定准时参加。师父常勉励老菩萨们：不识字没关系，只要专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说：图书馆每星期才共修一次是不够的，有空多找同修一起共修。因此我们的共修会就这样成立。阿棉老居士也一起到我家共修，对师父的教诲‘一心称念，老实念佛’未曾须臾或忘，不论是佛一或佛七或七七，老居士都非常高兴参加，很少缺席，一向专念，用力极深，故而能预知时至，自在往生。

今年三月初五，韩馆长往生六周年，我们念佛共修圆满，老居士就跟我说，她要走了，我以为是开玩笑，她身体很好，每星期来共修，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没有一点异样。直到三月九日晚上十一点半，突然打电话请我去帮忙助念，我不以为然，因为她讲话中气十足的样子，没有一点不舒服，我就不理她了。三月十一日，老居士一如往昔准时来共修，共修完毕，我就跟同修们宣布说：阿棉老菩萨说她要往生了，前晚打电话叫我去助念，大家听了笑成一团，以为她爱开玩笑。同修们问她：你怎么只请徐阿纯帮你助念，不请我们其他人呢？她说：阿纯如能来为我助念，我一定往生极乐。我听了之后告诉她：去西方是自己念佛去的，你有这种观念就去不了西方，万一我不在家，联络不上，你就不去西方了吗？如果阿弥陀佛来迎接你，你就赶紧跟着走。

美伊战争爆发，为要尽心尽力祈求世界和平，订在星期二（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打佛七，我告诉王棉居士，老菩萨你定要认真念佛，要走等到佛七圆满再走，想不到老菩萨直到佛七最后一天（三月二十五日）才来念佛，我感到纳闷，才知道这几天老居士把祖先牌位送到寺庙去安顿妥当。（因儿媳不拜祖先）

四月一日（星期二）又是共修日，她一早七点多即到我家，我跟她开玩笑，昨晚潮湿地板很滑，我摔了一跤，差点摔死，人生无常，我看你先该帮我助念，她很紧张说：你不能比我先走。佛一圆满之后，她还高高兴兴带着喜欢的食物回去，用来当明天早餐吃，毫无异样。

由于儿女成家立业都搬出去住，罗老先生也跟儿子住，老居士因此一人独居。四月五日清明节，她小女儿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走了’，并详问她母亲星期二有没有到我家共修，星期一（三月三十日）母亲叫她回娘家，交待往生时要穿的衣服，不能冰冻遗体，要叫阿纯阿姨来助念

，并将电话告诉她等等。女儿还说：‘母亲当时很正常，并煮东西给她吃，又聊天，一点都没有想到母亲是真的走了。’往昔节日全家团圆，老居士都会煮好吃的东西给家人吃。四月五日，罗老先生第一个回景美家，门反锁，赶紧去电一一九求救，结果发现老居士端坐挺直，救护人员看她身体柔软，尚有气息，赶紧送往万芳医院，医生诊断，发觉她早已往生了，正确时间不确定。事后小儿子说：二日曾打电话回家，没人接听，三、四两日也曾回家，但进不去，门反锁，以为母亲睡觉。

我与几位同修到万芳医院地下二楼助念，老菩萨面相祥和，嘴里仍含着星期二带回去的蛋糕，右手做七的手势，推断是星期三（四月二日）早上七点左右，早餐吃一口蛋糕就走了。老菩萨往生至发现已经四天，在第五天净身的时候，身体还很柔软，没有异味，穿衣服也没有障碍。同修们说：为什么不星期二走呢？大家可以帮忙助念。事后我一想，老菩萨的选择没有错，家人没有学佛，又怕麻烦我们，但是每星期二要给老菩萨作七，又正好是我们小佛堂的共修日，因此每一个七，老菩萨的儿女、媳妇、罗老先生都来念一天佛，她度了他们一家人，这整件事情真正是不可思议。

王棉老居士一向专念，老实念佛，足为我们同修学佛的典范。

—澳洲净宗学院提供